一九〇四年創刊

東方雜誌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一號

中國之財政與金融……馬寅初
歐戰前後的國際政治……張慰慈
現代中國論……仲雲譯
緬甸人的生活……黃澤蒼
現代史料（五篇）……記者
完形派心理學與行為主義……高卓
進化論的歷史和應用……周建人譯
辯畫徵錄記石谷漁山絕交事之誣……姚大榮
華大媽（小說）……謝松元
戰鬭（小說）……翠生譯
梅蘿香（劇本）……顧仲彝

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每月二回十日二十五日發行
Vol. XXIII, No. 21, November 10, 1926

東方雜誌

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一號

民國十五年十一月十日發行



插圖

塞因河的風景(張道藩作)(三色版)……(一幅)

福建龍亭之瀑布……(二幅)

德國加入國際聯盟……(二幅)

墨西哥之政教分離……(二幅)

希臘之政變……(二幅)

雜評……(一)

中國之財政與金融……馬寅初(五)

歐戰前後的國際政治(完)……張慰慈(一七)

現代中國論 日本稻垣直文著……仲雲譯(二九)

■加拿大華僑築路談……(四三)

緬甸人的生活……黃澤蒼(四五)

時事漫畫……(五三)



現代史料

德國加入國際聯盟……育幹（五五）

南非有色人種排斥問題……育幹（五七）

斯幹狄那維主義……幼雄（五九）

南斯拉夫的開國功臣巴希吉……何作霖（六一）

蘇俄第二李寧斯塔林和他的政策……何作霖（六五）

完形派心理學與行為主義……高卓（六九）

進化論的歷史和應用……美國戈德著 周建人譯（八七）

辯畫徵錄記王石谷與吳漁山絕交事之誣……姚大榮（九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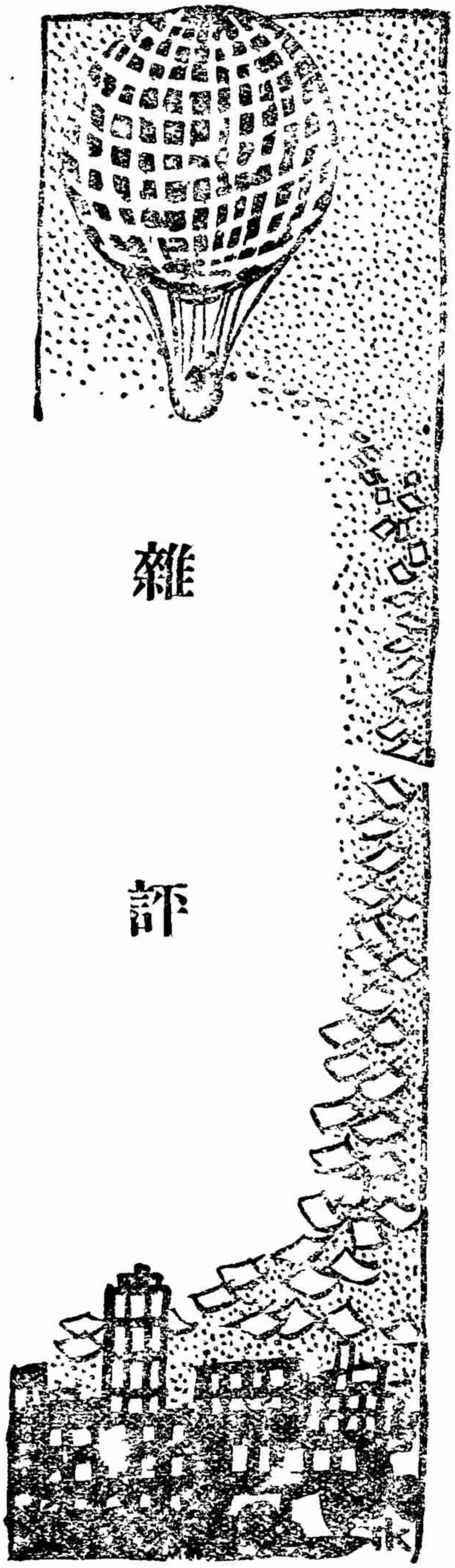
華大媽（小說）……謝松元（一〇一）

圖 福煦將軍對於未來大戰之觀察……（一〇七）

戰鬭（小說）……朝鮮朴懷月著 翠生譯（一〇九）

梅羅香（劇本）（續）……顧仲彝（一二三）

時事日誌……（一三九）



雜評

□

十五年來戰爭不息，國富蕩耗，民生垂竭的中國，不能再事戰爭以斃國運；一切國內政權的支配，應以政治方法謀解決，武力的衝突必須避免：這是近來國內一般人民的意見。自己的要求不能滿足，個人的目的不能達到，則受成例與習慣的支配，使用自己所認為有效的手段，不恤出於一戰：這是近來國內實力派的行動。人民的意見與實力派的行動既絕對相背馳，於是時局的外表，乃成為一方面砲火連天進行武力解決，一方面運動息爭以求實現和平的現象。

自駐外汪榮寶等十三公使聯名發表足以引人注意的通電，勸國內各方息兵謀和，召集國民會議以解決國是，一時和平運動的聲勢大壯，不特民間團體，聲應氣求，各發通電，與十三公使相呼應，即前敵中一方面的五省聯軍將領，自孫傳芳以至各重要師長，也都對於十三公使的主張表示贊同。我們雖然從實際上觀察時局，覺得這些表面的通電不甚可靠，國內和平的實現，還需時日，召集國民會議以解決國是還不能達到「有效而可能」的境地；但無論如何，人民於停止戰事，要求和平以外，關於政治上積極的意見，總可以乘這機會向全國實力派表示了。

十五年來，中國政治上最可嘆的事情，是一切國內行政，都被摒居於軍事附庸的地位；財政惟以籌措軍費爲務，交通不過是便利軍事運輸軍事通信與聯絡，警察不過是維持後方秩序的準備，甚至國際間的外交也成爲便利軍事的一種手段。我們以爲今後各方，如依舊向戰爭的死路上走，我們亦無可如何，否則不可不首先要求他們改絃易轍，變軍事附庸的行政方針，爲人民本位的行政方針，然後國利民福方有可言，永久的和平亦可略有基礎，這是我們在國民會議沒有開成以前不可不向各實力派表示的。

國民會議固然是解決國家大計的根本方法，我們亦姑且假定國內對於國民會議已全體贊同，且可順利成功，但對於產生問題的接洽要許多時間，對於豫備會議的籌備選舉要許多時間，豫備會議開會閉會以後，對於正式國民會議的召集開會又要許多時間。我們要等待國民會議議出國是來施行，斷非一年半載內所可能。在這一年半載間，國家地方政務，豈能停而不行？於是「整理地方」的要求，乃不得不應時發生。其實無論國民會議能否召集，如得有息兵停戰的一日，這整理地方的要求，總是各處人民必須向他們的當局提出的。

復次，我們對於今日一閥一系的私據政權，壓迫人民，固然極端反對；而對於以一政黨統治全國的計畫，亦認爲非立憲國家之常軌，祗足引起國內糾紛而絕少實現的可能性。因此我們對於北方實力派首領，不能不要求他們放棄私據政權的野心，對於南方政黨中堅人物，亦不能不要求他們修正黨治的計畫，依立憲國家的正軌，解放政權，公開政治，這又是我們對於南北實力派所必須表示的。（穆）

□

廣州當局於雙十節宣布實行取消封鎖港澳政策，停止罷工，使去年六月以來一年半的廣州對內對外情形，突然改變，這是最近南方極足引人注意的一大變化！廣州政府於蔣介石出發北伐以前，曾與英港代表開會討論停止對英杯葛事件，終以責任問題與借款條件的爭執，無結果而散場。現在，値萬縣慘案及英艦省河示威以後，廣州政府竟自動宣布恢復港澳交通，撤退工糾察隊，准人民自由復工，在英國人的眼光中，或已看作砲船政策的大成功，而認廣州當局爲因北伐軍事而對英軟化。但

我們試看廣州政府雖停止罷工，而實則不特不停止對英杯葛，且公布採取普遍的新政策有擴大對英範圍的運動；雖恢復港澳交通而加徵內地稅，普及各國貨品，以所得之款補助工人及進行開闢黃埔商埠，擴張粵漢鐵路之用。則廣州政府的改變政策，完全由於對內的調劑而非對英的屈服，已灼然可見。

我們現在對於廣州改變罷工政策事件的本身，因為沒有材料，不能有所評論。惟對這事件的影響，却有兩點可說：

一，廣州罷工的直接原因是沙基慘案，沙基慘案的原因是五卅慘案。中國全國因五卅慘案而起的對英運動，非無成績可說，而最持久最有效的要算廣州方面的舉動。不特時間延長及一年半，而使香港荒落，英人無所施其技，亦大足以表示中華民族的能力了。今以這種精神由縱的直進而改為橫的擴大，一面減免自己的犧牲，一面使全國合作進行，我們豫料一年以後必有成績可以向國人報告的！

二，廣州政府自動宣布加徵內地稅，足以開我國國內徵稅自由，解除不平條約束縛的先路。這事從一方面說，所徵的是生產及消費稅，與現行關稅無干，不必受條約束縛以求各國同意，自由宣布，是應有的行為；從他方面說，關稅會議失敗，中國財政陷入困境，為自救而出此必需手段，各國亦不能加以苛責。更有許多人以為廣東加徵附稅行動，足以促成關會的續開，我們今日雖不能斷定這推測的是否能見於事實，但也不能遽指為不合於理，關鍵全在北京政府的外交手腕如何了。（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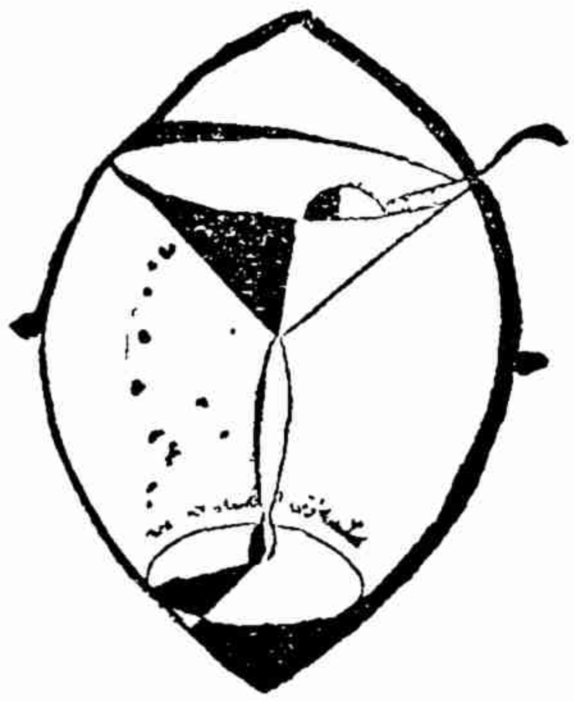
□

民國以來的內戰，經歷較為長久而意義較為重大的，當然莫過於南北戰爭。南北戰爭這個名詞是否適當，已很有人在懷疑；但是事實上我們至少要承認這是一宗實在的現象。便是北籍的軍隊，無論用甚麼名義南下，一般人總稱牠為北軍；反之南籍的軍隊，無論藉甚麼名義北伐，一般人也總稱牠為南軍：這是就軍籍的內容言「南北戰爭」這個名詞總算可以成立的。其次就歷來軍事的意義上說，北方軍閥向來的目的，是在武力統一中國，所以南方各省，無論如何，非置於北洋系軍人統治之下不可，因之南方駐防軍隊，乃多北人；反之南方各省向來北伐的宗旨，差不多都是革命行動，革命的對象也就在革北方軍閥的命：這是就歷來戰事的意義上說，也容易造成「南北戰爭」這個名詞。

這兩種意義當然專就軍事方面而說，於南北兩方的人民無與。實際上，我們覺得南北兩方的人民，在社會經濟上也確發生了爭鬭的現象；這是社會病的現象。我們如果不儘先預防，以謀根本解決，則由現在政治意味的南北戰爭變為將來含有經濟意味的南北戰爭——如同美國南北戰爭一樣，倒要危險得多了。

經濟方面的南北鬭爭，已有迹象可尋的，便是南方人經濟勢力之北侵，與北方人生計問題之艱難。我們到過北方的人，總覺著各大都會最有勢力的經濟組織，都握在南方人的手裏；如果要考查真正北方人的生活，只消把北京天津各大都市的南方人的優裕生活和離開這些地方百里內外的北方人生活兩相比較，便馬上要覺得到雙方生活程度的差異，應在一兩世紀以上。但是我們回頭來看南方流寓的北方人，就只有幾種職業為北方人的專業，便是各大都市的小本營生，如饅頭點心店以及江湖上的賣拳藝者；除此以外便只有幹這殺人營生的「當兵」生活，和因緣「兵」的勢力為生的「做官」生活。這幾種職業差不多都有連帶的關係，連帶的主腦就是兵力主義。凡兵力所及的地方，不消說地方長官都是由北方人支配，便是小本營生，也大都是北籍軍人的親友，為託庇蔭而來的。所以北方的兵力主義如果盛時，就真應俗話說的「有飯大家吃」；如果失敗的話，北方人民受土匪之禍又要加甚了。這只看河南山東出兵最多的地方，也就是人民受土匪蹂躪最利害的地方，其故便可深長思了。

不消說，這完全是一個經濟問題。北方各省因地理氣候的關係，出產本不甚豐富；再加以近年天災流行，水旱荐臻，人民生計如何不感困難！本分的人自然只有流落到南方來小本營生賣藝為活；狡黠的人不作土匪也就只有當兵這一條路了。何況當兵一事，在近年很足以獎進一般人的儌倖思想，你看民國以來大小軍閥，有幾個不是從行伍出身？北方的武人深中了這種思想的毒，再加以直接間接足以藉此解決生活問題，又怎麼不汲汲於武力擴張呢？武力擴張之結果，南方的駐防軍隊和當地的人民曾因此發生不少的惡感；而人民遇到憤無可洩時，有機會便拿北方的平民來作報復，最近漢口流氓仇殺北人的舉動，便是一個朕兆。如果北方人民的生計問題，現在不急圖妥善的解決方法，互相斫殺的生活，便根本不足以停止。中國的內戰性質，將由政治方面而轉入經濟方面，那就更可怕咧！（蔚）



中國之財政與金融

馬寅初

中國之財政與金融，可從下列四點研究之：

（一）財政之現狀，

（二）財政之制度，

（三）財政之基礎，

（四）財政之擾亂金融。

一　財政之現狀

據財政整理會會長顏駿人先生之報告，中央各項稅收，可分五項：（一）海關稅及五十里以內常關稅，約收九千四百四十餘萬元；（二）五十里以外及內地邊陸各常關稅約收六百七十餘萬元；（三）鹽稅約收八千九百八十餘萬元；（四）烟酒稅費約收一千五百餘萬元；（五）印花稅約收三百二十餘萬元。以上五項稅收，約共收額爲二萬零九百餘萬元。但第一項之海關稅與五十里以內常關稅，已充作洋賠各款之擔保，其餘款爲數不多，以之充整理案內各債還本付息之用，尚嫌不足。第二項之五十里以外及內地邊陸各常關一項，除北京崇關之二百餘萬元，向歸中央收用外，餘均由各省截留。第三項之鹽稅，除去各省截留之三千零三十餘萬元，又經費一千零三十餘萬元，尚剩四千九百三十餘萬元；由此項下又須提撥約四千三百萬元，按月協濟各省及應付特種債劵庫劵等項，祇餘六百三十萬元。第四項之烟

酒税，中央收到之數，不及總額十分之一，約一百四十餘萬元。第五項之印花税亦不過總額十分之一，約三十餘萬元。三項合計不過八百萬元，連同崇文門之二百萬元，合計一千萬元。據顏駿人先生之報告，祇剩七百萬元。以之擔負中央一萬二千八百萬元之支出，（計政費五千八百餘萬元，軍費七千萬元）不啻預算上虧短十七倍之鉅。中央財政，焉得不窮？

二　中國財政之制度

假定中央之財政已整理就緒，所有以上五項税收，悉歸中央收用，（田賦一項劃歸地方）各省概不截留，則中央每年有二萬零九百萬元之收入；從中提出約九千八百萬元，作為有確實擔保內外債務償本付息之用。淨得之數，計一萬一千一百萬元。以之充一萬二千八百萬元之支出，勉強足敷應用。而協濟各省之款，以及應付特種債分庫券等項，尚須另覓財源。國家財政制度之優點，固在收支之適合，尤在收入之能自由伸縮。蓋國家税與地方税不同其性質。後者之要素，為定數歲收年年如此，無大出入。若今年為一千萬，明年忽落至五百萬，或忽增至二千萬，是地方財政莫大之弊病。故地方税應以確定為第一要素。若夫國家税，則其第一要素為伸縮力。一旦有事，（如對外宣戰）税收可以隨時增加，以應急需。俟戰事終了之後，即可將税率逐漸減低，以復原狀。今日吾國之國家税收，毫無伸縮之能力。以關税言，如與外國開戰，祇有減少，斷無增加之理。一旦實行封鎖，恐固有之税收，亦將不保。將來海關收回之後，固可以自由增加税率，但收效甚緩，且須防外國之報復，對於我國貨物，施以同樣之待遇。故於多事之秋，欲增加關税，以應需要，殊屬難能。

關税既如是矣，若夫鹽税則何如？如世界各國，遠如歐美，近如日本，無一不斥鹽税為虐民之税。故鹽税一項，已不復見於東西各國之預算案中。內有二三國已實行廢止，其餘採取專賣制度者，多至十餘國。亦因受輿論之攻擊，而欲有所改良耳。查鹽税所以為惡税之故，約有三端，請列舉之：

（一）貧富負擔之不均——富者用鹽少，貧者用鹽多。國家課税，應按納税人能力之大小而定其納税之多寡，故富者多納，貧者少納。乃此種原則，於鹽税殊不適用。因吾儕不能強富者多吃鹽，貧者少用鹽也。甲以百萬之富，未必吃一百萬倍之鹽；乙貧無

立錐之地，不致絕對不吃，是鹽稅之負擔，完全落於貧戶身上。故吾國今日之鹽，有竟作價十餘元者，人民有淡食之慮。若國家等款，更從增加鹽稅入手，豈非背賦稅之原則？

（二）小民衞生之有礙——人民因重稅而淡食，其衞生上之有礙，不言可知。且稅愈重，出品愈劣，今日世界食鹽之惡劣不淨，當以吾國爲第一。

（三）刑罰之嚴酷——私之爲害，人皆知之。若將私鹽盡去，國庫可以增加，鹽商得享厚利，無論何種政策，均可採用。乃吾國禁私之律極嚴，販私之罪極重，緝私之兵極多，養兵之費極大，上自政府，下至鹽商，無不致力於去私，乃私鹽不見其少，反見其多，治私之兵，即獎勵私鹽之人，且自犯販私之罪。推厥原因，官鹽與私鹽之價格相差，少則十餘倍，多則二十餘倍，販百斤之私鹽，即可得數元之利，雖有嚴酷之刑罰，亦不足以寒私梟之膽。況私梟往往羣集而來，其勢洶洶，非緝私隊所能緝捕，因此兵梟私通款曲，串通舞弊。然兵既負緝私之責，不能一無所緝，遂不惜以嚴刑峻罰，陷害無知之良民。

由以上三點觀之，可知吾國之鹽稅，實一惡稅。吾既知其爲國家害民之一大苛政，而卒不能去，非但不能去，且變本加厲者，其故何哉？曰，以其爲舊稅也。而舊稅之良於新稅者，則以人民狃於舊稅，雖年年捐納，不以爲重也。若夫新稅，則易招人民之反對，難以實行。至於他國，則其所征之鹽稅，不過爲歲收總額之一小部份；況鹽稅僅爲普通稅之一，尚有各種特別稅如奢侈稅所得稅遺產稅等以爲調劑乎？

今中國之鹽稅，爲歲收之大宗，又無豪富之所得稅遺產稅等以爲調劑，而鹽務中弊端之大，又非言語所能形容。若國家猶不顧小民之生計，而恣情重征，恐非理財之道。故吾國鹽稅，除實行改革去除積弊以裕國庫外，不宜再有鹽斤加價之舉。故鹽稅一項，亦絕無伸縮力之可言。

烟酒稅——中央之第三大稅源，爲烟酒稅。此稅原爲中央專款之一。此項專款，計共五種，即：（一）烟酒稅；（二）烟酒牌照稅，（三）驗契稅，（四）印花稅，（五）牙稅是也。民國八年，烟酒稅與烟酒牌照稅劃歸烟酒事務署辦理。此外又添一種烟酒公賣費，亦歸該署辦理。中央每年淨得之數，約等於歲收總額十分之一，約一百四五十萬元，向歸總統府所有。印花稅劃歸財政部印花稅

處辦理，中央年得三十餘萬元。其餘二種專款，現在幾等於零。

烟酒稅公賣費與烟酒牌照稅三項合計：民國九年爲一四、九五〇、二二〇元七四九，民國十年爲一四、五二〇〇一六元一六三，民國十一年爲一五、〇六九、六八六、元故平均每年至多不過一千五百萬元。其解到中央者，不過十分之一弱。據中外經濟週刊第一百二十三號所載：美國一九一九年烟酒稅收入，計美金十三六萬八千九百零五萬三千九百四十五元，約合我國銀幣十三萬萬元；英國一九二二年烟酒稅收入，計英金二萬三千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九百二十八鎊，以一鎊合華幣九元計算，約合我國銀幣二十萬萬元；日本一九二〇年烟專賣純利日金九千三百十六萬八千三百八十二元，酒稅實收日金一萬七千一百二十三萬七千九百九十一元，兩共日金二萬六千四百四十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元約合華幣一萬九千八百餘萬元。以吾國一千五百萬之烟酒收入，與美國之烟酒稅收入相比，不過等於美國八十六分之一；與英相比，不過等於英國一百三十五分之一；與日相比，祇等於日本十三分之一。以我國幅員之廣，人口之衆，此項有益無害於公衆之奢侈稅，祇有這些微之數，豈不可怪？查其原因，雖辦理不善，征收機關不能辭其咎；而洋烟洋酒受值百抽五協定關稅之保護，充斥市場，盡奪土烟土酒之銷路而去者，實爲烟酒稅收入之致命傷。洋烟洋酒所納之稅，連同子口半稅，祇值百抽七・五，而土烟酒須納值百抽三十以上之稅。相形見絀，焉得不日趨於衰微？故欲整理烟酒稅收，使之逐年增加，非收回關稅自主之權不可。蓋此項奢侈稅，可用以供伸縮之能力；國家政務發展之時，竟可增高其稅率，此非無伸縮力之關稅鹽稅可比者也。吾國關稅，係爲保護洋商而設。如欲保護華商，並使烟酒稅隨增隨減，非將關稅主權收回不可。在未取消此種不平等條約以前，卽烟酒稅，既無增加之希望，亦無伸縮之可言。故今日之協定關稅，不但抑制我國工商業，並減少我國增加國稅之可能性。

雖然，今日之烟酒稅，卽能使之隨時增加，亦不能悉歸政府收用。蓋政府曾以烟酒稅爲外債之擔保。如中法實業借款，債額原爲一億五千萬法郎，先付墊款一億法郎，以該借款所開發之實業收入爲擔保，以烟酒稅補不足。但實業未辦而款已用盡，似應完全由烟酒稅負責償還。此外尚有中法欽渝鐵路墊款，債額原爲一億法郎，先交三千二百十一萬五千五百法郎，以烟草稅爲

擔保。中美烟酒借款，係美國太平洋拓業公司所借，實交之數，爲美金五百五十萬元，還本付息，延期已久，美人曾來坐討，卒無法以應。可知烟酒收入，卽能增加，亦不能由政府自取自支也。

所得稅——中央之三大稅源，爲關稅鹽稅與烟酒稅三種。關鹽之無伸縮力，已如上述，國家多事之秋，決不能恃此兩稅以應急需。至烟酒稅，則雖可隨時增加，然受協定關稅之影響，已失其爲良稅之效力。故中央政府之財政，已成一死症，無可救藥。民三以來，政府竭力推行所得稅，迄無成效。推厥原因，則自民三頒布條例以後，東西各國之法令典章，多未探討，而各省商會，每多疑難，人民不信仰政府如故，政府不能昭示於人民亦如故。所得稅之收入，固以撥充教育實業經費爲宗旨，而人民始終不敢承認者：一以民間產業幼稚，其能繳納所得稅者，實不多覯，其月得百元以上之薪俸者，一縣一鎭之中，爲數寥若晨星；一以政府對人民向以欺騙爲能事，財政部所開出之空頭支票，是其一例，政府旣無以示信於民，一旦所得稅成立，非以之抵借款項，卽以之供軍閥之揮霍，人民何苦而負此重擔耶？

雖然，所得稅之爲良稅，世界議論，幾歸一致。一方能應國家多量之需要，一方能除社會不平之負擔，以納稅之能力爲標準，無有如關稅轉嫁貧民之害。視純益之多寡，定累進之稅率。且富於伸縮之能力，當兵兇危急之時，亦可以恃此以補財政之不足。歐戰以後，各國所得稅之收入，與時俱增。如英如日，一則年達二萬萬鎊以上，一則年達二萬萬元以上。國庫充裕，民力不敝，稅法之善，莫過於此矣。世界各國之所得稅制，當首推英國。如美國者，力步其後塵而已。但美國之所得稅，亦佔全國稅收之大部份。此外尙有特別所得稅，卽於開戰之後，附加於人民者，其稅率之高，直超過百分之五十，當爲吾國人民所夢想不及。國家得此收入，以應戰事之需求，並引起人民愛國觀念，一舉兩得，計莫善於此。返觀吾國，顧何如耶？吾國人民之納稅能力，異常薄弱，（詳財政之基礎一節）納稅觀念，尙不十分發達。（半由於政府不爲人民求幸福所致）故政府爲度目前難關起見，遂反其策，以借款度日爲暫時權宜之計，致釀成今日之現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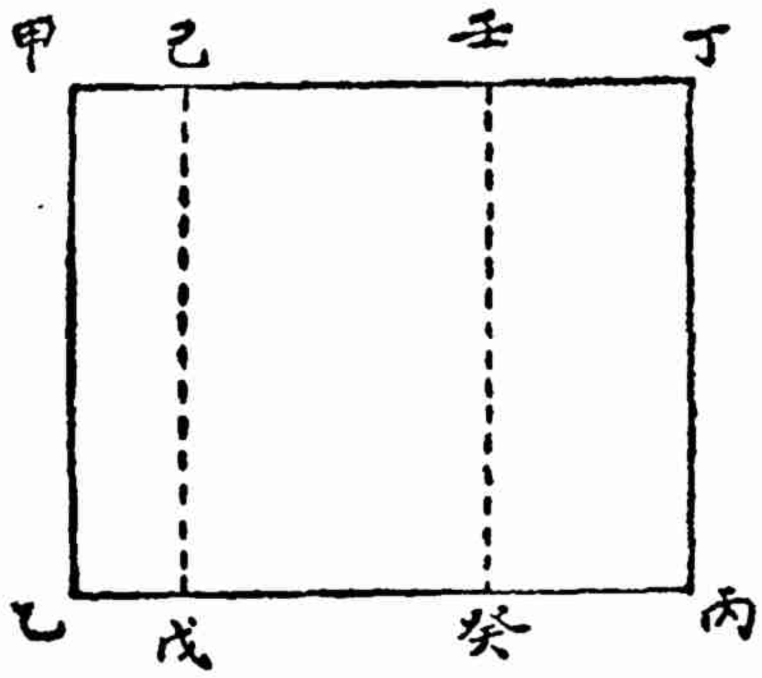
查英美所得稅之成功，大半由於征收手續之簡單。英國之所得稅，十之七八，用溯源扣繳(Stoppage at the Source)之方法征收之。蓋英國爲工商業最發達之國，人民之所得，大抵爲製

造及商業上之收入，自由職業及公職傭勞等所得之收入，股票及一切債權之收入，國外置產及一切債權之收入，——以上歸於第四項，（英國所得共分五項）爲五項中之最大者；又爲英國國家殖民地人民及外國人民存儲銀行存款之利金，——以上歸於第三項；又爲官吏及各種公職之俸給，——以上歸於第五項。（其餘兩項從略）以上（三）（四）（五）三項之所得，皆用溯源扣繳法征收之。蓋此項所得，必須經過代收機關，方可達到收款人之手，政府即令代收機關截留之，無從隱匿。非特免除調查盤詰之煩瑣，使人民不生厭惡，且減少一切手續費，使國帑不致耗糜。英國所得稅所以有今日之成績者，原因在此。吾國如欲仿行，使吾國財政亦有如英美財政之伸縮力，非採用溯源扣繳法不可。但此法祇能於工商業發達之國行之，吾國人民之所得，（除官吏外）大多數不經過代收機關，如獨對於官吏而行此法，未免太不公平。前清之官吏，（吾所謂官吏，非指督軍總長局長而言，乃指今日各衙署之辦事人員而言也。督軍之收入，並非所得，乃是盜品，不宜以所得稅之方法征收之，應用極嚴厲之方法沒收之。）尙有特別光榮，令其納稅以資提倡，極爲正當。今日之官吏，大半枵腹從公，有終日不得一飽者，與北京坐冷板櫈之窮教員，有同病相憐之感。由此觀之，吾國欲求財政之伸縮力，非提倡工商業不可；欲提倡工商業，非收回關稅自主權不可。討論結果，仍係一個收回自主權問題，所得稅問題引起「財政之基礎問題」請言財政之基礎。

三　財政之基礎

上節述吾國財政之制度，毫無伸縮力之可言。蓋中央之三大財源，爲（一）關稅（二）鹽稅與（三）烟酒稅，其餘如印花稅等，均無關重要，姑從缺。三大稅之中，關鹽兩稅，爲數雖大，一旦有事，無可望其激增；烟酒稅，係對奢侈品所課之稅，有寓禁於征之意，且富於伸縮力，本係一種良稅，乃受協定關稅之影響，不能隨時增加，非將關稅自主權恢復，一時難望其激增，以應多量之需求；此外尙有已列入吾國稅制，應辦未辦之所得稅，因民間反對，一時不易實行征收，即能征收，亦不致甚旺，蓋此稅須待關稅自主權收回，凡百工商業發達之後，方可有長足之進步。由此觀之，以吾國財政之制度而言，毫無伸縮之可能。

茲言財政之基礎，更可以明瞭吾國財政，何以如此之呆板？夫賦稅者國家用強迫手段取之於民之捐輸也。民富國用足，民貧國用不足。譬如一國之內，有米一千擔，煤一千噸，鐵一千噸，木一千枝，棉花一千包，牛一千頭，馬一千匹，等計共七千個單位，以甲乙丙丁方圓示其數量之總額（七千）稱之爲全社會之財富。但既有社會，不能不有一政治之組織，謂之政府。政府應用之物品，必須取之於社會。假定政府所取者，等於全社會財富十分之一，以甲乙戊己長方圓代表之。從前政府征稅，概取實貨的物品，中外各國都如此，如前清之漕糧原係物品（南方八省之米）後改收銀元。今日雖爲便利起見，皆征收貨幣，然征收原則，依然不變。政府取民之錢，無非欲用以購買甲乙戊己所代表之物，目的在物不在錢。錢之爲物，既不能充飢，又不能禦寒，實一無用之物也。不過錢是一種交換之媒介，非錢不足以致有用之物。



甲乙丙丁大方圓之總額，係七千，爲全社會之財富。甲乙戊己長方圓，係政府之所取，等於總額十分之一，則必爲七百無疑。若社會能將甲乙丙丁總額擴大至一萬四千（二倍），或二萬一千（三倍），或二萬八千（四倍），甚至六萬三千（九倍），則政府之所取，亦比例增加至二倍三倍四倍以至於九倍不等。故人民富，政府亦富。

甲乙丙丁大方圓所代表之財富，並非皆用以供平日之消費，必須留一部份以備生產之用，謂之資本。生產所需者，爲煤，爲鐵，爲木料（工廠所需），爲棉花（織布廠所需），爲牛，爲馬（耕種所需）。茲假定丁丙癸壬爲社會所儲蓄之資本，關繫社會存亡，爲社會所必不可少之要具；戊己壬癸爲社會之消費品，爲日常生活所必需。茲假定社會財富不增，仍爲七千單位，而政府所取於民者兩倍於前，此稅謂之苛稅，此政謂之虐政。人民處於政府淫威之下，無可如何，非節省用途，（卽縮小戊己壬癸），卽減少資本。（卽縮小丁丙癸壬。）但節省用途，有礙生活，減少資本，有妨生產。不過與其侵蝕資本，毋寧節省用途。但在今日之中國，一般人民，

已陷於省無可省之境地。哀鴻遍野，餓莩載道。倘政府猶不顧民困，悍然加稅，未有不挺而走險者，以故盜賊橫行，舉國騷然。故節省川延，以供政府不時之求，殊屬難能。吾國財政之無伸縮力，因社會之財富不豐故也。乃軍閥猶不知足，竟欲吮人民之脂膏以自肥。爲人民者，既省無可省，惟有減少儲蓄，以供其無厭之求。於是資本銳減，生產停滯。而軍閥所取之煤鐵木棉，本可以製造貨物，增進社會之財富者，今乃用之以製造鎗砲軍艦與彈藥，砲聲一響，都化爲烏有，不但軍艦鎗砲彈藥化爲烏有，卽社會尙有之財富，無論爲資本(丁丙癸壬)或爲消費品(戊己壬癸)，亦連帶受累。如是社會財富，直接間接，有形無形，遂日趨於衰微，而社會窮矣。財政之基礎，於以日益薄弱，政府之收入，於以日形短少。故就財政之基礎而言，吾國之財政，亦無伸縮力之可言也。

夫政府之稅收，既不足以供其求，則不得不另行設法以補足之。於是仿歐美之法，發行公債。吾國人民，向不知公債爲何物，卽在今日之四川湖南東三省等處，對於公債，類皆盲無所知，一若未曾見過者然。吾國公債，始自前淸之昭信股票，當光緖二十四年，按照馬關條約，應付日本第四期賠款，廷議發行公債，募得巨款，以交付之，故定額爲一萬萬兩。爾時人民對於政府募債，多所懷疑，卽豪富之家，購買若干，亦視同捐輸性質，故發行不旺。後至民國三四年時，發行公債，亦用勸募方法，使地方官負責勸募，地方人民亦多以應酬視之。可知公債之流行於中國，爲期不久。乃入民國以後，幾視同一種不可少之附屬品，幾年年有一次之發行。究其發行之原因，則因人民窮極，無添納賦稅之能力，當局遂以公債之收入補稅收之不足，一以免除抗稅之危險，一以速收巨額之欵項。況賦稅爲一般人民所納，無一幸免，故易招反對，公債爲有錢者所購，買與不買，聽人民自由，此其不同一也。賦稅係一種損失，一去不返，公債係一種投資，有還本付息之希望，此其不同二也。人民不肯向銀行借錢以納稅，但可以公債作抵，向銀行借款以購公債，此其不同三也。故軍閥握政權之時，以公債補賦稅，爲不可免之事。然就財政之基礎而觀察之，公債固有以異於賦稅乎？軍閥征稅之目的，不在乎錢，乃在乎甲乙戊己所代表之貨物，前已言之詳矣。今日不專事加稅，乃改其方針，出以發行公債，再以公債之所得購買甲乙戊己所代表之物；則其目的仍在甲乙戊己之物，與賦稅無絲毫之區別。萬一甲乙戊己之物，不

敷應用，當加發公債以購買丁丙癸壬所代表之物（資本），以致社會資本減少，生產阻滯，直接間接，影響於社會之財富。而軍閥又以購得之物，（資本在內）供私鬬之用，砲聲一響，全化烏有。非特軍械化爲無有，即民間財產亦受損失。交通阻滯，工商業停頓；工人歇業，流爲流氓；退回之兵卒，流爲土匪，社會安寧秩序，均不能維持。資本退避三舍，多流出海外。（福建廣東富人，多在南洋與美洲，）而陣亡兵士之妻女，以及退出工廠之女工，如貌美年輕，不免操賣身之業。種種惡現象，遂隨之而生。是公債之爲害，較賦稅尤烈：賦稅以不能任意增加，爲害尙淺；公債以募款較易，爲害更大。返觀吾國今日之公債，何莫非戰爭之結果？愛國公債，係光復時，清政府所發；軍需公債，是南京政府所發；三四年公債，均用以補助國庫；五年公債，係用以補助預算；（因軍費太大）七年長短期兩種，係用以收回中交鈔票；（因其現金準備被政府挪用，以充軍政費）八年七釐，係用以歸還中交之準備金及欠數；九年金融，亦用以整理京鈔。此中央之情形也。若夫各省，則更有可述者。遠事姑不必論，祇談近事。前年江浙與奉直戰爭，各省連帶受累者，爲直魯豫鄂湘江浙皖贛等省。直隸發行第五次公債二百萬元；京兆發行短期公債八十萬元；山東發行償還外債公債一百三十萬元；青島地方公債一百萬元；河南發行十三年地方公債二百六十萬元，金融公債四百萬元；湖北發行二四庫劵二百四十萬元，官票五百萬串；湖南發行軍用短期公債一百萬元，又續發三十萬元；江蘇發行定期兌換劵一百萬元，軍事善後公債八百萬元；淞滬公債二百萬元；浙江發行定期兌換劵二百二十萬元，金庫兌換劵二百萬元，善後公債三百萬元；安徽發行金庫證劵三十萬元，又一百二十萬元；江西發行有利流通劵一百萬元又一百六十萬元：統計各省所發行者，不下四千餘萬元。此外各種借款，加捐增稅，以及種種損失，尙不在內。

此種公債所代表之貨物，已雲消烟滅，早不存在。而紙片式之公債票，仍流行社會，須以抽稅之方法歸還之，是吾輩之子子孫孫，將代軍閥負償還之責任矣。如是，公債之爲害，不但吾人受之，卽吾儕之子孫，亦無可避免也。而今日之京津滬三處，對於中央公債，尙准交易所開做期貨買賣，是奬勵人民投資於殺人放火之公債。（爲生產而發行之公債，可以開做期貨，但中國未見有此種公債。）一犯再犯，眞正罪惡通天，雖萬死不足以蔽其辜也。

四 財政之擾亂金融

以上所述，爲公債之害，尤烈於賦稅。然在中國，因財富不豐，財政之基礎十分薄弱，賦稅無伸縮力，故以公債補之。但因財富不豐，應募公債者，亦不甚踴躍。故軍閥遂想出第三個方法：即設立省銀行濫發紙幣。而紙幣之爲害，更甚於公債。請言紙幣。

以上述吾國之賦稅，因乏伸縮力，不能隨時增加，一旦有事，欲得巨款以資應付，殊屬難能。吾國軍閥，知賦稅之不足以供需要，遂發行公債以救其窮。但因財政基礎薄弱，（國富不豐）應募者甚少，故公債亦不甚暢行，是則公債之無伸縮力，乃一如賦稅，故不得不另覓一聚斂之法。於是設立省銀行，濫發紙幣，以裕省庫而補預算。夫公債之爲害，甚於苛稅，前已言之詳矣。然發行公債，係財政上之一種方法，以公債而彌補預算，苟有的款可以備還本付息之用，未始不可以一試。蓋征稅與募債，均在財政範圍之內也。若夫紙幣，則完全在金融範圍之內，不得視同財政。今日之工商界，無不分工任事，製鞋者，未必能成衣，耕種者，未必能織布，勢必各以己所能出，換己所不能出，於是交換興焉。其爲交換之媒介者，貨幣也，即所謂金融是也。貨幣分硬貨軟貨兩種。紙幣軟貨也，當然在金融範圍之內。金融之伸縮，應視國內外貿易之盛衰爲轉移：貿易盛，貨幣必增，不然，周轉不靈，百業停滯矣；貿易衰，貨幣必減，不然，銀根太鬆，投機勃興矣。是金融之緩急，與貿易之盛衰，適成一正比例，二者相輔而行，不可須臾離也。今若因軍政費不足，而發行紙幣，則紙幣隨軍政費而增，非隨國內外貿易而增。金融與貿易，斷絕關係，以致貿易衰落時，紙幣不減而反增，貿易旺盛時，紙幣不增而反減。不但如賦稅公債之乏伸縮力，且含有一種反伸縮力；應伸反縮，應縮反伸。則以紙幣補預算，無異於以財政亂金融，其爲害之烈，比公債尤甚。蓋軍閥利用公債，以其易於籌款。但既稱爲債，本不能不還，息不能不付，承募人之條件，如抵押品，擔保品，折扣，預付利息等項，不得不遵守。萬一公債失信不還，持票人必提出極嚴厲之抗議，（因持票人大半係達官豪富，團結極堅，勢力極大）政府不能不稍存顧忌。況購買者，必皆出於自動，強迫購買，已成過去之事。由此各點觀察之，募債籌款，雖較征稅容易，然亦有種種阻礙，非隨便可以發行者也。若夫紙幣，則收受者，非出於自動，皆出於被動。東三省境內，已無現洋

行使於市面，人民不得不用紙幣，非樂用紙幣也，實非用不可也，故皆出於被動，不待慰勸，人民已收用之也。此與公債不同者一。公債集中於達官富商之手，反抗政府之勢力極大，政府不敢開罪於彼也，（今日之銀行公會，已非政府所能屈服。）故公債非還不可。若夫紙幣，則散布四方，大半在下級社會手中，其勢孤，其力散，不足與政府為難，故政府竟可不兌，任其成為廢紙。前清之紙幣，以及民國時代湖南之紙幣，是其例也。此其與公債不同者二。公債須有切實擔保，而後始有人承受，紙幣可以用武力強迫行使，無須有充足之準備，今日奉票與軍用票之行使於直隸山東者，是其最顯例。此其與公債不同者三。公債須付利息，紙幣無須付息也。此其與公債不同者四。公債因政府信用不優，往往折扣發行，如九折八五折等類，（今日之公債多打折扣）到期必須照十足收回。而紙幣適反其道而行之，可以照十足發出，將來可以打折扣收回。此其與公債不同者五。軍閥發行公債，必須請銀行承受，銀行無非多發幾百萬鈔票以交付之，是政府為銀行代發鈔票也。與其為銀行代發，不如自發紙幣之有利，且何必多此一舉？此其與公債不同者六。由此觀之，在軍閥方面發行公債，其勢逆，其利薄，發行紙幣，其勢順，其利厚。軍閥知其三昧，遂放膽做去。於是各省紛紛設立省銀行，以發行紙幣為責職。如東三省銀行，（現已規併於官銀號）奉天官銀號，吉林永衡官銀號，黑龍江濱信公司，山西省銀行，陝西富秦銀行，河南銀行，直隸省銀行，山東省銀行，青島地方銀行，湖北官錢局，江西之江西銀行，贛省銀行，公共銀行，廣東省銀行，富滇銀行，西北銀行，新開辦之福建省銀行等等，幾無一非發行紙幣之銀行，足見發行紙幣之優於公債也。然其成績顧何如乎？東三省已成為不換紙幣之世界，可不必論。河南銀行之紙幣，停兌已久，市價在二折以下矣。江西之三家官銀行，早有停兌鈔票之舉。南京之勸業銀行，因貸款於政府，幾致倒閉，其鈔票目下尚未兌現。廣東省銀行，久已停兌。湖北之官票，日益跌落，殊難維持。北京官錢局之銅子票，迄無兌現之希望。此外如四川之不兌現鈔票，湖南之廢票，固不必論矣。

試問紙幣何以停兌，何以成為廢紙？曰：軍閥發行紙幣，以充軍餉，兵士受之，向民間買米，買布，買雜物，米吃了，布用了，雜物消滅了，而散在民間之紙幣尚在，則實質已去，軀殼仍在，焉得不停兌？若不停兌，試問以何物來兌？須知紙幣之目的，與賦稅公債相同，

無非欲用以買民間之物。物既騙到手矣，目的已達，何必兌現？

至於軍火大砲等物，非來自民間，乃係舶來品，軍閥豈能以紙幣向外國購貨乎？曰：軍閥購物，無論對內對外，一律用紙幣。其道維何？卽以省銀行官銀號貸款於商家，商家以省銀行或官銀號借與之紙幣，(只貸紙幣不貸現洋)落鄉向民間購買豆子雜糧等物，(例如東山省)輸出於上海，賣與外國人，換得現銀規元，卽以規元存貯上海，照市價賣與省銀行或官銀號，以所得價還所借之款，則上海之規元現銀，轉入官銀號之帳矣。本省之軍閥，遂向官銀號借款，或以相當之稅款，(紙幣)向官銀號換得規元，卽以此規元銀向外國人購買軍火大砲。結果豆子雜糧出口，軍火大砲進口，以有用之物，換殺人之具，而其所以能辦到者，全賴乎紙幣。先以紙幣吸收現金(規元)，再以規元購軍火，不過多轉一灣。結果軍火大砲，一經開戰，卽雲消烟滅，而紙幣依然存在，實質已去，軀殼存在，若欲兌現，試問以何物兌現？

由此觀之，紙幣之爲害，較公債尤甚。公債尙有種種阻礙，不便多發，而紙幣可以層出不窮，無法限止。軍閥因得錢容易，可以爲所欲爲，一觸其怒，卽行開戰，人民受累深矣。不特此也，吾國之賦稅與公債，不過無伸縮力之可言，一旦有事，固不足恃；但紙幣，非特無伸縮力，且有一種反伸縮力，(詳前)不但財政窘迫，且擾亂金融，使工商業連帶受影響也。

雖然，以紙幣吸收現金，購買軍需，固屬異常便利。不過有一利必有一弊，今日之東三省，已發生困難問題矣。卽奉天政府，亦莫可奈何也。困難問題甚多，茲限於篇幅，不便多言，祇言其二：(一)紙幣忽跌忽漲，無一定之市價，引起投機事業，置正業於不顧，卽省政府亦不能禁止。(二)紙幣跌價，物價增高，預算因而不足，假定昔年以一千萬可以對付，若今日非二千萬不可矣。於是惟有多發紙幣以補其缺，不料紙幣愈發愈多，愈多愈跌，使預算愈不足，於是又多發，又愈跌，結果愈跌愈發，愈發愈跌，因果相循，靡有底止，最後之結果，殊難預料。此卽東三省最難解決之問題也。

五　結論

是篇論吾國賦稅無伸縮力，使國家大事，無從發展。欲有伸縮力，非收回關稅自主權不可。至公債亦無伸縮力之可言，因財富不豐，財政之基礎薄弱故也。欲使財富豐裕，非收回關稅提倡工商業不可。最後之法，爲紙幣，而紙幣非財政，乃係金融，不得混爲一談。但今日之紙幣，已充斥國內，若增發不已，勢必成爲廢紙也。



歐戰前後的國際政治（續）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間的變更情形

張慰慈

那種所謂「大國」，是工業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出產品。德意志關稅同盟會，德意志帝國，意大利的政治和經濟統一都是靠了工業革命和民族運動兩種勢力成立的。從一八七五年以後，工業主義和民族主義還是繼續向前發展，但此後對於大國方面所發生的影響却是很不利的。工業革命的勢力使一八一五年時候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小國在經濟上不能自立，其結果就促成他們的統一；可是從一八七〇和七一年後，德意志和意大利統一成功，工業主義還是向前發展，超過國家的政治區域範圍，就是那種大國也很難保持他們的經濟獨立。到了一九一四年，

二 歐戰以後的情形

歐戰以後，各大國的勢力並沒有像歐戰以前的那樣大。這種變動並不是因爲新勢力的發生，也不是因爲從前舊有的勢力發生了什麽忽然的變更。歐戰以後，國際間的主要原動力還是工業革命和民族運動。這兩種勢力自從一百來年前發生以後，直到歐戰時候，雖則逐漸改變國際間的形勢，可是這種變動祇是不露形的，表面上所看不見的。四年的大戰却把從前那種不露形的更變整個的表現出來了。

德意志帝國，包括熱帶方面的一切屬地，不能像一百多年前薩克森 (Saxony) 或巴威路 (Bavaria) 那樣的經濟獨立了。就是英國，一九一四年世界八個大國中最大的一國，也得要靠德國和其餘一切大小國家的商務，維持本國人民的經濟生活。從事實上說起來，工業革命的進行，使從前最大的國家不能在經濟上獨立，並使全世界各區域在經濟方面變成一個單位。因此，各大國在經濟方面存在的理由差不多可以算是根本推翻了。同時又因民族運動的發生，有幾個大國還有分裂的趨勢。在歐戰發生以前，各大國的勢力早已受到工業革命和民族運動的打擊；歐戰的結果使他們不能保持原有勢力。

歐戰後各大國的失勢發生兩種有連帶關係的現象：(一)國際組織的勢力增加，(二)歐洲大陸在國際方面的失勢。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的五十年之內，種種的國際組織雖則已經發生了，並且其地位也逐漸變爲重要，可是其職務大都限於國際間的經濟方面，例如國際郵政聯合會，國際電政聯合會等類。在一九二〇年一月十號國際聯盟成立後，國際組織的運動總算已經侵入了國際間的政治方面。這是很重要的一種建設計畫。因爲直到歐戰發生時候，所謂國際間的關係差不多祇是歐洲各國間的關係。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國際方面的一切事務大都是由歐洲幾個國家所支配的。那時候的八個大國之中，四個國家的土地差不多全在歐洲大陸，就是德國，法國，匈奧，和意大利；兩個國家的土地是一半在歐洲，一半在別處，就是英國和俄國；祇有日本和美國兩國的土地是完全在歐洲區域範圍以外的。日本和美國雖則也是大國，但除了那種與他們有直接關係的國際事務之外，他們是向來不參與其餘的事務。在經濟方面，全世界各處早已發生了種種密切的關係，可是在政治方面，國際間的互相關係還是很散漫的。

歐戰以後，國際間的狀況却大大的變更了。歐洲幾個大國以後就不能再像從前那樣的把持國際事務了。在幾個大國之中，匈奧是分裂了，德國和俄國是打敗了，土地也失去不少，又因政治革命和經濟的擾亂，他們的勢力恐怕不是於短時期之內可以恢復的。同時美國，日本，英國的自治殖民地，和南美共和國却比較的增加了勢力，並且對於國際事務也發生了比從前更密切的關係。換句話說，全世界的勢力早已超過了歐洲一部份的

勢力。這一層確是巴黎和會所承認的。比方那時候的最高會議中，也有美國和日本在內，國際聯盟的宗旨是想把所有的獨立國都包括在內；這都是從事實上把一種包括全世界的組織代替從前那種純粹歐洲的組織。這種辦法確與現在國際間的新情形相合的，但同時却也有一種很不幸的結果。從此以後，歐洲本身就沒有本地方的國際組織，處理那種純粹歐洲的事務，並且戰後的歐洲又特別需要一種公共機關，實行種種有統系的改造計畫。歐洲在國際間的地位是改變了，從世界政治的中心點，墮落到一個普通的地位。因此，德國賠款問題不能立卽解決，西歐的一切狀況也不能立卽恢復，東歐部份還須經過四年極擾亂的時期。凡關於歐洲的種種問題，我們不能在這一篇記載之中詳細討論，我們祇能把大國地位墮落和國際組織範圍推廣，包括全世界各國後所發生的變更約略敘述一下。

俄德奧三國的改變，失去了他們大國的地位，當然是現代歷史上很重要的事實，可是從將來的趨勢方面着想，還比不上英美兩國因國際環境的改變，自行改變其政策的重要。在歐戰以前，英美兩國對於西歐人民在海外所設立的殖民都有相當的權力，英國對於它本國的殖民地，美國對於南美共和國。在這類的殖民地之中，民族自覺的觀念也都已發生，並且其勢力也很快的增加。但同時英美兩國對於各該殖民地的關係也有不相同的地方。英國與其殖民地，因為同種同文的關係，又因為同一國王的關係，當然有一種極密切的感情，決不是美國和南美共和國間祇靠一方面的門羅主義所能比得上的。英國和其殖民地的關係，美國和南美共和國的關係，有兩個地方確是很相像的。第一，民族運動的發生使英美兩國和其所保護的國家間的關係發生了新的困難問題。第二，這種困難問題發生以後，英美兩國都早已想了適當的解決方法，取消從前那種操縱手段，採用一種合作觀念，不像哈布斯堡，霍亨索倫，和羅曼諾夫三個王室始終抵抗民族主義，以致自取滅亡。

在一九一四年，凡西歐民族所設立的英國殖民地差不多都已得到了自治權；在歐戰時代，英國又入手解決印度問題，使印度人民也得到幾許自治權利。這種分權的趨勢又實現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六號英國和愛爾蘭所訂的條約，設立愛爾蘭自由國，於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八號英國有條件的承認埃及獨

立。同時美國對於南美共和國的政策也有同樣的趨勢。在一八八九年召集全美洲會議時候，美國政府早已開始實行一種政策，使有關係的各方面自由聯合起來，共同執行門羅主義。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七號，美國總統威爾遜致國會公文之中，又正式宣言，取消從前對於南美共和國那種保護政策，實行一種根據於平等自立的合作方法。

戰前英美兩國的政策在歐戰的時候就得到了結果。他們的政策得到事實上的結果自然也有別種原因，一半是他們的運氣，一半是他們老祖宗的眼光好，選擇了離開國際衝突的地點做殖民地，所以能夠不受外界的干涉，自由發展其內部事務。可是英美兩國政策成功的秘訣還是在於他們那種柔性的政治方法，有伸縮的能力，能以極簡單的方法解決極困難的問題。在一九二六年，門羅主義還是存在，並且已經得國際聯盟各會員國正式承認了；不列顛帝國也還是存在；但英美兩國和其所保護的各國的關係却已大大的雖則是和平的改變了。甚而至於英國及其殖民地的總名稱也已更改了，從前是叫做不列顛帝國(British Empire)現在改為不列顛民族共和國(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這次歐戰，巴黎和會，和國際聯盟的設立都已使南美共和國和英國自治殖民地得到一種新的國際地位。南美共和國的主權得到一種新的意義，英國自治殖民地在名義上還是附屬於英國的殖民地，在事實上却已變成主權完備的獨立國。這兩類的小國現在能夠脫離那與他們有關係的大國，單獨參與世界政治。比方在上次歐戰時候，他們能夠自由決定加入戰團或維持他們的中立。直到了美國已經對德宣戰後，九個南美共和還是繼續維持他們的中立，其中有智利(Chile)和阿根廷共和國(Argentine Republic)，是南美洲第一等的國家。凡加入戰團的幾國以後都參與巴黎和會，並且在和會之中，加拿大代表有一次甚而至於和比利時代表共同提出一種抗議，攻擊大國對於小國的行動。無論他們在名義上的主權是否完全，他們既已做了國際聯盟的會員國，這會員資格就是主權完備的表示。所以英美的地位是很複雜的，其中有許多問題是很不容易答覆的。比方說南美共和國，除了一二國之外，都已聯合了歐洲，亞洲和非洲各國組織一個國際聯盟，遵守國際聯盟的約章，同時美國因有種種原因，反而沒有加

入這國際團體，那末，這門羅主義究竟還有什麼意思呢？又如英國的五個自治殖民地在國際聯盟之中非但各有各別的代表，並且在投票表決議案時候還能反對英國代表，那末，這不列顛帝國究竟還有什麼意義呢？可是從事實方面着想，這類的問題已經有了答案。這就是英，美兩國因爲採用了這種寬容大量的政策，所以能夠避免那俄，德，奧三國所得到的結局。英，美兩國現今的新地位雖不能確定，但他們將來的希望却是很大的，因爲自然生長的政治制度有一種伸縮的能力，所以最適宜於現在環境變更最快的時代。我們此刻雖不能預料英美兩國將來的變化，但無論何如，他們的將來的情形決不至於恢復從前那種歐洲式的大國制度。

所以一九一四年的八個大國之中已經有了五個國家，或者失去了大國的地位或者改變了大國的性質。在表面上看起來，其餘三個國家非但保持了他們那種舊式的集權制度，並且還增加了他們的實力他們的財源。在一九一四年，法國意大利和日本都比不上其餘五個大國，要算是大國之中最弱的國家。法國是被德國壓住的；意大利是被匈奧壓住的；日本是被俄法德三國剝奪了中日戰爭時候所得到的利益，以後還被逼再和俄國開一次戰爭。但十二年以後，到了一九二六年，一切情形都改變了。法國已經恢復了一八七〇年的疆界，它的軍隊要算是歐洲大陸方面最强的，摩洛哥(Morocco)變做他的保護國，非洲西北部的大部份德國屬地由國際聯盟派他管理，並且他又變爲歐洲最主要的產煤和產鐵的國家。意大利因匈奧的分裂也得到絕大的利益，他的疆界是推廣了，他的人口是增加了。日本因歐戰的發生在遠東方面的種種行動，是我們中國人永遠忘記不了的。

在表面上看起來，這三個國家的勢力是已經達到極點了，但同時他們也都有他們的弱點。他們是不像英美兩國，不靠別種民族通力合作，共同維持他們的公共利益，他們所靠的祇是自己的實力。所以他們的勢力雖則是集中的，但他們却處於孤立的地位。這種孤立的形勢於他們將來的發展確是很不利的。法國的孤立使歐洲西部這幾年來發生種種擾亂情形。日本的孤立造成現在遠東和太平洋方面的局面。意大利的孤立使他無法解決那移民出國問題。

日本和意大利的地位很有相像的地方。他們都有一個極不容易解決的人口問題。他們本國的土地都是很小的，但他們的人民却是很多的。他們的土地決不能養活他們的人民。這人口問題的解決方法衹有兩種，或者使國內工業發達大羣人民都能從工業方面謀生活，或者移民出國；但日本和意大利對於這兩種解決人口的方法都是做不到的。他們人民的工業手藝都是很精巧的，可是他們國內却缺乏那種發展工業的原料。他們新近在國外所得到的土地既沒有礦產，又沒有可以殖民的大塊空地。他們的侵略政策又使鄰居民族恨之入骨，萬難同他們在經濟方面合作。所以他們衹有利用移民出國政策，解決他們的人口問題。不過關於移民方面的阻力也是非常之大的。白種人民所把持的空地，如美洲和澳洲等處，差不多沒有黃種人民立足的地方。日本和美國外交上最困難的問題就是這移民問題。意大利人民雖是白色人種，可是從一九二〇年以後，他們在移民方面所受到的阻力，也同黃色的日本人相差無幾。美國於一九二一年制定了移民進口的新法律以後，意大利就不能無限制的把多餘的人民送到新大陸。現在意大利雖則還能把大羣人民送到南美洲共和國，非洲西北部的法國屬地，和法國，但這樣的辦法却使意大利人民開拓別國的土地，做了別國的公民。

因有上述的種種原因，法國，意大利，和日本恐怕也不能維持那歐戰以前的大國地位。大國的勢力衰落，小國的勢力就增加了。今將歐戰前後參與世界政治的小國列表如下，表示他們在這十二年之內地位的變更。

歐戰以前	歐戰以後
(一)人口超過一千萬以上的小國	
西班牙	西班牙
土耳其	波蘭
	羅馬尼亞
	捷克
	南斯拉夫
	巴西
(二)人口在一千萬和五百萬之間的小國	
(甲)西歐	

比利時	比利時
荷蘭	荷蘭
瑞典	瑞典
葡萄牙	葡萄牙
(乙)東歐	
羅馬尼亞	奧國
	匈牙利
	希臘
	保加利亞
(丙)東方中部	
	阿富汗
	波斯
	土耳其
(丁)遠東	
	暹羅
(戊)海外溫帶	
	阿根廷
	澳大利亞
	加拿大
	南非洲
(巳)海外熱帶	
	可倫比亞
	秘魯
(三)人口在五百萬和一百萬之間的小國	
(甲)西歐	
丹麥	丹麥
挪威	挪威
瑞士	瑞士
(乙)東歐	
保加利亞	愛沙尼亞
希臘	芬蘭
塞爾維亞	萊多維亞
	立陶宛
(丙)海外溫帶	

		智利
		愛爾蘭自由國
		紐西蘭
		烏拉圭
(丁)海外熱帶		
		玻利維亞
		厄瓜多
		瓜地馬拉
		聖薩爾伐杜
		委內瑞拉
(四)人口不到一百萬的小國		
(甲)西歐		
	盧森堡	盧森堡
(乙)東歐		
	阿爾巴尼亞	阿爾巴尼亞
	門的內哥羅	
(丙)海外溫帶		
		冰島
(丁)海外熱帶		
		科斯太里加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
		巴拉圭

依七表，在一九一四年歐戰前，全世界共有十六個參與國際政治的小國，其中十五個都是歐洲的國家，第十六個國家的土地一半是在歐洲，一半是在歐洲範圍以外，這就是土耳其。歐戰以後全世界共有四十七個這樣的國家，其中二十二個是在歐洲的，三個是在東方中部的，一個是在遠東的，在其餘的二十一個國家之中，五個是英國的自治殖民地，十五個是南美共和國。

所以現代新地圖上最重要的一點，是那種介於大國和小國之間的中等國家，重行發現於國際政治方面，自從薩克森(Saxony)，巴威略(Bavaria)，沙丁尼亞(Sardinia)和西西里(Two Sicilies)歸併於德意志和意大利以後，自從西班牙於一八九八年被美國打敗，故意不參與國際政治以後，這一類

的國家是早已不見了。歐戰以後，波蘭，羅馬尼亞，捷克，南斯拉夫在東歐所佔的國際地位就是一八七一年以前那種中級的德意志和意大利國家在中歐的地位。並且這東歐四國彼此間及他們和其餘的小國或大國間的關係也是國際上很重要的事務；這幾年來除了德法的關係之外，就要輪到這四國間的關係或他們和別國的關係，算是國際上最重要的事務了。此外，因海外國家加入國際事務的潮流，在南美洲又發現這樣一個國家，這就是巴西。從人口方面着想，波蘭有人口三千萬，巴西有二千七百萬，他們的地位都是在西班牙和法意之間的，並且他們將來物質方面發展的希望比之法國和意大利二大國還要大。

波蘭的礦產，在一九二三年所規定的疆界之內，很可以比得上法國恢復了亞爾薩斯勞倫(Alsace-Lorraine)和得到了薩爾(Saar)區域的煤礦以後的情形但波蘭是不像法國，將來很有機會能變成一個工業人口極多的大國家。巴西所有的是大塊空地能產生那世界工業所急需的大種原料，並且巴西的空地已經引誘了大羣的意大利鄉民，到那邊去耕種。所以現在法國以兵力和外交幫助波蘭，意大利以人力幫助巴西造成他們將來的勢力。在事實上說起來，大國和較小國家的區別已經是不十分重要了，再過幾年，恐怕歐戰以前國家在國際政治方面的根本的和最重要的區別就完全沒有存在的價值了。

人口的統計，和物質方面的財源確是國家分類的一種根據，可是不注意到各該國的天氣、地理，人民的性質和能力，這類的統計是沒有多大價值的。從這較大的觀點着想，歐戰以後的世界小國可以分做五大類，如上表所列舉的，就是西歐，東歐，東方中部，和海外的兩種，一種在溫帶，一種在熱帶。

西歐部份的小國就是瑞典，挪威，丹麥，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比利時，和瑞士。在歐戰以前，這類國家都因地理上的關係，有一種特別的保障。瑞典，挪威和丹麥所佔據的是歐洲的極北部份，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歐洲極西的部份，這兩處都是極偏僻的地方，所以能夠避免國際間的衝突。瑞士的週圍滿是山所以也有一種天然的保障。比利時和荷蘭雖沒有天然保障，可是他們在政治方面的地位是很重要的，西歐各大國間的均勢是靠他們維持的。所以就在歐戰時候，祇有比利時和葡萄牙是加入戰團；也祇有比利時和丹麥在和議時候，得到了幾許土地，改變了他們

的疆界。但在戰後的幾年之中，他們也同歐洲其餘各國一樣，受到極大的影響極困難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不能解決戰時的中立早已失去了從前那種經濟上的特權；並且比利時的經驗又證明凡與大國利益發生衝突時候，一切的國際公約都變成了一種廢紙，決沒有方法能夠維持各大國所保障的中立。德意志侵入比利時以後，西歐小國就自覺危險萬分，他們對於國際事務的觀念也就根本改變了。他們自知能力薄弱，沒有維持他們獨立的方法；所以他們都加入了國際聯盟做了國際聯盟的會員國，他們在國際政治方面的勢力確是增加了不少。

第二類的小國是海外溫帶的國家。他們有兩種特別權利，一種是經濟的，一種是政治的。第一，溫帶方面那種極富的空地都在他們手裏，現在歐洲各處暫時都沒有能力養活大羣人民，同時美國的門戶差不多是已經關閉，所以歐洲移民漸漸兒都要向那種地方去了。第二他們與英美兩國的特別關係，使他們有一種特別的保障，萬不致於受到別國的侵略。他們在內政方面，在經濟方面是與波蘭或荷蘭同樣的獨立，可是他們在外交方面却有大國保護的。

熱帶方面的小國也有同樣權利，可是沒有什麼將來的希望。這類國家就是受美國保護的中美各國。這種地方，因為天氣的關係，是很不宜於歐洲移民居住的，同時他們本地方的土人又一天壞似一天。巴拿馬運河和美國南部之間的地方都是革命的出產地，他們的內政實在沒有什麼希望的。

東歐各國大半是歐戰以後新國家。在一九一四年，東歐祇有六個小國，其人口總數不到二千二百萬，其土地的範圍還比不上一八一五年時候歐洲的土耳其。在一九二六年，東歐共有十三個小國，其中五國，波蘭，捷克，立陶宛，萊多維亞，愛沙尼亞，是一九一四年時候所沒有的；其中三國，奧國，匈牙利，芬蘭，祇是那時候兩個大國中的一部份；其中兩國，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那時候祇在初發生時代，歐戰以後，他們都大大的擴充了，大大的更改了，有一國甚至把國名都改換了；這十三國之中祇有三國，阿爾巴尼亞，希臘，和保加利亞，沒有大更變其疆界，可是阿爾巴尼亞祇是巴爾幹戰爭後一九一三年成立的，東歐最古的小國希臘還沒有做一百歲的大壽。在一九二六年，這十三國的人口總數一萬零四百萬，差不多等於美國的人口數目，其中有八千萬

人民都是一九一四年後從俄德奧三個大帝國中分出來的，這樣的大更變當然使東歐地方在歐戰以後發現極擾亂的情形。

可是東歐的擾亂情形還比不上東方中部。因為在東方中部，戰事比東歐遲結束三年。協約國與匈牙利的和平條約是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七號簽字的，與土耳其的和平條約是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號簽字的。東方中部和東歐的普通情形則大致相同；一種根據於語言的民族主義忽然發現；民族複雜的帝國四分五裂；一羣獨立小國發現於從前大國勢力範圍區域之內。比方像埃及罷，他是一五一七年被土耳其征服後，就失去了獨立，現在却逐漸恢復獨立時期，將來也許能够變成一個中等國家。亞洲阿拉伯區域方面的更變更加顯著。這類地方從前是在土耳其的權力之下，現在各地因民族主義的發生，同時又得到西歐各大國的幫助，差不多於極短時期之間所得到的結果，等於巴爾幹各國經過將近一百年時候的結果。九個阿拉伯獨立國已經在該區域之內成立了，各地的政治地圖當然是大大的改變了。波斯和阿富汗的疆界雖在這十二年之內沒有經過表面的變動，可是這兩國已經脫離了英俄兩國的勢力範圍，變為獨立國了。從一九〇九年後，波斯有許多土地是被俄國軍隊非法佔據的，但在這次俄羅斯革命時候，俄國軍隊就不得不退出。同時英國獨吞波斯的計畫又因波斯民族潮流的發生，和蘇俄政府的干涉而失敗。英國非但沒有承繼俄國在波斯的遺產，並且因侵略政策的結果，反而把原有的勢力範圍都失去了。英國得了這次教訓以後，就自願放棄那管理阿富汗外交政策的特權。從此以後，阿富汗和波斯都可以算是獨立國家了。

東方中部的民族主義是趨向於武力的，並且還敢大膽的抵抗那歐戰時候得勝的幾個大國。德奧匈保加利亞都已打敗了，但埃及人民却大膽的於一九一九年的三月舉兵抵抗英國，阿富汗於同年的五月與英國宣戰，土耳其也以武力抵抗希臘的侵入，敍里亞（Syria）地方的阿拉伯民族國也敢與法國軍隊在戰場上決一勝負。無論他們在軍事方面是否勝利，他們的政治目的差不多是都已將要達到。現在這許多地方，除了敍里亞之外，其餘各處都已獨立了。

這是歐戰前後，——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六年的十二年之間——國際政治變更的大概情形。



勝會不難留

勝會難留、古今同慨、然苟攝存照相、則雖時異世殊、蓬飛雲散、而一時之勝會、仍能永留於無極也、

用『矮克發』照相材料攝影、清晰無比、且久不退光、

各大埠均有經售說明書函索卽寄　上海九江路廿二號

Agfa

矮克發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現代中國論

稻垣直文著
仲雲譯

一 緒言

我們試避去妄想與武斷來觀察中國的時局，則對於人類社會所從而構成或變動的嚴密的社會科學上的法則，決不能加以蔑視。但是同時，我們若沒却中國的個性與特質，而律以造成現在歐洲各國的過程與原理，忘懷「對於普遍法則之具體的環境的依存性」及「對於個性之普遍的意義」則在理論上固沒有比此更可憐的，並且在實際上也沒有比此更可笑的了。凡普遍的各種法則，在不同的結合關係上，或與特殊條件共同動作時，於是乃產生個性，產生「具體」。因此特定的社會若沒有進到與其經濟的生存相矛盾的政治的關係，則在政治社會必自有其構成與變動的普遍的法則，而中國社會決不能單獨外於此例。中國的一般民衆據說是多不關心政治的也許這是實情；但亦只在此法則的限界以內爲限。中國民衆若其政治的關係一旦成爲他們經濟的生存的威脅，則對於政治決不能漠不關心，且事實亦不許如此。

在現代中國，大家都知道他的政治與民衆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一般的中國人民，尤其是內地鄉間的三億幾千萬的百姓對於統治階級差不多沒有感知的機會。總統督軍省長是什麼，稅務官吏是怎樣的人物，都完全沒有關係。」（後藤朝太郎著支那外交の基礎智識外交時報第三十七卷第十號。）「中央政府不喜干涉地方上的問題，並且不想干涉地方自治與 laisser

faire（放任主義）的二原則，要像中國這樣澈底的恐怕沒有了』(Stanley K. Hornbeck;——Contemporary Politics in the Far East, p. 36.)『因長時期的推移，使人民對於政治都抱着一種嫌避的心思。由最初的嫌避，於是結果遂成為無關心的狀態。照一般人的意思，以為政治是政治家的職業。不論世界那一國的歷史，凡是惡政，勢必促起人民的憤怒。但是中國則不然，因為苛政峻法的緣故，一般人民乃相率謀脫離於政治圈外。……原來中國社會是把政治丟在一旁的。』（稻葉君山著支那社會史研究二二頁——二三頁。）照矢野博士所言謂中國是沒有國家的。『中國的歷史，不過是在中國社會之表面的一部分以政治為職業的分子間的政權爭奪史，不然，則是此分子或與此相反抗的分子的政權爭奪史。中國社會的內部，其與表面相接觸的部分雖不免有多少的影響，但在實質上却可說是完全沒有影響的。』（矢野博士著支那社會の固定性，經濟論叢第二十卷第二號。）換言之，即中國的內部社會是固定着的。牛澤氏謂『中國係無國境，無主權的四億六民族之天下，之世界。寫金來了就是金，不論元清，都絲毫不以為意；但是同時，自信以為有力能使各種外族都溶解同化於中國的大文化中的無限大的魔力。』（支那とは何ぞや，外交時報第四十三卷第六號。）又摩史氏謂『羅馬征服高盧人而教以自己高度的文明，但其後不久弗蘭克卻為被征服民族的文化所同化，所吸收。然而中國則能以更高度的文明，更偉大的行政能力同化其征服者，吸收其征服者。』(H. B.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1, p. 2)

這都是對中國的個性與特質的正確的認識。

但是像這種個性與特質，在構成或變更政治社會的普遍法則上，究不能視為例外。許多普遍的科學法則，當其與中國的特殊環境相合，或者此種普遍的法則是在特殊的共動作用時，於是產生中國的政治社會的個性與特質。我現在便以一般關於政治社會之發展的諸法則為前提，曠觀數千年來的中國政治史，來論測組成中國這樣特殊環境的「現代的中國」。

二　中國政治的統制形式之發展

族。長。政。治。　不論那一個民族，當原始的共產社會崩壞以後，必進於族長政治的社會。中國通過此種社會進化時，當然是在有史以前。但他的所謂族長政治，則在三皇五帝時代。考社會進化的根底，必不能無強固的經濟的要求。原始社會崩解之動因，是由射獵生活而進於牧畜生活。由此生產方法的進化，於是發生財產制度與奴隸制度，母系制度則變為父系制度，原始社會的崩壞至此乃告完畢，以後建設的便是族長社會。因為族長社會之經濟的根底，正是牧畜生活。由社會學上的原則說，牧畜生活所立腳的族長社會，本是種族制度的社會，而農業的新生產方法之發達，則為種族制度的社會改變成封建社會的初步。

據 Augest Meitzen 所言，凡在牧畜社會力足以贍養百人的土地，在農業社會則可以贍養至三四百人。因此，由人口的增加，牧畜社會勢不得不變為農業社會不止。但是，『從事農業的每天黎明就須至田耕作，要到晚間星月既上纔得回家，因為這樣，所以住家若與田地相距過遠，實在不便，由往還的時間的虛耗，勞動時間不得不受削減。故說起農業社會的發展，自須受一定的制限，即人口增加到某種程度以後，維持舊日單一的部落必感困難，於是分遣其人口的一部，選擇附近相當的地域而占領之，另外建立子部落。以後歷時既久，子部落由二而三而四的日益增加，且由子部落更發生孫部落。』（田崎博士著社會的結合及統制の發展史的觀察上より現代支那を論す，社會學研究第一卷第二號）農業的生產方法，依着這樣的過程，遂把種族社會毀壞了。中國上古的族長社會，便是依着這樣而經過種族社會崩解的過程的。我們試看三皇五帝之最初，庖犧氏教民射獵畜牧，並定嫁娶之禮；神農氏則教民農耕之法；因為當時既已在農耕畜牧的發展，於是圖騰團體遂趨崩壞，而永久的婚姻制度遂以確定。

由圖騰團體所支配的原始社會而進化為種族社會，考其結合的要素，實不外明確的血統關係。原來所謂種族社會者，是一種以為同出一祖的團體；在種族社會中其握有政治的統制權者，常被視為一族始祖的代表人物，是屬於特定的血統的最年長的男子，——便是一種族的族長。以後，種族社會雖分解為親子部落，兄弟部落，而散處四方，但在各部落內其社會的結合的關係仍然是明確的血統因緣，可是從前的部落社會卻從此成為民族制度的社會了。以後，『又把數部落或多數部落摶成一個大的社會結合，而於其中各部落的酋長中，推戴最偉大的一人以為酋長的首領。』（田崎博士前書二二頁）因此，在民族社會，其政治的統制權力不得不分操於民族的族長之手，這便是權力的分立，而封建制度的萌芽，即根源於此。實際上，民族社會乃是種族社會進至封建社會的過渡狀態。因此，一般人稱此種民族社會之政治的統制形式曰民族的封建制度，實在是至當的見解。如中國古代史上的帝或元后，便是這樣的大領袖，所謂摯后便是民族的族長。在中國古代史上有所謂感生帝說，可知這是繼承此大領袖（tribal chief）地位的形式。而如三代的

革命，實爲民族族長間爭奪政權的戰爭；所謂禪讓只是避免此種政權的爭奪的一種方便而已。（稻葉岩吉著支那政治史綱領三一頁以下。）

封建政治 歐洲近世國家社會之起源爲征服與移住。近世國家自其成立之初，就有一種想打破介在國家社會自身與各個臣民間的一切障阻的傾向。但是賢明的統治者知道這是不可一蹴而就的。他們並知道被他們所征服的人在他本地是立於庶民之上，具有牢不可破的勢力的，因此之故，事情遂不得不爲封建的。且以人口的增加與農業生產的普及，社會單位日益擴大，交通方面既不能統一，而經濟單位亦爲地方的，不能有國民的統一，於是政治權力勢不得不爲分權的。實際上，『封建制度是一種調和純粹的家長社會與純粹的政治社會的代表形式。』(Edward Jenks:——The State and the Nation, p. 135.) 不過在封建社會，部落間的相互關係如親子部落兄弟部落等的血統的紐帶，自然是更爲弛緩，即在部落之內，其血統關係也差不多斷絕了。因此，在封建社會，其所以維繫社會的結合者，實爲武力。故在封建社會其政治的統制之積極的原理爲武力，而消極的構成封建政治社會之原理則爲權力之分立。因此，在封建社會，若其爲政治的統制權力之基礎的武力，一旦衰弱了，或者中央權力想打破中間的障阻，收回各諸候的權力而對民衆爲直接的統治，那時，封建政治勢必至發生動搖。換言之，若以上構成封建政治的二原理，有一個發生動搖時，封建政治亦就不穩了。可是實際上，中世以前的集權政治的失敗，多由於那些可憐的君主不知社會的進行，其中實存着獨立於人類意思的一定的必然法則的限界，而過信自己的武力，信從如水泡一樣的 ideology 的緣故。

現在我們試來返觀中國的封建制度，他的發生卻與歐洲不同，不是由於征服移住。他的原因果如禹貢所示的由於大洪水與否，我們姑置不問；總之，在周代時其族長社會所賴以結合的血統關係，業已非常疏遠，氏族制度已完全崩壞，另外形成一種爲封建政治之社會的基礎的部落社會，至社會的結合之紐帶則一變而爲武力的要素。周代井田制度的所謂部落，在歐洲正當部落社會 (village community)。原來封建政治所賴以成立的眞實的基礎是在經濟的組織。周代因爲有適宜的分權

制度與統制諸候的強大的武力，卽具備封建政治之科學的二條件，所以能有周代三百年的安定的政治社會，這當中實存着至理。到了周之末世，構成封建政治社會的積極的條件——卽武力衰滅了，於是便釀成春秋戰國的混亂時代。其後，可憐的ideologist 秦始皇復蔑視封建政治之消極的條件——卽地方分權，結果中央集權不過十五年便爾崩壞。秦代十五年的集權政治，說起來誠不免是千古奇事，然其實却完全由於嚴密的科學的法則。至近世的集權政治，其物質的基礎是由於資本主義的發達。而在中國，則當資本主義時代以前，他的經濟社會則除封建政治以外，幾不論何種政治形態都在排斥之列。因此，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必具備封建政治之二條件，王朝政治始能安定，否則，若缺其一，則其權力便受動搖。這種資本主義時代前的政治社會，便是根本的說明中國史的原理。漢高祖鑒於秦之滅亡由於不封其宗室，於是大封其子弟。漢之所以歷四世紀而仍保其大王朝者，使由於此。又如前清，可說是典型的近世的征服國家之建設者，當開國之始，嘗封吳三桂於雲南，尚可喜於廣東，耿繼茂於福建，由歐洲封建制度成立的過程來看，實在不能不說是高明的辦法。歷史家嘗謂從前中國的獨裁政治，所謂集權不過一個名目，實際上或為分權的組織，或為違背科學的法則而短命以死的變態的畸形兒，二者必居其一。

專制的集權政治　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他的出現正當封建社會至純粹的近世國家——卽立足於資本主義的經濟的組織上的布爾喬德模克拉西 (bourgeois democracy) 國家——的過渡期間。這是萌芽期內經濟交通的發達的必然的要求。在封建的部分社會，經濟交通之所以不能發達，是由於經濟生活的單位以部分的地方性為根本。其後，經濟交通既趨發達，因經濟單位之擴大，於是先前的分權與地方性遂為打破，而要求政治的統一了。(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S. 30.) 同時，此種經濟的要求又做了政權集中的手段，這便是貨幣經濟的發達與資本的誕生。『先前軍事的及封建的義務，必須以勞力服務的，現在可以貨幣償付了，於是便產生了租稅制度。實際上，若沒有租稅制度，那便沒有近代國家。』(Jenks, op. cit. p. 156.)『在西班牙，其礦業及商業之國家的獨占，因之富裕的並不是臣下而為王室，且從此以建立了專制政治堅固的

基礎。在法蘭西，其永久的人類的設定，無非爲王室保證獨立的收入，使其專制政治有實行的可能。』(W. Cunningham,—An Essay on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its Economic Aspects, Vol. II. p. 174.) 並且，集權國家之軍事的基礎在兵權的統一，而其由來則完全基於貨幣資本的誕生。(W. Cunningham, op. cit. Vol. II. p. 171.) 桑巴爾德會言：『近代的軍隊，有常備軍，同時又有(並不是私兵的)國家的軍隊。(中略)這二個原則的抬頭，其象徵的表現，我們儘可於爲編成及維持國家的常備軍之貨幣手段的不絕的供給中覘之。…』(Werner Sombart,—Krieg und Kapitalismus, S. 24.) 質言之，近世國家的成立，實與資本主義之發達有密接不離的關係。因此，我們討論中國政權的統一與強固的中央政府之確立，決不能輕易的把這個法則看過。

但是此種專制的中央集權國家之建設者所謂君主其人，現在還沒有到能夠發揮其支配者的實力的地步，只是一個有充分實力的大諸侯。(蠟山學士著政治學の任務と對象三七六頁) 而據金克斯所言：『西歐近世國家的建設者，都是富有土地的大諸侯，由此可注意的事實，於是臣下的態度其表現於下舉標語中者乃爲一有趣味之事。標語曰：「君主依其自己的所有而生活。」』(Jenks, op. cit. p. 156. 近世集權國家成立的過程，這樣遂由武力式的社會而進於所有式的社會，這是我們所不容忽視的，即從前封建的政治社會其構成的原理是武力，而近世集權政治之構成的原理則變爲所有了。所以近世集權政治之動搖常由於財政之紊亂，這確不是無故的。大諸侯們憑藉其過人的實力，乘着貨幣資本相繼抬頭的風雲，收回小諸侯的政權，建設起集權國家而自爲其專制君主；於是列小諸侯於貴族，免其租稅，而致意於農民及資產階級的搾取。『貴族們，僧侶們，他們在政治上的權力雖然已被君主奪去，但對於其自己所有的領土，依然得維持其農奴經濟，保着昔日的經濟關係。』(蠟山學士前書三八一頁。) 這樣在經濟上還純然是封建制度，等到資產階級革命起來此種關係才始打破，而市民的集權國家遂亦於此肇其始基。中國滿清的集權政治本是這樣立足於經濟的封建制度之專制政治，所以說起他的成立與崩壞，也不過是將上述普遍的過程在中國翻譯一下而已。

三　中國資本主義之發達與集權政治

中國與西歐的交通開始於中古元朝時代，到了明末，遂爲西力東漸的動因，那時恰好歐洲的集權國家在經濟上建立了基礎，像上述似的商業資本日趨發達。因此，明末以後的所謂西力東漸，實卽是抱着 mercantilism 熱忱的商業資本的東漸。此商業資本的東漸，在中國便是資本主義發芽的動因，是打破封建政治促成集權政治的原動力。清代的集權政治便如這樣應着萌芽期的資本主義的要求而生，而立脚於經濟的封建制度之過渡的形態中的。在西歐，政治方面是在君主的統制之下，而經濟方面，則有直接私有第三階級而搾取之的貴族；同樣在中國，政治方面在清朝中央權力的統制下，而經濟方面，則君主直接對於人民的搾取業已中斷，像西歐一樣有職司貴族社會的機能的官吏。摩史氏關於中國的稅制會說：『歷史學者或者要想起三四世紀前歐洲的行政組織。要是他對於中國素有了解，則在我們所視爲陳舊的許多事情中，他必能見到各種的類似點。』(H. B. Morse,—op. cit. p. 26) 旨哉是言！但是此種實質上的分權固不但在稅制上是如此，『總督自己編練海陸軍，在對外交通的初期，甚至於與強橫的外人的商議，也一任他們去辦。』(Hornbeck; op. cit. p. 13) 實在清朝的專制政治，是「普遍的法則性在具體的關係下受有特殊變化」而成立的千古的畸形兒。

原來中國專制的集權政治之倒壞，像西歐一樣是由於清代財政的紊亂，完全不是資產階級革命之故。辛亥革命時中國商民的活動雖然是不能蔑視的事實，但爲辛亥革命的導火線的是清室財政的紊亂與西歐一樣，雖然一半是由於外國資本的侵入，不能完全說是由於產業資本之抬頭與經濟的封建制度的矛盾。質言之，在中國殊還沒有資產階級革命上充分的條件，其產業革命的力量尙不足以打倒專制政治。但是辛亥革命總是一種半資產階級的革命。這便是中國的個性與特質。倘是辛亥革命而只是政治革命，一點也不含社會革命的意義，那末具有一定形式的集權的專制政治爲什麼不能復活呢？現在，在中國式的集權的專制政治之組織與其資本主義的發達間，因爲不相和合已發生多少的衝突了。並且外國資本的共同

活動，他的勢力是多麼大呀！

自從十八世紀末葉至十九世紀初期，在這時期間中國與葡西荷英俄等各國的通商，不過是各國商人以其船舶販運南洋諸島及印度地方的物產而已。這完全是單以貨物的交換為媒介的商業資本之活動，乘着中國舊式生產方法的徐徐解體，而遂其充分的發展。但是直到一八三〇年，外國貿易的決算，在中國還是有利的。迨至一八三〇年以後，於是中國銀錢的流出，遂如馬克思所言「足以蕩盡全個天國」。由漫無底止的商業資本的侵入，於是更引起了雅片戰爭。因了這次雅片戰爭，於是西歐商業資本對於中國經濟的崩解作用遂達到一個劃時代的階段。中國因為戰爭失敗，須負擔莫大的賠款，這在一面是清室財政的大打擊，使之不得不對國民徵課重稅，在他面則因商埠的設立，遂與外國商業資本的活動以堅固不拔的基礎。向來外國商船販運入華的商品，只是南洋印度的天產物及手工製造物。但自開港以後，其輸入中國的商品却一變而為歐美先進資本主義國的資本家的商品資本主義的大工業製品。其唯一有力的地方便是商品的廉價，這是「力足以打破萬里長城的巨砲」。最近中國的手工業，不消說是在沒落的悲苦的運命中。中國目前是正行着逆轉的產業革命。中國貿易是一年年的陷於不利，其損失之大，眞有非數字所能形容的。

接着又發生了一樁劃時代的大事，使中國的財政產業，益為擾亂，這便是中日戰爭。中國因為戰爭失敗，除須負擔鉅額的賠款以外，以下關條約的規定，並許外人在中國內地得自由購買貨物，在開港互市之地經營製造工業。這是一樁確定中國經濟地位的重要事件。向來侵入中國的外國資本，實際上不過是以貨物之交換為媒介的商業資本。可是現在，對於經營產業的產業資本，中國的市場是被開放了。於是中國的產業革命，便只好在外國資本之下實行着，中國的資本主義也只好在外國資本之勢力下萌芽發達。但是直到現今，中國却還沒有到產業革命的第一步。近年以來，貿易總額一天天的上升。自南京條約以來三十年，在一八七〇年時貿易總額僅一萬二千七百萬海關兩，而自南京條約後四十年即一八八〇年，實亦不過一萬五千八百萬海關兩，迨一八九五年中日戰後於是漸次增加，現在竟超過十五萬萬海關兩，比之過去二十五年增加百分之五十，過去

五十年增加至百分之百又十六。可是我們不要忘記：外國資本所產的剩餘價值畢竟是屬於外國資本是入於外人的袋中的，中國不過是一片被榨取的地域而已。因此，中國雖具有無盡藏的富源，而其貿易的決算則常常是不利的。溯自一八六四年關稅報告發表以來，在五十九年之間，出超者不過一八六四年及一八七二至七六年之六年，此外五十三年，莫不是年年入超。到了近年，入超額數，又年有激增，昔日不過二千萬兩內外者，到了今日，如一九二一年，竟多至三萬五百萬兩。在過去五十九間入超平均約每年一萬萬兩內外，而最近十年乃增至十四萬二千萬兩，二十年間多至二十五萬萬兩。（大阪市調查課編支那貿易事情一一六頁。）像這樣的年年入超，自然只有藉外國投資及借款政策以為彌縫。原來清室財政，自長髮亂後即已顯示紊亂之徵，迨經中日戰敗，接着又是拳亂賠款，於是遂至於不可收拾的地步。光緒末年，每年歲出至二萬萬兩以上，迨至宣統乃達二萬七千萬兩，宣統三年竟至三萬萬兩之鉅，地方解款又不能與此相應，中央政府真是山窮水盡，除利用列國的權利慾舉行經濟借款以外，已無他道。於是而滬寧鐵路借款（二百九十六萬鎊），道清鐵路借款（七十萬鎊），粵漢鐵路借款（百十萬鎊），廣九鐵路借款（百五十萬鎊），津浦鐵路借款（第一次五百萬鎊），滬杭甬鐵路借款（百五十萬鎊），京漢鐵路英法借款（五百萬鎊）等等相繼成立，大概都在此時期（一九〇〇—一九〇八）間。財政紊亂至於如此的清朝，其難免覆亡，固在意中，故武漢之革命旗一舉，各省即相繼獨立。中央國庫本來已貧困萬狀，以列國的嚴守中立，致外債復無從着手，而由美國斡旋成功的幣制實業借款又停止交付，不得已發行愛國公債三千萬元，然應募極少，清朝威信至是遂蕩然無餘，人心離散，政令不行，於是宣統遂只好退位了。（東亞經濟研究會編支那經濟通說七三二頁。）中國專制的集權政治，是這樣倒壞了。論中國革命史可知辛亥革命的成否，實與其商民的嚮背有甚深的關係，所以辛亥革命只可以說是半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而不能說是全部。因為中國的產業革命還沒有澈底，半是起因於外國資本的侵入的，故中國集權的專制政治之崩解，與其成立的過程相同，是依着一種變態的步驟，正當產業革命完成以前。

四　現代中國經濟的構造

近世國家社會之根本的特徵是個人主義，自由競爭。『家長社會的特徵是慣習，不是自由競爭。這是游牧種族，部落社會，同業組合的特質。在慣習的社會是不能競爭的。因爲各人的地位已有習慣爲之預定了。』(Jenks, op. cit. p. 131) 但是在近代的生產方法，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却是必要。原來『資本是一種崩解力。像土地對於農奴的束縛，職業組合對於職工的限界，資本便是打開這些東西的。』(Cunningham,—op. cit. p. 167) 倘若沒有貿易，交通，契約等等的自由，近代國家是不會實現的。質言之，自由競爭實是近代文明的推進機。自由競爭與個人主義是彼此不可缺的條件。因爲一社會慣習的——即團體的，相互扶助的——紐帶之弛緩是以該社會近代生產方法之發達爲比例的

但是在現代的中國，其個人主義的因素似還沒有發達到足以使中國內部社會的團體性質完全崩解的地步。申言之，這便是說在中國，近代的生產方法還沒有發達。固然，中國近代的生產方法之萌芽與個人主義的長成，已遠在近古。且『自道光以後，因企業制的機械工業之發達，於是舊日的手工業日益影落，同業組合亦日趨衰頹。』(支那經濟通說九七二頁。) 但是『與歐洲的 guild 制度相彷彿的會館公所等特殊組合制度，到了現今還依然是中國經濟組織的基礎。』(支那に於ける同業組合と商慣習七頁。)『就現狀觀察，除大都市外，中國的商業狀態還是非常幼稚，尤其像邊境地方的市場，其所經營的商業狀態實更爲幼稚。故觀察中國商工業之狀態，從信用交易上看似漸漸脫離物物交換的狀態而進於貨幣經濟時代，但從分業生產上看則似還未脫農牧手工業時代的狀態。』(同上。) 所以在這樣的經濟的基礎上的中國社會，大家族制度之不能完全打破，亦是勢所當然。稻葉氏謂小家族制度爲近代國家的要素，是完全順着時代的推移而立足於近代的商工業的東西。(支那政治史綱領二九一頁。)『爲欲締結契約起見，故各人對於其自己的身體，行動，及所有物，不得不有完全的自由，並且各人之間還須相互的立於平等條件之上。此種自由的平等的個人之創造，便是資本家生產的一種重大機能。』(F. Engels,—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transl, by E. Untermann, p. 96) 我們於此可知近代的生產方法與大家族制度實是互相矛盾衝

突的。故在中國，其非個人主義的結合關係對於政治的亂源向不能有自衞的方策，即因經濟生活的不進步，故其力不足以打破此種結合關係。『一切民族應該合其年代上先後不同的社會的精神的兩方，併力進行』併力的通過一切的文化階段。故政治的擾亂而不安定，決不是中國獨有的事。東西各民族在未成爲近世的國家以前，在以幼稚的生產方法爲基礎的擾亂的政治下，其非個人主義的結合關係，實完全與中國相同。所不同者各民族之通過文化階段，各因其獨有的環境，年代有先後而已。『譬如說紀元十五六世紀的羅馬與日爾曼，在精神上是正與紀元前五六世紀的希臘相當，因爲希臘遠在古代與中世之前，當紀元前五六世紀時已營着近世的生活，產有近世的文化了。』(M. Beer, a. a. O. S. 10) 意思便是說中國內部非個人主義的結合關係還沒有完全崩壞，正如先進國民所通過的階段中國還沒有通過一樣。因爲中國之特點的社會的結合關係，實完全是起原於生產方法之不進步之故。

但是現在，其大都市商埠方面的經濟組織，與中國內地時代落伍的社會的結合關係，却完全處於相異的範疇中。在大都市中，這是完全爲近代的生產方法所支配的社會，是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社會；其間，有階級的分裂，有勞資的對戰。但是此社會中的資本階級是外國的資產階級與中國的資產階級者，至勞動階級則全部爲中國人。中國這樣以此二個階級，在一面構成近代社會，而在他面則以代表資本主義前的生產方法的諸階級組成中國內部的社會。現在的中國，正如各部分社會的合併。中國政治的統制所以混亂到如此者，我想這恐怕是經濟的混亂之政治的反映罷。

五　中國社會推移的方向

近代的生產方法所要求的政治的統制形式是中央集權。自由而平等的個人，結合於單一的政權之下而受統制的組織，這是惟有近代的生產方法方始可能。近代的集權國家既像這樣是應着資本主義的要求而生的，故近代的集權國家與近代的生產方法，不論歷史的，概念的，都有密切的關係。因此中國內部社會，現雖對於政治是怎樣的冷淡，但在受近代生產方法支配的一部分社會，却已以政權的統一爲根本要求了。並且中國內

部，其近代的生產方法若日益發達，換言之，卽日益資本主義化，則對於政權統一的要求，亦必益爲明顯。不論那一個民族，若其經濟的生存不發生矛盾，是決不加入政治的關係的。由此意味，中國政治的統制形式在將來推移的方向，我們儘可於中國社會經濟生活要求之變遷中觀察出來；而中國內部所要求的政治的統制形式則可於其經濟組織之變遷如何觀察而得。

但是，因爲使中國陷於混亂的種種事情，中國近代社會之自身在一面也未嘗不要求「政權的統一」與「強固的中央政府」；不過同時在他面却繼續着政權的分裂作用。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則我們應該明白原來構成中國近代社會的「資本」並不是立於同一利害下的單一的資本，我現在略去詳細的數字，大概的來說一說：要知道在中國代表近代的資本主義的紡績，煤礦，鐵道三種事業，外人所有的資本乃直與華人相等。尤其像既成的鐵道，由外人設辦者達千零二十哩，而所名爲國有的全數四千七百九十八哩中又大半是借款鐵道，質言之，可以說是華人自設自辦的不過五百八十哩而已。然而此種占有優勢的外國資本，都各日託庇在他利害不同的本國政府的保護下面的。在中國資本，其所要求的政府，自然要是能夠保護中國自己的資本的；可是同時中國的外國資本所要求的政府，却要能夠保護外國資本的，故如英美法日俄各國資本所要求的政府遂只求他能夠爲各人利益的保護者。於是俄聯馮，日擁張，英美結吳孫，各國的資本互相排擠以實行中國政權之分裂作用。這是事實，誰都不能否認的。外國資本因受本質的要求之敦促，爲保證其自由活動起見，於是在一面要求中國政權之統一，主張廢除釐金，大聲呼喊建設起強固的中央政府；但在他面却實行這樣的政權之分裂作用。質言之，這完全是一種兩頭論法(dilemma)。因爲要使各國各以其資本安心的交託中國政府之保護而停止其對於中國政權之分裂作用，這簡直是比建設強固的中央政府更不可能的事。但是，如其欲建設起強固的中央政府，則資本的政權分裂作用無論如何非停止不可。這總不能說是完全的乞食論法（Petitio Principi）罷？

但是這樣矛盾的發展却是進向更高的的社會關係之唯一的道程，是社會發達之普遍的原則。自由競爭是資本主義之母，雖然在一面若無自由競爭，資本社會是無從產生的，但在他面

却總是資本社會的桎梏。因此之故，在較爲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常廢止自由競爭而另作加特爾或托拉斯。因各國資本間利害的衝突，於是惹起世界大戰。但爲保護資本之自由而統一的活動起見，各國資本不得不避免鬬爭以求協調。所以戰後第一椿事大家即努力於交戰國間經濟的障害之打破，實際上，大戰的元兇却是資本主義本身。一言以蔽之，資本在一面是互相競爭，但在他面却反了一個面，在要求協調。這在中國，當各國資本互謀協調的潛在意識顯現心頭時，於是就有中國共管論；當其爭鬬意識顯現時，則有中國瓜分論。但是，矛盾的發展是進向綜合的歷程。廢止競爭與鬬爭，而向着協調，獨占統一以發展，這本是資本社會發達之普遍法則。因此，由各國資本之協調，遂謂將一定沒有要求中國政權統一的時機，這是誰都不能保證的。但是現在，中國的近代社會却依然是在此矛盾的歷程上急急的前進呢。

柯祖基在其所著"Sozialismus u. Kolonialpolitik"中有云：『對於資本家的榨取的反叛，要是榨取到了某種的高度，這是到處都會發生的。在自己國內，其國內資本的背後，有的是國權，有國權爲之保護，所以儘可安心。但是到了國外，却沒有這樣穩妥無虞了。並且因爲他是有礙外國資本的安全，所以其間像對於全體資本家之榨取的那種根本的無產階級的反抗，雖不一定是有，但像負有外債的農業國的官吏與所有階級，他們自己爲謀實行資本家的榨取起見，却儘有進而利用這個脫離外國資本的壓制的機會。例如英國有許多資本曾以南美國有鐵道礦山之破產而完全喪失，推厥原因，殊並不是由於缺乏付償能力，其中却有許多不過是拒絕付償。』所以我想，就在中國，其近代社會之矛盾，也是可由排外運動的澈底，資本的等質化來解決的。即中國之近代社會，到了將來成爲由立足於華人資本的中國資本主義所組織的時候，則中國對於強固的中央政府必發生單一而等質的要求。而中國國內的外國資本若一旦失其保護，那時，外國資本之流入勢必至斷告絕。但是現在的中國，若無外國資本之流入，其國民生活已簡直不能保持，這是我們由觀察俄國便可明白的。因此，中國近代社會展開的方向，勢惟有視外國資本對中國資本，以及外國資本間相互競爭或協調之發展如何而定了。不過話又說回來，中國內部社會之推移，

到底是怎樣呢?

在中古時代因社會的結合之紐帶的崩解，於是產生資本而近代社會的成功，則爲資本發達的動因。質言之，近世社會發達的過程，實卽資本蓄積的過程。因此，中國內部社會之如何推移，實無異是中國內部社會如何資本主義化之問題。在中國內部，其資本的蓄積非常遲緩：這是一般人所公認的狀態。推厥原因；中國地方，其剩餘價值的大部，都是屬於外國資本的，這也許便是一個原因。但是照普遍的法則的展開來說，雖然是中國內部社會但其終有一日成爲資本主義化，則爲確定的事實。猶中世的社會終有一日變爲近代的社會。不過以擁地至四百三十萬平方哩之廣，人口至四萬萬之衆的巨大的農業國，現在消極的事實固在資本主義爲最後進，以我之觀，恐至將來，必有非仍爲農業國不可的積極的原因之釀成。『資本主義爲保持其自身的存立計，則非資本主義地方的存在，實爲其根本的必要條件。』羅含氏此言的當否，茲姑不問，但世界無論怎樣資本主義化，其必需有一定的農業地域，與夫農業的生產爲極難資本主義化的事，這是誰都不能否定的。世界產業資本，當其成立之初，卽先着手於兩美大陸的榨取，接着又分割了非洲，最後乃轉而至中國。倘是世界的資本主義是以一定的農業地域——卽非資本主義的地方——的存在爲其根本的必要條件，那末中國的資本主義化，實無異是世界資本主義之自己否定。所以我嘗以爲中國內部社會的資本主義化，在某程度上必有窮盡不能再近的一天，便是由於這個緣故。

克魯特泡金所想望的中世社會的結合原則，在同時，就是歐文與路易白郎所憧憬的未來社會結合之紐帶。而個人主義的近代社會則爲處於中世社會與未來社會間的東西。社會發展的階段，凡是更高的社會之萌芽，常孕育於舊社會之胎內。使中世社會以之崩解的近代社會，現在正準備着未來社會的條件。或者曾說股份公司異常的發達，就是進向生產社會化的歷程。章勃謂消費組合，其發達的速度，是與資本主義崩解的速度相一致的。穆勒謂在 (Co-operation 中可以認識未來社會結合的形態。(J. S. Mill —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 772) 現在的中國，還是以歐洲中古的財產相續制度——衆子均分制爲其根本原則。而中國特有的商業經營便是以此制度

爲共同經理的根據，於此共同經營的基礎上建設起中國獨有的基爾特。中國這樣沒有在中世社會中孕育其現代社會的萌芽，卽準備著未來社會的條件。原來此種共同經營的事物，若不是完全的 Co-operation，則便無從說起 Co-partnership。但是在這樣『合數家族爲一村，而以一村爲一家族自己選擇裁判官與正義的支配者』(Hornback,—op. cit. p. 35)的經濟的構造上之政治生活，實是「最好的自治生活」正是桑巴爾德的復古的社會主義(Reaktionärer Socialismus)所憧憬的中世社會，Sombart,—Sozialismus u. Soziale Bewegung. 8te. aufl. S. 14) 同時也是主張進步的社會主義的未來社會之形態。質言之，中國內部現在是正飛越過近代社會而向未來社會急進。什麼赤化，這只有對近代社會是可能，若在中世社會與未來社會，則是毫無意義的東西。任風吹也不動的靜靜的行着社會的推移，倘是有這樣的國家，那便是中國了。巨大的東洋的睡獅，奮鬣長吼這樣的事是不會有了，此後大概仍是默默的繼續着闊步罷。

加拿大華僑築路談

張芾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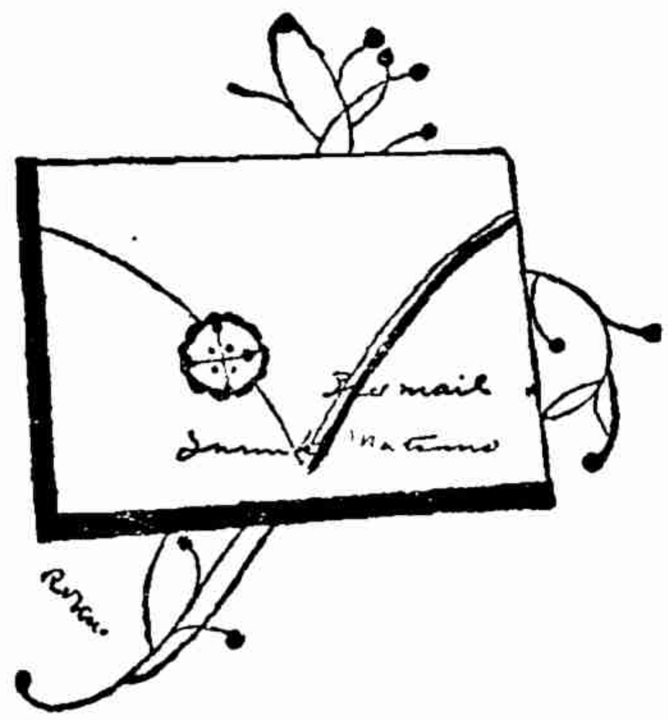
加拿大詩丕亞(Canadian Pacific Railway)公司之鐵路，西起雲高華(Vancouver, B. C.)東達夏路福市(Halifax)，綿亘約三千餘英里。其屬卑詩省由雲高華至笠護市篤(Revelstoke)一段，長約三百八十英里，大部爲我華僑所築。昔日華人應該公司之招，由中國渡太平洋，入坎拿大，爲之披荊斬棘，冒險作工，其罹疫或意外而死者，多至數千人，犧牲可謂巨矣。今者追念往事，除經手築路之華僑遺老外，已不能道其眞相。有廣東新會縣黃冲八黃厚漢君，嘗在詩丕亞公司築路，述當日情狀曰：

『予於一八八二年(光緒八年)由中國搭梳船來坎拿大，同船華人約九十餘名。船至窩市畩市打(Westminster, B. C.)(華僑叫做二埠)，予等乃登岸。時約三月中旬。登岸後居數日，卽由二埠起程往意羅(Yale)築路。同行者約四百人，皆徒步而行，日則行路，夜則懸布帳於山坡樹下而宿焉。無布帳者則懸被以代。及抵意羅，作工祇二日，工頭(西人)又命遷往腦士品(North Bend)

起程時予憶爲該晨七時，同行之華人甚多。誰料天氣不佳，終日下雨，衣服盡溼，寒氣砭人，同行華人有因初到坎地，不服水土，忽染疾病，遂有坐倚樹下而死者，有倒臥地上而死者，予當時見此情形，極爲慘痛，差幸予身體强健，仍能奮然前進。既到腦士品，即在河邊列幕而居，不意河水因天雨而漲，一禮拜內，竟遷幕三次。河水既漲，由雲高華人腦士品之路，有數處爲水所沒而壞，騾車不能通過，糧食不至，而日前運到之各種食物，又漸次告罄，工頭遂命我等轉回意羅，於是飢餓之餘，又不得不立刻起程。當道經歪拿巴 (China Bar) 時，華工之死者甚多，因其時疫症甚厲也。死後無棺可斂，乃置尸石罅中，或大樹下，以待棺木之至，其不及待棺者，即釘薄板以代棺木，甚至并薄板而無之，祇以草蓆或被蓋裹尸埋於土中而已。是時，舉目一望，新塚壘壘，殊令人生怖。及回抵意羅，工作未久，工頭又命我等遷往合坡。(Hope) 時我所屬之工隊，爲第一百六十一號，每隊約三十人。聞當時築路之工人，共有三百八十餘隊云。

「予在合坡作工時，最爲危險，因該處山上突出一巨石，阻礙路線，須用炸藥炸去，方能築路通車，惟大石四周，俱壁立如牆，非人所能攀登，於是豎木爲架，攀繩至石頂鑿孔，爲納炸藥以炸此石之預備。予當時爲鑿石工人之一，每晨緣繩而上，至放工時然後縋下。猶憶此次炸石，用炸藥多至三百餘桶。當爆發時，所有工人皆避匿遠處，然仍有梁某一人斃命。初，梁某本避往他山，踞坐山麓，以離炸石處已遠，乃放心吸烟，孰知有一大石塊被炸藥飛起，正墜於梁某所坐之山上，石塊即乘山勢下落，壓於梁某之背，當時祇聞梁某哎喲一聲，進前視之，已斃命矣。又在意羅之西，約十餘英里之地，有一次用炸藥炸一石穴，聞當時係用二十炮，已發十八炮矣，西工頭以爲藥炮盡發，即命我華人入內作工，不料所餘二炮，忽然爆發，華工由穴射出，如彈子之射出炮管，一時血肉橫飛，慘不忍覩。此次死者約十餘人。至一八八三年（光緒九年）秋，我由合坡遷出參慎河，(Thompson River) 作工約一月餘，幸無意外。後又遷出不毛地，(Port Moody) 作工年餘，華工之染疫而死者多至千餘人。統計在加拿大卑詩省因築詩丕亞公司之鐵路，以染疫及意外而死之華工，乃達三千人以上。予今年六十二歲矣，數十年來，艱苦備嘗。吾等華僑，對於加拿大交通事業致力頗多，惟加拿大人今已忘之，并設四十三條苛例以虐待我華僑矣，嗚呼！

一九二六，九月，於加拿大，錦碌。



緬甸人的生活

黃澤蒼

緬甸僻處南陲，本來是屬於我國的，故在歷史上，地理上，人種上，都和我國有悠深的關係，風俗，文化，經濟，向來都仰承我國的教化，今雖被奪於英，但有十數萬的華僑，經作於斯，繁殖於斯，並且踵接而來的，正不知有多少，所以我們覺得實有調查與研究的價值和必要。

入其市，升其堂，一物的接觸，一舉的動作，都可表現他們的性情。一國國民性的象徵，便是風俗與習慣。

作者旅緬有年，耳濡目染，一舉手，一投足，都和他們有接觸。緬甸經過英國六十年的整頓，闢草萊，斬荊棘，荒涼之區，一變而為繁盛之邦。實業與商工發達，歐亞民族，羣廁身其間。緬甸的風俗習慣，雖漸漸的改了不少，然以千餘年的根基，談何容易！

緬甸人種大概分為傑親(Kachin)，傑仁(Karen)，海苔(Salon)，暹(Shan)，緬甸人(Burmese)，五大支。暹和海苔，一由暹羅移植而來，一為馬來的支派，其餘三種，都是本地的土人。

一　傑親

傑親種多繁殖在上緬甸和西藏毗連諸山脈中；他們沒有衣服，用闊大的樹葉，穿在一起，圍蔽着。一塊長方形的木板，繫在臀部。女子喜歡長頸，常把幾個鐵環，圍在頸項；環數慢慢的增加，頸項便漸漸的伸長。手臂和腳腿，也滿帶着鐵環。外人如果誤入他

們的地域，便要被追逐捕虜。他們下山非常快捷。他們只須把木板加緊縛往，即能順着木板的滑勢，一溜烟滑到山麓追了下來。所以外人若不幸碰着他們，即多生了一雙脚，也逃不出厄運。

敵人捉住了，就繫在火爐旁邊。他們各人手裏各捫着飯塊，圍坐四旁，待敵人因火氣的蒸熱而油汗沁出時，便把飯塊濡着油汗狂嚼。一天，兩天，敵人絕氣了，他們又剖而分食。狗，他們也極嗜好。村落人家所飼畜的狗，每被他們黑夜裏偷去。喫狗的法子，和喫人一樣。

他們原頗繁盛，現在已漸漸同化於緬甸人。這種原始時代的生活，和殘忍野蠻的蠻族，剩下的已很少了。

二　海茶

這是馬來的支派，多散居在下緬甸(Mergui Archipelago)羣島。他們雖和緬甸人雜居，但特異的地方還很顯然。粗糙的皮膚，黝黑的面目，完全是馬來人的外表。男女老少下體圍着一段薄幔，上身便赤裸裸的一絲不掛。女子峯聳的雙乳，每以行動搖擺着也恬然不以為怪。

他們完全以打漁為生，真珠，蚌殼，魚翅，燕窩，這些貴重物品，都是由他們的手裏取出。所以他們都有泅水的絕技，能夠潛伏在水裏三日夜也不要緊。

因為腥臭和鹹質常積在他們的身上，蒼蠅和蚊蟲，幾於無時不釘滿一身。他們生存在緬甸的，為數很少；語言較近於馬來人，飲食起居已大半同化於緬甸人了。

三　暹

他們是暹羅的嫡派，蔓延在緬甸和暹羅接壤一帶的邊鄙地方。近來和緬甸人結婚的，已很不少，文字語言，都自成一體。但緬甸人的語言，多能懂得，丈多寬的烏褲，無襟的上衣，和我國閩省的金門島人很像。

男女都好武，出外常帶長刀，拳術很精，在緬甸頗有名。每有決鬭，得錦標的多是這種人。

邪術也很有名，緬甸的術士，多是他們的專業。據說他們如遇親族死亡外鄉，可念咒使他復活，帶他一路同走；不過不能開口而已。及至到達目的地，乃退咒下葬。

檳榔和烟老葉，無論老少，都極嗜好。兩餐之外，便算此君。老年人的牙齒，多咀黑像蟲咬，便是這個緣故。

生活雖已臻於進化時期，但都是靠耕種爲生。米，花生，糖，馬鈴薯，多能運銷外方。都市行商，爲數很少。

四　傑仁

傑仁多散佈在緬甸各鄉村及都市中；他們所居住的地方，每每自成一小村落。和外人通婚的，在緬甸各種族間，也比較少數。男女服裝，多和緬甸人略同；不過女子兩袖較短較寬；所以和緬甸婦女，有點判別。

他們的皮膚白皙柔嫩；身材瘦削而窈窕，在緬甸諸種族，要算最漂亮了。

生活和暹人一樣的多靠耕種；豆，米，果實，茶，都有種植。畜牧也頗不少。都市經商，和暹人一樣的鮮尠。

檳榔，老葉，烟，茶，也是每天的必需品；但嗜好沒有暹人那樣深，所以牙齒也沒有那麼黑。酒和賭博，禁的很嚴。

宗教多信奉基督教及天主教，原始的佛教，多半已湮沒。他們對於宗教信仰很虔。背叛的觀念，幾沒有存在的勇氣。歐美人到此地傳教的，所收穫的效果，惟有這種人最有成績。

教育多歐化，頗見普及；男女入校，女較男爲多。品質純良而聰穎，所以緬甸的留學生，多以這種人較有成績。律師，醫生，在緬甸諸種族間，也較占多數。充任官吏的也不鮮。

度量很寬，公益心很重；教會設立的學校，醫院，多半是他們集資建築的。中下人家，一時無力捐輸，也喜均攤至五年，十年，二十年。

五　緬甸人

緬甸人爲緬甸的主要民族，所以風俗習慣，比上四種爲複雜；現在分述如下：

一　衣食住

緬甸人最重外觀。我們置身其間，每當夕陽西下，馬路上時常擁滿着漂白的，鮮紅的服裝的少女，成群徜徉，迎風招搖；耳朵手指，時時發現着晶亮的金鋼鑽，照耀的寶石，輝煌閃爍，富比巨賈。然若仔細一探，她們的家富盡在一身而已。寧可斷炊，不可無首

飾；這是她們平素的志願。就使貧困至於無立錐的也不惜棄其清白的肉體，以交換閃耀的首飾。所以我們華僑時常譏誚她們『怕陷廁坑，不懼火燒。』

衣裳也喜顏色鮮艷的，不顧質料的良窳；所以日本出品的布匹，非常時行。外衣都是絲麻織成的白羽團幔，上等的，很像我國的華絲葛和電光緞，平常的都是麻布類。

因為天氣炎熱，婦女都沒有穿襪子，祇套着一雙拖鞋；就是外出，或在校的學生，也都一樣。男子穿鞋的，比較多一點，但還不大普遍；赤脚走路的，觸目都是。

帽子也和襪子一樣的不能和她們結緣，外出，都持着一把紙傘，傘紙繪着很美麗的山水花卉，一傘之值，有的多至六十盾。(約合四十元)緬甸人的手工業的特色，最精巧的便是製傘了。

男子雖在光天烈日下，也鮮有戴帽子的。上流人要外出，或是要去慶祝弔喪頭上才紮着一條絲綢的粉紅巾；既可用以表示尊重禮貌，又可以抵禦炎威。

女子結婚後，如遇慶祝弔喪等等，頸項都要披着一條丈多長的絲紅巾；兩端齊垂至兩股，和男子一樣的表示禮貌。

穀類也是緬甸人的主要食品，魚肉菜蔬，和我國人一樣的視為佐膳雅味。不過熱帶的家畜肉甚粗澀，且含毒質；萬不及我國出產的柔嫩甜潤。魚類雖很多，也腥臭粗淡，嚼而無味。貧困人家，蕃薯葉也是每餐必備的食品；味苦而澀，且粗硬像樹根。蔬菜之類，緬甸人都不懂得種植；所以成為我國人的專業。喫飯以手掬，雖騰熱的菜殽，也不以為苦。每天祗有兩餐，早晚中午，另有咖啡為副膳；所以緬甸的茶居，格外發達；業此的，多為華僑及印度人。每飯如沒辣椒或酸醋，任是怎樣的甘味，也吃不下咽。緬甸人的嗜好，於此可見一斑了。

清水和茶都一樣的注重。茶在上緬甸出產頗不少，其色深黃，味很酸澀，比我國的下等茶還差得很多；所以我國輸入的茶在此頗見銷行。但上等的好茶除了中國人嗜好以外，緬甸人都因價貴，不洽脾胃。因為酸辣的散氣力重，雖多喝點清水也不立見有礙。可是久經醞釀，吐瀉痢疫每年至少要發生數次；蔓延之廣，很覺可怕；但他們仍鮮能覺悟。

緬甸人頗具有美術的天才和模倣性，木頭做柱，鉛版釘蓋的屋子，四面八方，都開了很多的窗戶。整齊的構造，素白的布簾，我

們由外面看去，頗具有一種歐美的景緻。屋的左右，又壘着花圃，鮮豔幽雅，更覺得淸靜逸秀。

屋的構造，離地總有幾尺高；前後左右，僅靠着幾根木柱支持着。寢室和廚房，都位置在樓上，樓下或爲客廳，或爲下人的臥所。他們都是席地而坐，睡覺也多把地板當臥床；所以室的四周，都拂拭的很淸潔。唾壺和脚墊，也預備得很完全。客人進屋須先脫去鞋子。家人除了外出，也不能穿拖鞋在屋裏。

窮人家屋宇的構造，也和富貴人家差不多。不過有的屋頂蓋着茅草，有的單是一層。屋的左右，多另蓋草舍，以住牲畜。每屆暑天，常因爲木料和茅草的緣故，容易遭火災，所以保險業頗爲發達。近來雖已改建磚屋，但以外人較爲普遍。

緬甸人的音樂，宏壯的，罔不得一。每當明月懸空，四無人聲的時候，常有一陣陣哀怨悽涼的歌調，遠遠地送來。飄泊的旅客，禁不住熱淚盈眶。跳舞也很盛行，但非常的古板，很難入目。

二　男女問題

女子和我國無甚差別；嬌嫩白皙，雖趕不上中國的婦女；但她們也有標緻的所在。雞蛋形的臉，細窄的身材，都是她們美麗的地方。若和外人混血的土生，婀娜的體格，烏黑的瞳子，實在不失爲南方美人。

緬甸婦女，本是粗糙的皮膚，黝黑的顏色。混和外國人的血統，非常之多，而尤以中國人最衆。中國人初抵此間的，大抵孤身無侶。後來敵不過岑寂，便討緬女。頭年是鬼，二年是水，(美麗也)三年便迷於鬼；這就我們華僑自己的俗語。及至子女玉帛，羅列滿前，又倦遊思歸。然而大牛既沒有祖國的思想，又俯服於床頭令；於是操緬語，服緬裝，一代再一代；他們的祖先是誰，也瞠目結舌而不能答。血汗盡失，又向緬甸人添丁，可痛可恥！

緬甸氣候眞熱，女子發育較早，十二三歲便屆經期；所以十五六歲結婚的，很爲普通。男女戀愛，非常自由，兩方相慕，男可時到女家談心，父母不特不阻止，且要裝聾作啞。及至愛情成熟，僅須兩方父母同意，便即舉行結婚；什麼媒妁，什麼聘儀，都沒有存在的條件。她們既沒有崇奉天主教或基督教，所以禮節也很簡單，僅由女家延到區長或耆宿臨場證婚。然後由慶祝的友朋，齊聲念佛，便算了事。他們都是男到女家的，和我們中國人的男娶女嫁，適得其反。女重男輕，都是爲此。

男女私逃要是在我們中國發生，那豈不是一樁非常奇異的事？他們如兩人同意，一方的父母不贊成，便可約期偕逃。不特政府沒有法律以爲拘束，父母也無權干涉。不過在私逃後的第三日，只要託人向兩方父母作個形式的求赦，再約定日期，購些老葉檳榔，親向兩方父母以爲懇情之禮，便依然恢復父子母女的關係。既償宿願又省開費；所以一般窮措大，多藉口私逃，以避破鈔。

貞操二字，緬甸人的字典裏，大約是沒有的。前門送舊，後門迎新，正是他們浮萍的民族性的表現。今天和甲戀愛，明天就預備向乙送秋波。既沒有什麼叫做貞操，更沒有什麼是愛情；性之所趨，肉慾而已。所以緬甸的處女，百不得一。公娼制度，在政府已禁得非常嚴厲。但在僻靜去處或路旁設攤的少女，都是操皮肉生涯的。

三　思想

緬甸人性質非常怠惰，沒有儲蓄的思想。上戶人家，除了吃飯，睡覺，裝飾，坐汽車兜風，和女人製造人丁以外，便算一生的義務了。農人在收穫以後，都相率跑到都市冶遊，吃喝，把半年來血汗所換得的代價，一揮而淨。農作期屆，才伸手築債。窮困少年，明天已有斷炊之虞，也還以踢球誘引女人爲樂。

年來有些感於利權的外溢，盛唱排外的論調。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特無甚見效，且徒取怨。印度革命的空氣，吹到緬甸；一般緬甸人也急起倣效，扶出一位名叫 U' Ottama 的僧人，聚衆講演；逐華僑，驅印人，撤退英官，收回國權等等，正當高唱入雲，忽然這位革命家，爲英政府捕去，下入牢獄；於是雲消霧散，革命二字，談虎色變。

緬甸人有一種很野蠻的習慣，有時和中國人結怨，便僱流氓伺隙戕殺。但他終不敢明明白白的決鬪，無論刀劍棍棒，都於行路時，由背後一擊，不管是否有著，便一溜烟跑躲。盜賊無論躲在僻靜去處，或昏夜入室，都先打殺了性命，然後席捲而去；吃虧最多的，也是中國人。因爲他們抱着「殺一中國人較屠一隻狗還值得」的念頭。原來打倒了一個中國人，至少也可刼得幾塊錢。並且中國人被殺有誰替他伸寃呢？

緬甸人非常窘窮，只須請他一頓飯或送點東西，便可隨我們指揮。購物，應得之外，又要多討額外，雖至很小的一顆葱頭，也心

滿意足。

崇奉佛教，至誠且虔，寺宇佛殿，滿塗黃金，巍峨高聳，燦爛美麗。緬甸全部的金塔奚止千數，估以價值，實可驚人。尊崇僧侶的懇切，也罕有其匹。如在車站或佛寺撞見，都要下跪。半夜裏多預備燒飯，紅日未升或鳥雀飛噪的時候，大街小巷，都有一陣陣披黃袈裟的和尚，成羣討飯，一勺飯一匙殽，雖至百人，也須令其無遺。家有喪事，須盡力之所及，加備家用品，待葬後，一一舉而施諸寺院。意謂這樣，才能得着冥中的果報，才能受着佛爺的保庇。死後不致變爲牲畜，生時不致成爲流丐。男子年達十餘，不論富貴貧賤，都要入寺爲僧。有的七天，有的三個月，各隨其便。入寺的那一天，還要在寺院施捨，在家裏請客。開銷的數目少的數百，多的幾千。因爲沒有當過一次和尚，雖至成家白髮，也算不得是成年。

緬甸的僧侶至少在五十萬人以上。寺林裏，馬道上，目的所觸，儘是光着頂，披着黃袈裟的人物。原來他們出家，都是因爲緬甸人的虔奉佛教，既能受人人的頂禮贊頌，又可抱膝高臥，不勞而食。出家的手續又很簡單。既沒有摩頂受記，又沒有什麼三皈五戒。殺生，偷盜，邪淫，貪酒，妄語，和尚們都是很隨便的。參歡喜禪在緬甸婦女的思想，都存着「受佛爺的不棄」的觀念，不但不以爲怪，且引爲十分的榮幸。和尚們和婦女私逃的，時有聞見。只須把那襲黃袈裟除去，便可算是還俗。

四　風俗

緬甸的氣候，晴雨參半。上半年接連的五六閱月沒有點滴。下半年便淋雨連綿，日夜不絕。在四月間，便要舉行三天的潑水禮節，以爲向上天求雨的表示。不管他是路人，婦女，都不客氣地傾盆潑去；他們都是一樣風俗，所以欣然領受，不以爲怪。若是外人，每因不堪其擾，時起爭鬬。年來政府才頒禁令，凡服洋裝及穿褲的，都不准照例。潑水節過後，若仍黑雲不佈，天無雨意，就再聚集衆人，舉行拔索。雨將晴的十月間，家家戶戶，走廊階上，都燃着接連三晚的蠟燭。一行一行的列着，遠遠地望去，輝煌照耀，好像天上羣星。這就是懇求停雨的意思。

因爲處在熱帶裏，揮汗如雨，所以每天都要洗澡兩三次；衣服也不能延至兩天才換。身體上的衛生，很覺得潔淨。但男女老少，都嗜好檳榔和老葉；即在馬路上，也喜噙含一枚，且行且嚼。般紅的老葉汁便隨意吐唾，所以馬路上都處處發現着紅的斑跡。若

在熱鬧的市場裏，加以太陽的蒸曬，人氣的薰蒸，一至其地，聞之欲嘔，觸之暈眩。他們沒有公共衞生的思想，實不讓我們中國人專美於前。

『有禮無體』，這是我們華僑批評緬甸人的話。如有長輩，列坐兩旁，行經其中的，都須鞠躬而過。較恭敬的，且要脫鞋，而後斂手斂脚，誠惶誠恐的踱過。若是昂然的衝過，便要算沒有禮貌。對人談話，平輩以上，都自謙爲奴才，爲下人。稱人爲大人，或主人。坐都像猴一樣的屈膝。男女僅圍着一條薄幔；所以有時不仔細，便很容易露出下體。廳堂之中，雖是閨女，也直挺挺的仰臥在地板上。觀劇除了劇台有椅子，都是席地而坐。演劇平常是天亮才止，所以男女若睡魔來時，常隨便臥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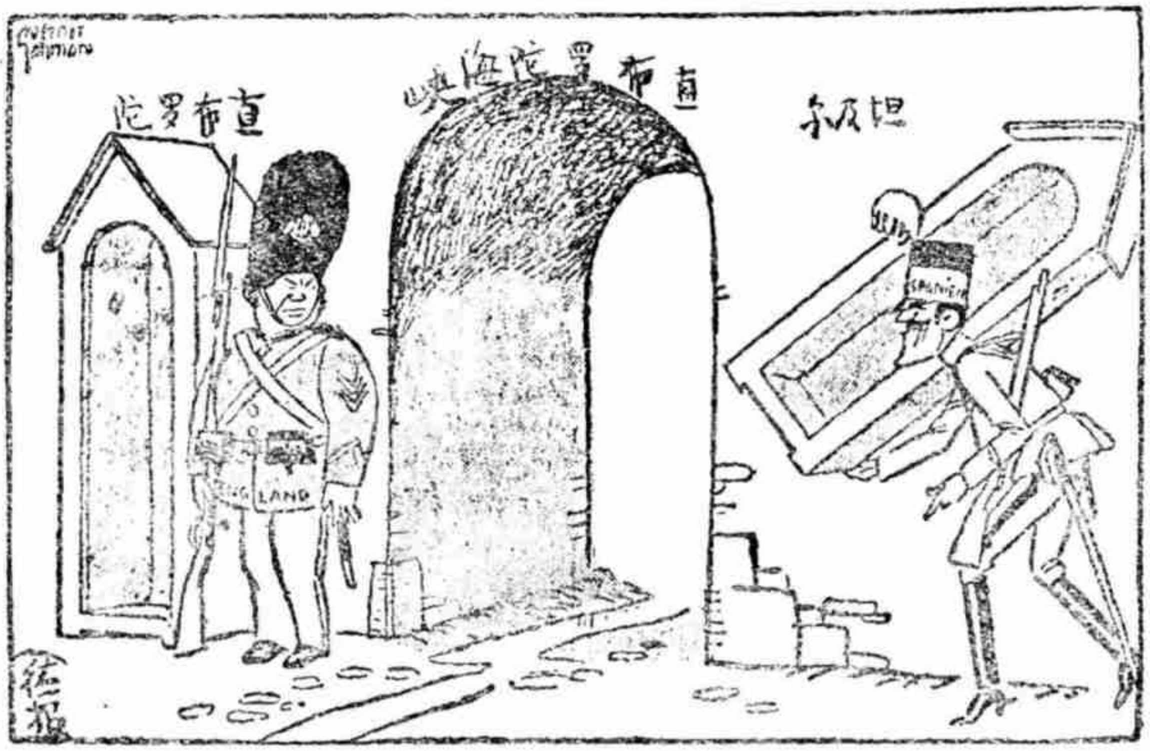
若遇婚嫁，不論親疏遠近，一箇之邀，便惠然光臨，競贈賀儀，引以爲榮；所以緬甸人的婚嫁，罕有折本的。喪事，一面之緣，就翩然臨弔，頌經送葬，般懃哀切，宛如至親。

男子的臀部以至大腿，都刺着龍鳳的花紋。我們中國人，便乘機造謠，說那是諸葛亮南征，曾到上緬甸的邊界。兵士喜奸淫，因爲男女服裝都一樣，辨不出男女；所以索性把黑炭畫在男子的臀部。後來緬甸人竟相習成風，引爲美麗。此說，固然無稽，但亦可以想見我們華僑的心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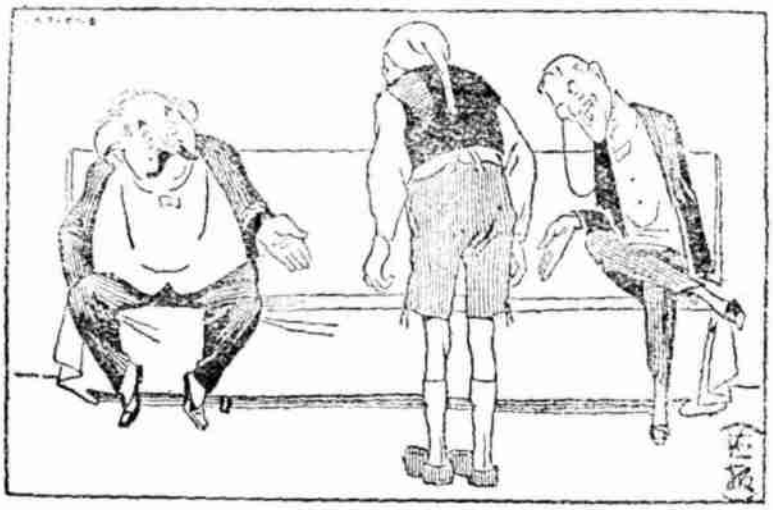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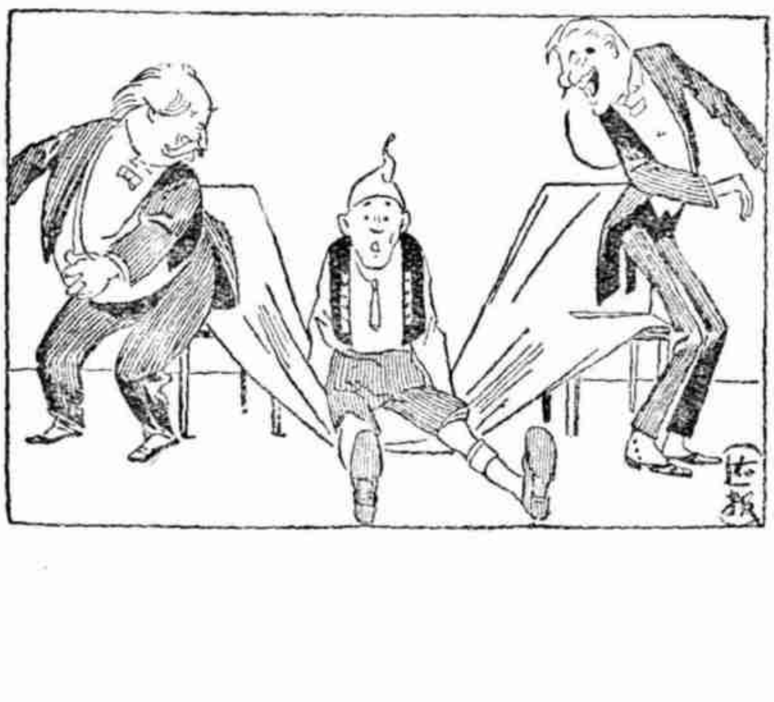
前列四種，已漸漸的和緬甸人同化，現在緬甸人已居於領袖地上，他們的前途怎樣，我們固然沒有勇氣去斷定，但像怠惰，浮躁，迷信，貪顧目前等等，却敢說是他們深重的病症。

時事漫畫（一）



西班牙對英國道：『朋友，你不怕孤寂麼，我來伴你怎樣？』





（上圖）靜悄悄的坐着等老德來進國際聯盟，（下圖）看看他已坐了下去，兩人就立起身來。

時事漫畫（二）



潘格羅將軍掉在馬下了，墨沙里尼用手遮住馬眼，自想我的坐騎當不至受影響罷。（德報）



我們都是爲裁兵——爲裁你的兵而來的（俄報）



墨沙里尼對西班牙希臘兩人道：「警告你們，這是我的東西！」英國笑着道：「好不要臉，是他的東西呢！」



德國加入國際聯盟

育幹

國際聯盟行政會於本年九月四日會議，對於行政會改組會的報告案——即行政會內新設「常任會員」一席，給與德國；及行政會「非常任會員」由現在之六席而增至九席事——皆與以可決；更以此報告案提出於六日聯盟會得一般的贊助，八日聯盟會開會，遂得全體通過。自此多年的懸案德國加入國際聯盟的事，要算實現了。德國在歐戰中本爲協約國所視爲最有力的敵國，現在也居然和協約國參加一起，共同努力於世界和平事業；這在一般人看來，自是很可喜的事情。

德國加入國際聯盟，不僅爲聯盟史上可以大書特書的事件；並且因德之加入聯盟，羅加拿條約的效力，可以實際成立，遂有人以爲歐洲和平得有二重保障，便把這件事當作國際聯盟的成功看待。其實德國加入聯盟的影響，依各國的地位不同，其利害關係，各國的看法也就不一樣。

先就法國來說，法國骨子裏是不贊成德國加入聯盟的；何況這次聯盟所給與德國的又是「常任會員國」的地位，自然暗地裏想要反對。不過她自己不好出面，只慫恿她的與國波蘭巴西

西班牙等國，也向聯盟要求此項「常任會員國」的地位。波蘭，巴西等國在聯盟看來，都是些小國，自然不願意給她們以同等的地位，這一來便弄成近來紛紛退出聯盟的舉動來了。這就是法國對於德國加入聯盟預定的搗亂計劃。法國何以不願德國加入聯盟呢？這理由看來簡單得很：便是法國恐怕德國加入聯盟以後，憑藉常任會員國的地位，操縱於國際外交界中，勢力漸漸膨大；那麼於國際紛議解決的時際，對於自國不免要處於不利的形勢；這就是她反對德國加入聯盟的苦衷。不過現在德國已經加入了，法國還想不想設法牽制她，這是以後的事。

再次俄國也是不滿意於德國加入國際聯盟的。這只要看俄報對於德國加入聯盟得通過後便大肆抨擊說她是『加入無賴外交家所組織之機關，簡直是自陷於國際陰謀家之巢穴』就可以知道俄國不滿意之一斑。俄國何以這樣不滿意於德國加入聯盟？這與法國的心理又是兩樣：原來俄國自革命後，便為帝國主義的國家所嫉視，當作洪水猛獸看待；只德國自改成共和國後，因共產黨很有一部份的勢力，俄國遂想極力聯絡他們，以免外交上的孤立。這種外交政策施行已久，也可以說已經有點成效；不料現在德國資本階級的政黨，居然加入國際聯盟，這在蘇俄看來，自非攻擊不可了。

更就德國自己來看，德國加入聯盟，不過是他們資本階級政黨的勝利，而共產黨的失敗。原來德國政黨，把牠分為兩大階級，還切近實際一點：資本階級的政黨，是主張和法國，波蘭，意大利等國妥協，和英國攜手的。他們主張加入國際聯盟，一齊來對付蘇俄。共產黨呢，却是極力贊成聯絡東方的蘇俄；他們的政策是「東向」政策，這和資本階級政黨的「西向」政策完全相反。這次德國加入聯盟，可算是「西向」政策完全成功了。

德國「西向」政策的目的，含有兩大意義：第一，他們加入國際聯盟後，慢慢的可謀放鬆凡爾賽條約的束縛，這是消極方面的意義。第二，他們加入聯盟後，便謀對於世界政策，和列強並駕齊驅，以恢復其昔日尊榮的地位，這是積極方面的意義。在兩種意義中，後一項尤形重要。具體表現出來便是想藉國際聯盟的轉圜，以恢復已失的殖民地。

論到殖民地，這眞是德國政府人民所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凡爾賽條約把德國海外所有的殖民地都剝奪了，弄得她戰前卓

著的商業國，戰後完全不能與其競爭國家競爭。其最大的原因，便是一方面不能由海外取得廉價之原料，他方面國內的製造品又不能輸入銷場很暢的市場；而過剩的人口，因殖民地之缺乏，也全無出路。這是德國經濟上最大的困難。所以德國人民無時無刻不想恢復其固有的殖民地。

並且他們的野心還不僅以固有的殖民地爲限；便是從前向別人家租借來的土地，例如我國的膠州，也時常在念。在今年一月間，柏林大學神學法學經濟政治各學系組織的學院殖民地協會，和德國政治家實業家所組織的德國殖民地協會合開「中國夜會」，其所發傳單，仍還以中國膠州爲其「防守地」，並還請前青島總督演說。這也可見其用心所在了。不過他們雖然存着這個心思，却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他們知道不能以武力收回其殖民地，所以現在只好利用外交手段，加入國際聯盟。

德國現在要向聯盟會申訴索還她的固有殖民地，理由倒是有的。戰時各國攫取德國殖民地，是藉口不宜於德國統治；現在委任各國統治的殖民地，已經數年，其統治的成績，也不見得比德國統治時代好，這可以作爲索回的一個理由。其次，德國既然加入聯盟，應和聯盟會員國家受同等的待遇，才合會員國家何能再行代管其殖民地？現在法國的人口不過三千八百萬人，倒有殖民地近五百萬方哩；比國的人口只七百萬，也有一百萬方里的殖民地；英國更不消說，她所有的殖民地至達地面五分之一。他國既然這樣？何以世界第三的大商業國如德國而不許其有殖民地？這也是德國一個抗議的理由。這種種的理由，就人類正誼上說，能不能够成立，固然是一個很大的疑問；但在國際聯盟裏，和那些有殖民地的國家說這個話，倒也成爲難題了。

總而言之，德國這次加入國際聯盟，本來是懷着鬼胎來的；國際聯盟向來是以解決國際糾紛爲己任，不知道這次對於重燃帝國主義狠烟的德國問題，又有甚麼解決方法沒有。

南非有色人種排斥問題

育幹

近年白人排斥有色人種，眞是無微不至。他們不僅在本國排斥有色人種入境，便是在殖民地在準殖民地，也儘量發揮他們

人種的偏見。澳洲是不消說「保持白澳」的空氣久已十分濃厚；現在南非洲又在厲行排斥有色人種了。

南非有色人種問題的來源很久其內情也非常複雜。據一九二四年的調查南非聯邦的總人口爲七百三十餘萬人，其中白色人種僅百六十萬人，以外五百七十萬人都是有色人種。在此等有色人種中南非土人約四百九十萬，印度人十七萬，其他阿拉伯人，中國人，馬來人，及以上諸人種的混血種族共約六十萬人。有色人種既比白人多了這許多，自然經濟方面的勢力也要比白人優勝一點。白人在南非洲的，多半從事於田野生活，務農爲業，其中以英人爲最多。

英人之稍有資產者，他們都去加拿大，澳洲等處植民；到南非來的大半是一些小農小商階級。他們的經濟生活，年來因受土人及印度人競爭的影響，頗感痛苦；加以當地產業蕭條，謀生大不容易，因之「赤貧白人」(Poor White) 的人數次第增加。他們的生活，有時還要比下級印度人土人更爲惡劣。因經濟方面之壓迫，遂有排斥有色人種問題的發生。

最近排斥有色人種的兩件事情：一爲「有色人種阻止法案」(Color bar bill)；一爲「隔離居住法案」。所謂「有色人種阻止法案」，乃南非聯邦政府恐怕白人生活將受妨礙，因制定一種規則，嚴禁有色人種之移入。該法案之主旨，係謀保留白人在德蘭斯伐爾 (Transraal) 一帶鑛山勞動的特權。此項法案已於一九二五年通過於議會，依從來的慣習，已有正式認爲法律之意味；不過英本國政府因慮南非土人和印度人之反對，現在還沒有給他批准。

這個法案最無道理處，是僅以皮膚的顏色白不白爲標準，工作能力倒不甚管；又對於工人之工薪地位，在有色人種，亦僅以一定的限度爲止；這都是南非土着工人最受打擊之處；其他有色人種如印度人等，也當然同受影響，現在他們正協力設法向英本國政府申訴反對，務求該法案不成立，不知道能做得到不。

其次對於亞細亞人的「隔離居住法案」，目下也是一個很盛的問題。該法案政府雖還沒有提出於今年的議會，但以各地對於亞細亞人隔離的主張鼓吹甚力，一般人以爲下期議會裏多半要提出來的。這個法案的主旨，就是各都會的商業區域，以及歐洲人居住的區域，都不許印度人居住在內。其所持的理由就

是印度人不潔，不堪同他們生活在一起；又他們的生活程度太低，結果在商業賣買上白人不足與之競爭。這和其他各地白人排斥亞洲人的語調，眞是一鼻孔出氣。總而言之，亞洲民族能够忍受經濟上的低劣生活，以居積致富，這是白種人所萬不及的地方，也就是他們所以嫉視亞洲人的唯一動機。他們恐怕印度人儲金送回本國，足以使南非經濟上發生拮据的影響；却不想英本國在印度，現在種種搾取，還要遠勝百倍咧。

這法案名義上是對於全體亞洲人而設，實際上只有印度人受排擠得最利害。他們的大部份都是由祖先時代舉家移到南非來的。現在經濟上已立有相當的地位；他們生育教養都在南非，對於祖國印度的關係，已經很淺。現在南非政府硬要强迫他們回國，並還補助旅費以爲獎勵，印人因逼迫而不願離開他們生長的故鄉南非的很多，可是苦於排擠利害，無地容身，也只好飄然遠去了。

現在印度人對於這種「隔離居住法案」，反對很力。印度政府已經幾次三番派員向英本國政府陳情，表示反對；在非洲和印度等處印度人自己經營的報紙，對於這種不合理的排斥，也大肆攻擊。因之印度政府與英本國政府對於這項違反情理的排斥法案，已給南非政府以警告，南非政府聽不聽從，現在却未可知；即使聽從以後，實際上的種種排斥手段，恐也不能免除哩。

斯幹狄那維主義

幼雄

所謂斯幹狄那維亞，卽指北歐三國瑞典，挪威，丹麥而言。這三國同位於歐洲之北隅，祖先同一，宗教同一，國語又極類似，其關係的密切，無異於兄弟姊妹。現雖分離獨立，如能聯合而統一之，則必能在歐洲方面造成一種很大的勢力，可以斷言。這就是所謂斯幹狄那維主義了。

斯幹狄那維主義的產出，是在拿破崙戰爭以後，那時列强在維也納會議，把民族主義，採用爲會議原則之一。這民族主義的意識傳至北歐，遂起斯幹狄那維主義的運動。其初這種運動，自然沒有政治上的勢力，不過爲大學教授與學生間的紙上空談。

但後來一八六四年德國侵入丹麥，丹麥假斯幹狄那維主義的

名詞，申訴於挪威，瑞典求其援助同時挪威，瑞典的輿論也以斯幹狄那維主義的見地憤恨德國的強暴。於是所謂斯幹狄那維主義，遂帶着政治的外交的性質。學生之入伍當義勇兵者不在少數。

可惜這第一次斯幹狄那維主義的試驗，竟而失敗，所爭執的許萊斯維西霍爾斯坦（Schuleswig Holstein）終於不歸丹麥，而為德國所有。丹麥人對於該主義的信仰完全消失，所以此後斯幹狄那維主義者的運動，不得不撇開丹麥而專以瑞典，挪威二國為其對象。

但是不特丹麥對於斯幹狄那維主義失其信仰，而挪威與瑞典的聯合成立於一八一五年者亦因此而搖動，至一九〇五年終於破裂。挪威與瑞典間的聯盟，其基礎本不鞏固，蓋挪威人曾受丹麥的統治為時逾四世紀，可謂受盡苦痛，其國民的自覺與獨立思想非常旺盛，他們獨立以後，本不願再以聯合的美名實受瑞典的支配，故在挪瑞聯盟成立之時，挪威人間早有分離獨立論。瑞典提倡斯幹狄那維主義以謀北歐三國之提攜，同時挪威却反狹義的高唱民族主義以謀聯盟之破壞，挪威的獨立。故抱斯幹狄那維主義者雖奔走呼號，挪威人却並不十分信仰，挪瑞同盟的破裂，也是為此。

此外北歐三國同盟之不能成立，原因尚多。如瑞典丹麥互相爭霸，丹麥與挪威素有惡感。而英俄二國因怕三國同盟勢力增大，竭力設法妨害他們的接近，更為重要的原因。

因挪瑞同盟的破裂，斯幹狄那維主義運動為之消滅。但幸而機緣湊巧，世界大戰發生了，北歐三國，因為種種利害關係，不得不互相提攜，謀政治上的協調，斯幹狄那維主義乃得乘時復活。最顯明的事實就是「斯幹狄那維亞的國際會議」。

這會議在戰時及戰後，共計召集九次。第一次在一九一四年十二月，挪威，瑞典，丹麥三國皇帝親自出席商議三國中立政策，與對於交戰國要求之態度，意見完全一致；第二次在一九一六年三月，三國首相出席；同年九月開第三次會議，三國外交大臣出席表明維持中立的意思；第四次在一九一七年五月，決定三國的經濟合作，與物資交換；第五次在同年十一月重行表示始終維持中立；一九一八年第六次會議，三國首相外交大臣共同出席，因經濟合作甚得良好效果，決議此後繼續發展。

至一九一九年五月開第七次會議，則已在戰事終了以後了。三國開始國際聯盟的研究，審議因海戰所受的損失，預備提出。要求賠償，以及三國在俄國的債權財產，有被沒收的危險，應如何保護等等。至一九二〇年二月開第八次會議，又共同商議加入國際聯盟，並承認新興國的問題。

第九次亦在一九二〇年八月，對於一切國際問題相互交換意見，但有極可注意的事情，就是三國主張繼續協調，如有必要，且得擴張此種協調於其他諸國，藉以增大在國際聯盟中的勢力。

在這一次會議以後，斯幹狄那維亞的國際會議不再開了。這因大戰已經終了，整理也已就緒，所以沒有再繼續會議的必要。但三國經歷過大戰時中立的困難，受到共同的經驗，覺得三國實在非一致團結不足以防禦外侮，這實是斯幹狄那維主義運動最大的成功。

這種協調的精神，到現在似乎還保存着，並且努力發展。這只看去年以來三國訂立仲裁條約就可以證明的。去年十一月，瑞典與挪威成立二國間紛爭事件的平和處置條約；其次本年一月瑞典丹麥間也訂結同樣之條約。不但如此，瑞典，挪威，丹麥，且與荷蘭在一九二四年六月相互訂立六種調停條約，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瑞典波蘭間亦訂立調停仲裁條約。以向來互相排擠，冰炭不容的三國，今日覺得有此種協調的精神，要不能不說是提倡斯幹狄那維主義者之力啊。

南斯拉夫的開國功臣巴希吉

何作霖

巴希吉(Nicoolas P. Pashitch)是南斯拉夫王國的前任首相，他的名字在過去的五十年間，不但與巴爾幹半島的政治有關，而且與歐洲的歷史也有密切的關係。東歐方面之漸趨於近代化，和文化上的進步，以及前德國，奧匈王國，土耳其等封建制度的破壞，巴氏實在有不少的功績。他曾任十一次首相，三十次政府官吏，兩次貝爾格拉市長，又曾任最高行政會主席，參議員，專使，全權公使，衆議院議長，布加萊斯德 (Bucharest) 和平會議主席，和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代表團領袖，合計他的一生，

盡瘁於國事的時日，幾乎占了五分之四。南斯拉夫王國的成立，以巴氏之力居多，柏氏實在可以說是南斯拉夫王國的開國功臣了。

巴氏於一八四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生於柴野察鎮 (Zaje-tchar)。及長，進貝爾格拉大學肄業，研究土木工程學。畢業後，復赴瑞士繼續研究。當時瑞士爲歐洲各國政治犯的逋逃藪，巴氏在這個時候認識了許多塞爾維亞的政治人物，並結識了俄國著名革命家巴苦寧 (Bakunin)，後來兩人竟成爲摯友了。他以爲於社會革命未實現以前，必先從事於民族的解放；並且相信援助同種的俄國，就是實現他的理想之必要的工作。回國後，即被任命爲坡扎勒瓦鎮 (Pojarevac) 的市政工程師。是時塞爾維亞國王米蘭 (Milan) 根據一八六九年憲法，濫用威權，施行專制政治，人民困苦不堪。社會民主派領袖馬可維玆 (Svetozar Markovitch) 領導一部分青年在克拉古扎瓦鎮 (Kragu-jevac) 辦一報，名曰輿論 (Javnost)，對於一八六九年憲法頗多非議。翌年，巴氏亦辦一報，名曰工作 (Rad)，與馬氏相呼應。後馬氏逝世，本黨黨徒承他的遺囑；舉巴氏及維廉穆洛維玆 (Vilimirovitch) 爲本黨總理，以實行他的理想。

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巴氏和一部分本黨領袖被選爲國會議員。旋巴氏復被舉爲財政委員會會員。但此時巴氏在國會內僅屬少數黨，沒有什麼勢力。一個月後，巴氏向人民發表宣言，主張解散國會，迫舉行新選舉。巴氏一派竟占四十四席。（共一四一席）巴氏更獲選爲衆議院議長。但國王根據一八六九年憲法所賦與的否決權，對於此次選舉，不予認可。

一八八〇年頃，國民急進黨俱樂部成立，以巴氏爲總理。翌年，創刊一報，名曰自治 (Samonprava)，巴氏任編輯之責。是時急進黨所定的黨綱，大致如下：

『圖謀國民的福利，內部的自由，民族的獨立；解放和聯合土奧治下的塞爾維亞人民；改革財政，司法，教育和軍備；與巴爾幹各國聯盟，首先與門的內哥羅，及保加利亞合作；擴張關於人身的和財產的權利；言論和出版的自由。』

一八八三年，因提莫察卡克拉金那 (Timoctchka Krajina) 地方人民與國王軍隊衝突，急進黨領袖多被捕下獄，巴氏和一部分同事，及急進黨員九十四人被判處死刑，五百六十七人處

無期徒刑，幸巴氏等事先逃往奧國及羅馬尼亞，得免於難。一八八九年米蘭國王退位，巴氏乃得安然返國。旋舉行國會新選舉，急進黨大獲勝利，於一一七議席中竟占一〇八議席。巴氏被舉爲議長，一八九一年，升任首相。他在這個期間內採用新憲法，修改法律，廢除政治犯處死刑的制度。

後來巴氏隨新國王亞歷山大往訪俄皇亞歷山大大帝，藉以促進俄塞兩國的關係。前王米蘭此時正被放逐國外，乘新國王及柏氏外出，乃陰謀推翻現政府，改立攝政，舉行新選舉。急進黨因此大失敗。不久，亞歷山大國王舉行政變，取消攝政制，再行新選舉，於是急進黨又占大多數，柏氏復任首相之職。旋改任駐俄專使及全權公使至一八九四年四月，因前王米蘭回國，推翻急進黨政府，乃辭職歸國。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日，有人圖謀暗殺米蘭，因事機不密而失敗，米蘭認爲是巴氏所爲，乃下令逮捕巴氏及急進黨員。巴氏被監禁於坡扎勒瓦獄中凡九閱月，後法庭科以叛逆罪，判監禁五年。幸而俄，德，奧等國居間調停，以巴氏立卽離開國境爲釋放的條件。於是巴氏乃離塞爾維亞。不久，米蘭又被放逐，巴氏於是復返故國。一九〇一年，衆院表決新憲法，組織參議院，巴氏被選爲參議員，旋又被舉爲最高行政會主席。

一九〇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發生政變，國王亞歷山大及王后達拉格(Draga)被殺。新政府成立，以久被放逐國外的彼得親王(Prince Peter Karadjordjevitch)繼承王位。彼得度量宏大，富於平民政治思想，對巴氏異常信任，因此巴氏得以實行他的計劃。如依議會的基礎而行組織國家，和振興南斯拉夫以前的文明等，都是巴氏的成績。

巴氏施政不久，成績昭著，奧土治下的塞爾維亞人，欽羨不已。奧土兩國恐塞人乘機變亂，因此對於塞國，壓迫愈甚。一九〇八年，奧國合併波斯尼亞(Bosnia)和黑塞哥維那(Herzegovina)二州，想減少塞人的勢力，並且藉此挑釁。幸巴氏應付得當，一方面嚴修戰備，他方面採行關稅政策，結果卒獲勝利。當時土耳其對塞爾維亞和巴爾幹各國素持壓迫的手段，而且往往殺戮耶教徒，巴爾幹各國都痛恨他。一九一二年頃，塞國與保加利亞，希臘，及門的內哥羅組織巴爾幹同盟，與土耳其對抗，於是發生所謂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結果土耳其失敗，被逐至君士坦丁堡。在這個時期當中，柏氏爲塞國首相，統理國政，負運籌的重責，塞國

的勝利，當然不能不歸功於他了。

巴爾幹各國戰勝土耳其後，塞爾維亞得地獨多，奧國大起疑懼，於是鼓動保加利亞人起而力爭，巴氏想求和平解決，乃議定將爭執的問題交俄皇尼古拉第二判斷。後來保加利亞恐俄皇袒護塞國，於是推翻前議，直接派兵攻擊塞國邊界，而第二次巴爾幹戰爭又起。一九一三年夏季保加利亞戰敗，第一次巴爾幹戰爭所獲得的土地，差不多完全失去了。當時巴氏維持和平的苦心和料事的正確，頗足令人欽佩。在這個危急的時候，如果沒有巴氏那樣明敏的手腕，去應付一切，恐怕巴爾幹或歐洲的歷史另外變更一個方向了。

一九一四年，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約佛(Sarajevo)暗殺奧國皇儲事件發生後，巴氏多方設法，希望維持和平，但奧國決定與塞爾維亞開戰，因此向塞國提出著名的最後通牒。有人說當時巴氏知道戰事必不可免，因而痛哭流涕的，這種消息也許是事實。因為他親自看見祖國從前已經遇過不少的戰爭，自然不忍再見他重遭戰禍。巴氏雖然主張和平，但奧國不肯讓步，於是空前未有的世界大戰，終於爆發了。

在世界大戰的期間內，巴氏仍為塞國首相，除應付政府的種種困難問題外，並參與南斯拉夫委員會。該委員會於一九一五年設於羅馬，由奧匈治下的塞爾維亞克羅西亞(Croatia)及斯洛伐尼亞(Slovenia)等要人組織而成，目的在與塞爾維亞聯合的。一九一六年八月，巴氏與南斯拉夫委員會代表簽押「哥甫宣言」(Declaration of Corfer)表明塞爾維亞之民族的和土地的要求。

一九一九年和平會議開幕，巴氏為塞國代表團領袖，竭力奮鬬，「哥甫宣言」內所載關於塞爾維亞土地的要求，差不多完全實現。一九二一年，柏氏為首相，批准獨立政府的憲法。迨凡爾塞，特列安郎(Trianon)及綏佛爾(Sèvres)等和平條約簽押後，巴氏更藉同僚的援助得以鞏固本國的內外政策，維持列國的關係，並且與新成立的小協約國互相合作。此外如參加國際聯盟，與鄰邦簽訂通商條約，農地的改革，衛生狀況的改良，設立大學三處及其他的學校和醫院，組織國家押款銀行，改良鐵路，整頓交通，改革海港，組設商船等，都是巴氏的功績。

歐戰以後，南斯拉夫王國沒有發生過政變，議會政治也循着

正當的軌道進行。這種情形是東歐各國中所僅見的。一九二五年三月，哥羅西亞農民黨副總理拉狄芝巴佛爾（Pavle Raditch）發表宣言，放棄反對巴氏的態度，並在國會內宣布：克羅西亞人以後放棄分離的主張，承認南斯拉夫政府，容納憲法。是年七月，農民黨總理拉狄芝史梯芬（Stephan Raditch）與國民急進黨訂立協定，共同組織聯合政府。這個政府一直維持到現在。至於克羅西亞農民黨所以反對國民急進黨，因為他們恐怕克羅西亞的名稱文字（塞克人的言語彼此相同，但文字則各異，塞人用古斯拉夫文字，而克人則用拉丁文字）和信仰天主教的權利，漸次消失的原故。這協定成立，於是兩黨間的隔膜，從此消除了。

巴氏現年八十一歲，鬚髮皆白，但精神體質，依然強健。南斯拉夫王國之所以有今日的進步，大抵皆賴於巴氏五十餘年來努力奮鬥的結果。從前凡遇政治上發生危機的時候，無論贊成巴氏政治主張的人，或者是他的政敵，都異口同聲的說：『這個非巴氏不能解決的』；大有『巴氏不出，如蒼生何』之概，可見巴氏在國內的地位，如何的重要了。

蘇俄第二李寧斯塔林和他的政策

何作霖

蘇俄自從李寧（Lenin）逝世後，聲勢稍為頓挫，繼起的人物，因為威望較淺，所以不大引起世人的注意。但是最近俄國又有第二個李寧起來了。這個人是誰呢？就是最近推翻徐諾維夫（Zinoviev）和開美諾夫（Kamenev）的勢力，總握共產黨大權的斯塔林。

斯塔林（Stalin）和李寧，脫洛斯基一樣，都是以別號著稱於世的。因為在俄國帝政時代，警察防範很嚴，因此革命家不能不改用別號。李寧的真名本來是阿蘭諾夫（Vlianov），脫洛斯基的真名是布郎斯坦（Bronstein）。至於這個世所稱為「第二李寧」（Heir of Lenin）的蘇俄新首領斯塔林，他本來的名字是叫扎加七維里（Djugashvili）的。「斯塔林」即俄文「鋼」字之意，聽說是李寧在生時因為他賦性堅強，所以替他安了這個

名字的從前有人把俄國鮑爾希維克黨領袖按他們的性質分爲兩種人物，一種是設謀者，一種是煽動者，而以脫洛斯基爲後一種的代表，以斯塔林爲前一種的代表。斯氏的性質剛毅，態度冷靜，他除了極重要的情形以外，很少出來向羣衆作公開的演說。他所發表的話，雖然不多，但是都値得小心考慮的。

斯氏本來是喬治亞人（Georgia），一八七九年生於高加索山脈南的卡提斯省（Kutais）。身材很高，長着兩撇黑色的鬍子，眼睛帶着沉思的神氣，皮膚呈橄欖色，證明他是亞洲的人種。聽說他有一次接見日本大阪每日新聞記者布施勝治，當他誠懇的行握手禮的時候，就說：『歡迎，歡迎，我也是亞洲人啊。』從他這句話便可想見他對於亞洲人的態度了。年少的時候，他的父親把他送進神學院去研究神學。但以斯氏這種的人物，那裏肯受這樣的教育呢？果然不久，該校的教師竟以斯氏賦性好亂，把他驅逐出校了。從此斯氏乃投身於革命的生活，與俄國社會民主黨聯絡。後來社會民主黨分裂爲鮑爾希維克黨（卽多數派）和門希維克黨（卽少數派）兩派，前一派主張立卽舉行社會革命，後一派則主張於工業的勞動階級未充分發展和受有相當教育足以獲取政權以前，仍須維持初期工業的發展。斯氏則加入鮑爾希維克黨。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鮑黨獲得政權後，卽正式改名爲共產黨。共產黨的主張，以爲各國和各民族團體關於文化上，雖有完全的自治權，但關於勞動者與資本家間的階級鬬爭，應該完全超出國界。斯氏也是抱這種見解的。當時喬治亞人民很受俄皇的專制，於是有主張國民革命的人起而謀脫離俄國的羈絆，但斯氏對於此事，不大注意，而特別注重於傾覆全俄的君主制度。

從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七年間，斯氏除參加在斯德哥爾麼(Stockholm)及倫敦舉行的社會民主黨會議以外，並從事於全俄的革命運動。在這個期間內，他常常和俄皇的警察衝突，因此，所謂被捕，監禁，和逃避等，遂成爲他的家常便飯了。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鮑爾希維克黨舉行政變的時候，他於是變爲軍事革命委員會中的一個重要人物。

斯氏從前在蘇維埃政府內並沒有當過什麼重要的職位，所擔任的位置如民族委員和農工視察委員等，都是不大重要的。在一九二二年以前，一般人很少把他當作繼承李寧主義的候

袖人的。但一般的共產黨徒，都把他看作老成的革命家，說他勇敢而且誠心去從事革命工作。他是李寧最信任的人物之一，然而一般人都不相信他有領袖的資格。

到一九二二年秋，斯氏的機會到了。在從前，黨祕書的職務，本來不是特別重要的，他的任務，不過是預備對於各黨機關的通信，和規定宣傳員的宣傳大綱罷了。自從他任黨祕書後，就把他變爲共產黨的中心機關，改稱爲「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祕書長」，於是他顯然成爲共產黨的領袖了。

斯氏對於蘇俄政府政策的最大貢獻，就是主張與農民諒解。一九二四年秋，他曾發表過一次極重要的宣言，是和此事有關的。那時候俄國的村落情形，頗爲不安。斯氏的故鄉喬治亞也發生過一次變亂。同時有一部分暗殺黨襲擊蘇維埃的官吏和報館通信員。後來斯氏召集共產黨村落機關的祕書，向他們提出確定的法律，並規定許多建設的方法，使農民順從共產黨的統治，不久亂事就也平復了。

本年正月第十四次共產黨大會開幕的時候，斯氏主張的農民政策，竟得絕對多數的贊成，於是他大獲勝利；徐諾維夫一派，完全失敗了。斯氏的所謂農民政策大略即：（一）土地租借的許可，（二）農村中勞力雇傭的許可，（三）廢除關於制定穀價之行政的強制權，（四）稅制的整理，（五）實施關於促進農產使成爲商品化的規條，以增進農村的生產而圖國家經濟之更大的發展；同時並實行一種政策將大部分的中農，離去中立狀態而加入無產農民方面。——這個可以說是他的對內政策的一部分。

蘇俄於最近二三年來，尤其是於李寧死後，一部分的共產黨員，對於所標榜的世界革命的計劃，頗有抱着懷疑與失望的態度，而其鮮紅的色彩，也逐漸傾於淡化。當着這個時候，竟有人拿着世界革命的旗幟，大聲疾呼，說『李寧主義的最終目的，依然在於世界革命，現代世界大勢，已明白證實世界革命之可能』的，這是什麼人呢？就是斯塔林一派的共產黨徒。

現在俄國共產黨的大權，差不多完全落在斯氏的手裏，而且大多數的共產黨徒，都很信仰他，所以他的一切的政策，差不多可以說是蘇俄的政策，無怪世人稱他爲「第二李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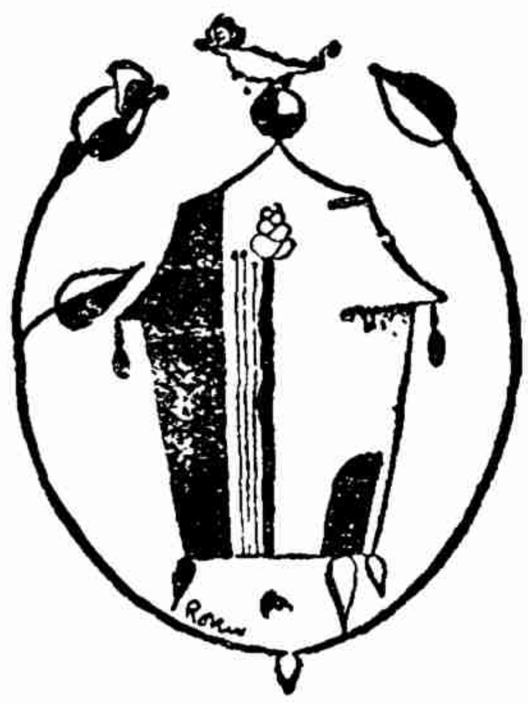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出版

思想史 學術史

哲學 文學 政治學 法學 經濟學 社會學 教育學 美學

中國哲學史大綱	胡適	上冊一元二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梁漱溟	一元二
印度哲學概論	梁漱溟	九角
西洋哲學史	瞿世英	二冊二元
歐洲思想大觀	林科棠	六角
近代思想	過耀根	二冊一元一
近代思想解剖	唐敬杲	二冊六角
現代思潮	甯庶熙	五角
現代哲學概觀	黃懺華	二角半
近世我之自覺史	蔣百里	五角
清代學術概論	梁任公	六角半
歐洲文藝復興史	蔣百里	五角半
文藝思潮論	樊從予	六角
近代文學思潮	黃懺華	四角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憶秋生	三角

歐洲政治思想史	高一涵	上卷九角
大陸近代法律思想小史	方孝嶽	二冊一元五角半
經濟思想史	臧啟芳	四元
經濟學史	王建祖	一元半
經濟學史概論	周佛海	五角半
經濟思潮小史	李澤彰	一角
社會主義之思潮及運動	李季	二冊二元
社會改造之八大思想家	毛詠棠	八角
社會學史要	易家鉞	四角
教育理想發展史	鄭壽麟	四角
教育思潮大觀	鄭次川	七角
現代教育思潮	鄭次川	三角半
晚近教育學說概論	王駿聲	四角
晚近美學思潮	呂澂	二角
近代美術思潮	黃懺華	二角半



完形派心理學與行為主義

高卓

一　引論

行為主義的正式成立期為一九一二年，其始祖則當首推華特生。那時傳統的心理學方以內省法為心理學主要的方法，而以觀察，實驗為其助手和附庸。這也是無可怪的，因為傳統心理學的對象，由靈魂而為心由心而為意識，都以『主觀的』為心理學的特色。觀察，實驗之所及的為身體各部的表現，而不足以直透意識，所以心理學者遂以為不得不利用內省。而且傳統心理學的領土的本部為成人心理學，而成人的意識的內容可以用語言傳達，所以內省法儘管困難，究竟有應用的可能。至於動物，則不然了；牠們不能用語言報告其內在的意識，所以動物心理學者之研究動物乃不得不放棄內省法而專用觀察和實驗，於是觀察和實驗遂由助手而成主幹，由附庸而為大國了。其初，傳統的心理學者還瞧不起動物心理學者，以為他們只是研究動物學而非心理學，其後，這班動物心理學者乃大整旗鼓而與傳統心理學宣戰了，以為內省法甚不可靠，不足為科學的方法，而且動物心理學既可純用觀察和實驗而饒有成績，難道普通心理學竟能自成例外嗎？於是心理學界中遂有異軍特起的行為派，而傳統心理學乃不得不改攻而為守。

但是行為主義從成立以來，雖有十多年的努力，而傳統的心理學，佛洛伊特派的心理學，加爾京斯 (Mary W. Calkins) 的主體心理學 (Seef-Psychology) 都各佔有一部分的勢力。自

一九一二年惠塞墨 (Wertheimes) 的關於運動知覺的實驗的研究 (Experimentelle Studien uber das Sehen von Bewegung) 發表後完形派心理學 Gestalt Psychologie) 又正式成立，和行為派心理學可算同年。苛勒 (Köhler)，考夫卡 (Koffka) 和惠塞墨相呼應，而使其所謂完形主義盛行於歐，美。際此羣雄崛起的時候，行為主義者殊覺有自固其壁壘的必要了。

現在關於行為的解釋，布洛特 (C. D. Broad,) 以為可有三種(見 C. D. Broad, The Mind and its Place in Nature)。第一種為實質的生機論，(Substantial Vitalism) 假定一個『隱德來希』Entelechy 或靈魂以為解釋行為的工具。第二種為偶現的生機論 (Emergent Vitalism) 以為部分合為整個時，便另有一種特性而非各成分之和所可解釋的。這種生機論沒有靈魂或『隱德來希』的假定，而僅以整個的組織解釋整個的行為。第三種為機械論，以為整個可以分析而為各部分，且可用各部分的性質解釋整個的行為。布洛特雖未舉例以實其說，我們却可以利用其說以示各派心理學所處哲學上的地位。第一種的生機論有杜里舒 (Driesch) 和麥獨孤 (W. McDougall)。第二種生機論在心理學中則有惠塞墨，苛勒，考夫卡等的完形主義。至於布洛特之所謂機械論則可有聯念主義的心理學，將意識內容分析而為感覺，然後由聯念以解釋種種心理作用，如知覺，記憶，推理等。完形派心理學以為行為主義將行為還原於反射作用，而以交替反應解釋一切行為，根本上和聯念主義同帶有原子論的色彩，所以行為主義也應為機械論之一種。這種關於行為主義的評價固然有中肯處，可是行為主義和原子論究竟形同而實異。這層等後來再說，現在只是要使我們明瞭心理學的糾紛。

可是在這種糾紛之中，只有行為主義還是循著向前走的路。最以舊派著稱的麥獨孤也曾以『行為的研究』稱其所著的小本心理學，可見心理學的對象由靈魂而為心靈，由心靈而為意識，由意識而為行為，實為心理學進化應走的路。而且靈魂之一概念昔曾用以為心理學研究的對象，而今則僅退而為宗教，魔術及靈學會中常用的名詞，又安知意識，感覺，知覺，注意，影像等不和靈魂同歸宿呢？然而近來的完形派心理學也未必全沒有

根據。本文的目的就想略述完形派心理學的大意和其對於行爲主義的批評，然後討論其批評的得失而予行爲主義以正當的估價。

二　完形派心理學與其對於行爲主義的批評——(甲)分析法

行爲主義的政敵固不僅爲完形派，然而完形派心理學方盛行於歐美，歐美的心理學界方大受其影響，所以完形派心理學對於行爲主義的批評具有較大的勢力。要擁護行爲主義，乃不得不於完形派的批評有所答辨。

完形派心理學所最反對的爲原子論的假設，以爲這種假設決不足以解釋形狀(form)關係(relation)容積(Magnitude)，類似(similarity)的知覺及思想作用等。克黎斯(von kries)在一八九八年，比欠爾(Becher)在一九一一年就曾發表過這種意見。所以一九一二年，惠塞墨的論文並不全是創解，然而完形派心理學的成立却以這篇論文爲始。

惠塞墨對於運動知覺的實驗研究的結果，而知流行的關於運動錯覺的學說有一個通病，就是以爲知覺可分析而爲種種原素。如麥勃 Marbe 的後像混合說；馮特 (Wundt) 的眼球運動說；哀司納 (Exner) 斯特恩 (Stern) 等以爲運動知覺由於特殊的感覺作用和旁的感覺原素不同；還有一說以爲運動知覺實賴有一種較高的綜合作用。惠塞墨以爲其所實驗的結果足以推翻這些帶有原子論臭味的學說。他用兩條黑線呈現於白地之上，一線垂直，他一線則成水平。假使這兩條線同時呈現，便可互成直角。假使一線呈現之後而繼以他線，而使其間相隔的時間較久，則其初第一線靜止，其後第二線靜止；假使其間相隔的時間較小，則二線同時靜止不動；又假使其間相隔的時間介乎二者之間，則第一線似乎向第二線上轉動，而復回來恢復其原來的位置。這第三種現象，惠塞墨稱爲錯覺的運動(optimal movement or "phi phenomenon")。注視者的眼球並沒有可以移動的機會，所以這種幻覺決不由於眼球的運動。這種試驗重要的結果可有下列三層(一)被試驗者說自己所看見的不是線，只看見有些物事正在運動；(二)所看見的也許

只有一線；(三)也許有部分或斷片不時呈現，但是這些部分和斷片到運動完成之後纔可以看見。尤可注意的就是有些被試驗者報告他們只看見運動，可沒有看見運動的主體；這種現象，惠塞墨稱之爲『純粹的錯覺的運動』“pure phi”，除了看見運動之外，不能復加以任何種的分析或敍述。因此惠塞墨遂結論以爲運動不建築在固定的原素之上，也不能分析而爲靜止的原素。運動的知覺既然如此，則一切知覺或也不能自成例外，於是惠塞墨乃進一步而以爲知覺統不能分析而爲簡單的感覺的單位，更不能以這種分析爲解釋的工具。由他看來，刺激情境(Stimulus-situation)的各成分以及知覺本身統應視爲不可分析的整個。而且刺激的形狀，和其相互間的排列，以及其在空間上的模型統爲決定知覺的要素。其所謂完形者蓋不僅指空間上的完形，而且還包括前後刺激呈現的時間，空間的距離，刺激的強度以及一切可以影響運動的各成分。所以完形的部分若有改變便可以影響及於全部，而全部的構造，位置，和情境又可以決定其部分所有的意義。這可算是完形派心理學基本的理論。

苛勒以這種態度去研究猴子，考夫卡以這種態度去研究兒童，而各予完形論以不少的證據。苛勒所試驗的動物雖不僅猴子，然究竟以猴子爲主體。他所做的試驗也很有多種，我們爲篇幅所限，只能舉兩個和完形論有關係的例子。

第一個例，我想舉他所做的最著名的灰色箱子的試驗。他用兩個箱子，甲與乙，以食物放在灰色較淡的乙箱內，而甲則爲空箱。經過多次的訓練之後，那被試驗的猴子已經知道選取乙箱了。於是苛勒以甲箱換而爲丙，使丙箱的灰色更淡於乙，而放食物於丙箱之內。猴子反應乙箱的次數已多，則照『多次律』(Law of Frequency) 說來，此次應舍丙而取乙，可是試驗的結果却適得其反，所以苛勒以爲猴子所反應的不爲獨立而無意義的部分，而爲互相關聯而不可分離的整個的情境。他對於雞及兒童也做過類似的試驗，得到類似的結果。

第二個我所要舉的例和第一例可互相發明。苛勒把猴子關在鐵欄之內，而放置香蕉於鐵欄之外。猴子的旁邊放兩條竹竿。牠要取食香蕉，便不得不用兩條竹竿套成一條，然後用這條較長的竹竿向鐵欄外鈎取香蕉。假使有甲乙兩條竹竿，乙竿比甲

竿細，又假使猴子已知道聯接竹竿的方法，牠常把粗的竹竿甲放在左手，細的竹竿乙放在右手，然後用力將乙竿套入甲竿的孔內苛勒後來換甲而為丙，而使丙更細於乙。於是猴子的反應便也變化了。因為牠把乙竿改放在左手，而將丙竿放在右手，然後用力將丙竿套在乙竿之內。所以苛勒以為此處猴子所反應的也是完形，也是整個的情境而不是個別而各自獨立的刺激。

考夫卡懷抱這種完形主義以研究兒童的經驗，於是完形派心理學遂侵入兒童心理學的區域之內了。他以為關於兒童意識的問題可分兩層：第一，兒童究竟有沒有意識？第二，兒童若有意識，則其意識當屬於何種？他以為第一個問題是不成其為問題的，所以他就討論第二個問題了。一般心理學者多以為兒童的經驗和成人不同之點就在於兒童有較少的感覺和較少的聯念。考夫卡則大不以為然。他以為一個音樂家聽曲和我們門外漢所聽到的不同；音樂家所有的印象比我們完滿豐富。然而這個不同，考夫卡以為決不由於感覺或聯念的多少。兒童的意識和成人比較也好像一般人之於音樂家不同固然不同，可不是由於感覺或聯念的多少。

那末考夫卡以為兒童初有的意識或經驗究竟怎樣？完形派心理學本由知覺入手，所以考夫卡也側重兒童的知覺。他以為兒童看見一個光點，不僅光點而已，是看見這個光點在齊一的背影之上；觸着冷點，也不單是一冷點，而是在平常溫度的皮膚上的冷點。總是言之，他以為最原始的經驗也是完形而不是獨立的感覺。這種意見和一般心理美者確大相衝突，但是考夫卡則以為自己的理論却有充分的論據。苛勒的試驗也是這種種論據之一。旁的論據還不一而足，我們可舉其最有趣味的一個。他以為乳兒所反應的，不僅為聲音，也不僅為顏色，而為其保姆或乳母的整個的面孔。生後兩月之內的小孩能夠認識母親，六個月之內，能辨別友好的和怒視的面孔，而異其反應。假使原始的經驗為雜亂的感覺，則和人面相當的現象當然是光亮，黑暗，顏色等混雜的感覺，隨其面和兒童的轉動而異，且又隨光線的變化而不同，則其面孔必難於辨認了，又怎可希望兩月或六月以內的小孩能夠認識父母呢？

上面關於三位完形論者的主張的敘述，雖頗不完滿，然也可使讀者知道這派心理學的大意了。因為這派的完形論者以為

經驗是整個的，分析的研究反足以失其眞，所以他們極力攻擊心理學上的分析。聯念主義和行爲主義本來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可是同被斥爲原子論的嫡傳。

聯念主義以爲心理內容的原素爲感覺，而以聯念解釋知覺，想像，記憶，推理等。純粹的感覺是否存在，確是疑問，所以聯念主義的分析研究確有可以指摘的地方。至於行爲主義和聯念主義是否爲一邱之貉，則大有辨論的餘地，然而這派完形論者則以爲行爲主義將行爲分析而爲反射，而以交替反應解釋行爲的變化，也可算和聯念主義同其弊。考夫卡且以爲行爲主義之解釋行爲都還原於筋肉的運動和腺的分泌；行爲主義者『不會看見忿怒，恐懼或喜樂，可只看見分泌和四肢的運動』。（見 Koffka, K. Introspection and the Method of Psychology, in Britisl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XV. Part 2, p 113）這種批評未免太和事實不符了，好像紮好一個草人以爲是行爲主義者，然後用箭射倒草人以爲已經將行爲主義者射倒，這不是很滑稽的笑話嗎？

原來行爲主義剛提出後，就有人批評行爲派心理學不是心理學，只是生理學。華特生對於這種批評也曾答辯過。他說：

『祇常生理學家把各個的器官再放在一起，將整個（人）交給我們的時候，我們的事業於是開始。生理學家——純乎其純的生理學家——不知道日常生活中形成個人的動作和行爲的全部情境』（見臧譯行爲主義的心理學頁十七。）

他在討論口頭報告法時，又說：

『他們（指誤解了行爲主義者的主張的心理學家）硬說行爲主義者祇是觀察筋肉和腺的各個運動，並說他研究筋肉和腺的旨趣恰和生理學家一樣。但這可不能代表行爲主義全部分的主張。行爲主義者所研究的是個人的整合和全體的活動。』（同書頁三七）

我們不必多所徵引，也可見行爲主義至少在理論上沒有忘記了整個人，我們至多只可以說行爲主義者於研究時沒有徹底地實行這種主張，可是像考夫卡的批評則只能算是無的放矢了。加爾京斯（Mary W. Calkins）以爲現代心理學如行爲主義，完形派心理學，主體心理學，（Self Psychology）潛意識心理學雖彼此相反，可有一共同之點，消極地說，牠們都攻擊

心理學上的原子論，而不以心理學為研究心靈作用，情形或內容的學科。積極地說牠們統以心理學為生機體，人身或主體的研究。（見 Calkins, Converging Lines in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in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XVI. Part 3）。所以行為主義還是和完形派心理學同站在反對原子論的地位上咧。

然而進一步說，以攻擊原子論為前提，是否須以反對分析為結局究竟還是一個疑問。研究了整個之後，以為部分可不必研究，那就更成疑問了。把整個作分析的研究，是一件事；把整個分析而為原素，而以為這種原素可各自存在而獨立，則又一件事。後者為原子論的代表，而前者則未必然。完形派對於分析的抨擊就在於不明瞭原子論和分析的區別和關係。輕二養化合而為水，我們熟知輕和養的特性，固然不能據此以推測其化合而成的究應有如何的性質。然而研究水的各種性質之後，若不將牠分析而為輕養而加以研究，則又何可自詡以為對水已經了解呢？綜合的研究和分析的研究雖頗相反而實相成。如僅重整個的研究而忽略分析，則是科學發明以前的思想，到現在殊無再存在的餘地。看見個別的樹而不知有森林，固然是一缺點，然而看見森林而不知有樹也未始不是很大的缺點。我們所要求的方法，是一方面看見森林，他方面還知道有樹。這可是行為主義的方法，也不是完形派心理學的方法。所以行為主義儘管有許多缺點，而其缺點也不在於僅重分析。我們對於完形派心理學儘管有相當的信仰，可是牠對於行為派的分析的批評則殊不足動搖行為主義的基礎。

那末行為主義便沒有困難嗎？這又不然，我們若沒有偏見，則必將承認主觀心理學者之所謂意識實可為行為主義的困難的問題。

三 （乙）意識問題與經驗的觀察

內省派心理學多以『主觀的』為心理學的特色，而以意識為其研究的對象。可見意識在傳統心理學中實佔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行為主義者出，以心理學為行為的研究，則不啻把傳統心理學的基本推翻了。所以非行為主義的心理學者尤以這一點為其反對行為主義的主因。完形派心理學對於旁的心理學

問題的主張，儘管和傳統心理學大相背馳，然而於意識一層則和傳統心理學同處於反對行爲主義的地位。我們可用考夫卡的議論作完形派的一個代表。(可參看其所著 The Growth of the Mind, translated by R. M. Ogden, Chapter I, pp. 7–22.)

考夫卡以爲心理學上所用的概念可分兩種：一種是敍述的：概念一種是機能的概念。『譬如我觀察一個樵夫，看見他的工作的效力逐漸減少，可是沒有使我感覺到他是由於怠惰。我還可以限制這種觀察，去決定他每分鐘究竟砍開幾塊木頭，由此而求其逐漸減少的數目。於是我把這種現象，這種效力的減弱歸因於疲倦』這種觀察而得的概念，考夫卡稱之爲機能的概念，(functional concept) 至其所謂敍述的概念 (descriptive concept) 也可用這例說明，『我和無論什麼人都可由樵夫工作效力的減弱而決定其疲倦的程度，而樵夫自己則可作一種完全不同的觀察。他也許覺得他的工作起初較爲容易，其後便覺得難些。或者他可以說，「起頭我覺得精神好些，到後來我可覺得疲倦了。」這種內在的經過只有他自己可以報告的就叫做經驗或現象。無論什麼人都可以決定的事實，如樵夫的行爲，就叫做實際的事物或作用。『想要定義實際的事物，我們可以用機能的概念，而用以描寫經驗的則爲敍述的概念。』

機能的概念和敍述的概念，考夫卡以爲都很重要，惟『尤以敍述方面爲最有意義；因爲……敍述的概念係爲心理學一科所特有。』

『因此心理學有其自然科學的研究法外，還有一種特有的觀察法，不用以觀察實際的事物而用以觀察經驗。』這種方法，舊心理學本稱之爲內省法。但是舊心理學的內省，常側重意識的分析，而將意識的內容分爲各種原素如感覺，影像等。考夫卡以爲內省法既專爲原子論心理學的方法，則他自己所用觀察經驗的方法不得不另立名詞以示區別，所以就名之爲經驗的觀察法 (experiential observation)。

他既以爲經驗和實際的事物不同，所以他以爲心理學和自然科學不能相提並論。『最發達的自然科學，例如物理學，所有概念都是量的概念。物理學的報告常用量，物理學的目的就想把一切質的區別化而爲量的區別。經驗的或敍述的事實可就

不同了」因爲『經驗是不可以數量計的。』

這種關於心理學的主張，不必說是和行爲主義大相衝突了。行爲主義以心理學爲一種自然科學，和旁的自然科學相同，沒有理由去用任何種特殊的方法或任何種特別的材料。所以考夫卡乃不得不於行爲主義的否認意識而有所評擊了。

行爲主義本從動物心理學出發。動物既不能和我們通話，所以敍述的概念實根本上不能存在。這一層都是考夫卡所承認的除我以外的人們和動物究竟有沒有意識，確沒有一個可靠的標準，而尤以動物爲甚。這也是他所承認的。心理學者所定的意識的標準，考夫卡以爲最重要的約有兩種：第一，生物的行爲可用純粹生理的名詞解釋的地方，便不必有意識的假設；意識的假設只是純粹生理學的解釋確不可能時纔可應用；第二種則定意識的存在以記憶爲標準，以爲動物的工作若有記憶便可假定其有意識。考夫卡以爲這兩種標準都不免於誤謬。就第一種而言，『所謂解釋者常就是決定兩種事實的關係而爲之定若干法則的意思，然而法則就是大家可以應用的公式；所以牠們的對象臨了總是實際的事物。現在若要用旁人所不能觀察的經驗解釋一個生機體表現於外的行爲，那末一切自然科學的名詞便統不能應用了。』至就第二種標準而言，考夫卡以爲也不能無弊。由機能方面的事實而推測意識常不免於錯誤。『譬如一個動物有適宜的發見，你看見這種配得上稱爲智慧 (intelligent) 的成就，當然可以推想這個動物有成就此工作的能力，而這種能力也可以配得上一個「智慧的」的形容詞。然而我們可不能斷定牠便因此覺知自己所做的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可也不得以爲這個動作定須意識纔可解釋。』就記憶說也是如此，動物的行爲儘管像有記憶，然而由此便推定其有意識那就不免錯誤了。

考夫卡雖不承認意識有可靠的標準，却仍不以行爲主義爲然。爲什麼呢？就因爲意識是存在而無可懷疑的。『只有經驗的個體纔可報告其一己的意識，所以意識不受他人的支配。』而且研究行爲而舍意識，考夫卡以爲常可得誤謬的結論。譬如『兩種客觀上完全相同的行爲，若討論其所相隨而來的意識的現象也許就根本互異了。一種完全意識的動作和一種自動的動作看起來似乎相同，但是實際上也許相反；反過來說，客觀

上完全不同的動作若研究其相隨而來的現象，也許是彼此很相類似。』所以考夫卡以爲意識和經驗的觀察在心理學的研究中實佔一重要的地位。

考夫卡一方面說意識沒有正確的標準，一方面又以爲解釋行爲不可便放棄意識。他將如何自完其說呢？原來考夫卡是一位心體平行論者，他以爲敍述的和機能的概念，或內的行爲和外的行爲有密切的關係，但是這種關係不是因果的。『同到前所舉的樵夫的例能。我們所假定的就是他覺得疲倦而他的效力減弱時，他的行爲的兩面根本上是統一的；否則精神與奮之感也可以代替疲倦之感而和疲倦相連了。』因此，他便更進一層而以爲人類和動物誠如行爲派所言，不應有什麼不可渡越的界線。『要解釋動物的行爲也許須假定種種和我們人類的經驗相隨而來的腦作用；……那末動物意識的假設也許有成立的理由』所以他說：『假使我們在中非洲觀察一個黑人的暴怒，而他的語言可不是我們所能了解，我們到底只對於他的行爲一一詳述嗎？就不應該說他的憤怒對中一個目的物或一個人嗎？假使我們可以或必須說這一句，那末我們便可有理由否認人類心理學在科學中佔一特殊的地位，而且我們還很有理由描寫和人類相似的行爲而用描寫人類動作的名詞。』

就意識問題而言我們現在姑慢說考夫卡對於行爲主義的批判未盡中肯，只是他自己所站的地位便很不穩固了。他起頭說由機能方面的概念推測其敍述方面的經驗常不免於錯誤。一個人的流淚也許是由於悲傷，也許是由於旁的原因。若看見流淚便推定是由於悲傷那就陷於誤謬了。但是過了一會他便以爲內的行爲和外的行爲『在實質上互相類似，在事實上互相關聯。』這不是互相矛盾嗎。他在書後註上雖解釋自己沒會矛盾，却也不能言之成理。退一步說，我們就承認他的解釋，然而因爲他主張平行主義，平行主義的困難也就成爲他的學理上的困難了。至於他說行爲主義不應放棄意識和經驗的觀察法，他又不免隔靴搔癢了；因爲嚴格的行爲主義之所謂行爲實已包括意識，而其所用的語言報告法也有一點經驗觀察法的意味，因此下章論行爲主義與意識。

四　行爲主義與意識

一八七九年，世界上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成立時，馮特的弟子自誇以爲自己的心理學已和靈魂脫離了。可是馮特的功績只是替靈魂換了一個意識。舊派心理學無論如何地各持一見，可是對於意識爲心理學研究的對象一層則無或持異議。有些人以爲意識和身體及神經系統的性質不同，爲物質的而一爲非物質的，牠們各成一個宇宙，雖互相關聯，可不互相因果。又有些人受了達爾文學說的影響，以爲意識也是生物適應環境的工具，所以意識遂成爲行爲的指導。然而意識究竟是什麼？則雖主觀的心理學者也不能明白地下一定義。而且意識的標準雖不缺乏，然而可用而無弊的確實沒有。譬如我們睡眠將醒，究竟到那裏纔有意識？小孩胚胎到那時候纔有靈魂？誰也不能說，誰也不能用內省法研究。因此舊派心理學者乃不得不造出種種名詞如前意識，並行意識，潛意識，或下意識等以表示那些不可覺知的意識。這都足以使我們對於他們所謂意識的理論生一種厭倦，以爲要心理學進步，不得不舍去意識而另求去路了。

行爲主義對於意識的見解約略可分三種。第一種以爲行爲外確有意識的存在，不過這兩種事實有分述的必要。行爲主義者所感覺興趣的在於行爲，所以讓內省派心理學者去討論意識。罷行爲主義者之持此種意見的可以白起特祿甫（Bechterew）爲代表

第二種雖也承認意識的存在，但以爲意識不宜於任何種科學的研究，所以不得不屏之於行爲派心理學之外。華特生早年的著作也表示過這種意見。（見"Watson, J. B. Psychology as the Behaviorist Views It," Psycho. Rev 1913 20, 158-177.）韋司（A. P. Weiss）在一九一七年所發表的構造派與行爲派心理學的關係（Relation between Structural and Behavior Psychology Psycho. Rev. 1917 24, 301 317.）及機能派與行爲派心理學的關係（Relation b tween Functional and Behavior Psychology, Psycho. Rev., 1917, 24, 353-367.）以爲構造派和機能派以意識爲對象，當然也可言之成理，但是行爲派心理學卻置意識於不論之列。則韋司的主張正和華特生早年的主張相同。

這兩種關於意識的主張頗足示人以行爲主義的弱點。心理學者素以意識爲心理學的中心問題，行爲主義者既承認意識

的存在，既承認行爲派心理學不能處理意識，那末內省派心理學便大可反攻行爲主義而斥之爲生理學而非心理學了。而且行爲主義在哲學上的地位本爲一元論，現在若以爲意識的現象確實存在，則其主張又自一元論而變爲二元論，可不是以己之矛陷己之盾嗎？因此華特生後來遂進一步而爲第三種之主張，不承認主觀心理學者之所謂意識的存在。他說，『有些學者如湯謨生君 (Mr. Thompson) 說「行爲主義者決不否認精神現象的存在，不過他不理牠們罷了，」那就不免誤會行爲主義的位置了，行爲主義者「不理」牠們，也好像化學之不理點金術，天文學之不理星象學，心理學之不理心靈互通及其他精神的現象。因爲行爲主義者的科學若向前進步，則意識一類的概念便可被推翻而不再存在，所以行爲主義者儘可不研究意識。這纔是嚴格的行爲主義，這纔使二元的心理學沒有立足的餘地。『意識就是行爲，』行爲主義者若能夠以解釋行爲的方法解釋意識，那末行爲主義的基礎，就是主觀的心理學者也不得不承認，而考夫卡對於行爲主義否認意識的批評也不攻而破了。

然而意識如何就是行爲呢？原來行爲有明顯的及隱藏的兩種。寫字，拍球，走路時手腕脚腿的運動，人人可以觀察的，就叫做明顯的行爲。腺的分泌，不隨意筋肉的活動不是肉眼所能觀察的就叫做隱藏的行爲。意識之爲行爲便屬於第二種。意識中的最高等作用，有主觀心理學者之所謂動機、思想等，而意識的統一性 (Unity of Consciousness) 尤其是主觀心理學者所視爲行爲主義所不能解釋的現象。所以行爲主義者若要成立其行爲的科學，便不得不長驅直入以衝破主觀心理學的壁壘。請先論動機，次論思想，復次論意識的統一性。

(甲) 動機　我們向來以動機爲行爲的原動力，哲學者也有以動機爲批評行爲善惡的標準。這當然是一種主觀的現象了。可是近來對於遲延反應 (delayed reaction) 的實驗很足以使我們明瞭動機的意義。譬如在動物面前放著三種刺激，S_1, S_2, 和 S_3, 這三種刺激可引起三種不同的反應，R_1, R_2, 和 R_3。動物以 R_1 反應 S_1, R_2 反應 S_2, R_3 反應 S_3。假使牠因燈光或其他符號的指導，思要選擇 S_2 而發爲 R_2 了，可是實驗者故意加以阻止，使牠暫時不能反應。過了幾秒鐘或幾分鐘之後，恢復牠的自由，看牠能否

仍發爲原有的反應，例如R_2.遲延時間的長短視不同的動物而異，鼠至多不過五秒鐘，貓可達十八秒鐘，犬自一分鐘至三分鐘，十五個月的人類的小孩爲二十秒鐘，兩歲半爲五十秒鐘，五歲則可達二十分鐘以上。遲延的時間若過了指定的限度，牠們被試驗的或者反應，或者反應而失敗。然而在遲延的時間之內，動物之被試驗的，若仍能反應而不錯誤，則必有一種相當的方法。鼠和貓須保持其姿勢，舉頭向著原來的刺激而不轉移，否則牠們便不能無錯誤。人類的小孩和有些狗類可失去其原來的姿勢，而以內在的一種朝向代替筋肉的朝向。這種代替很值得我們的注意，因爲所謂動機實不過是這種內在的朝向。然而這內在的朝向又是什麼呢？亨脫(W. S. Hunter)以爲是一種語言的反應(見其所著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Psycho. Rev., Vol. 31, No.1, P. 9.) 他的目的雖不在討論動機，可是對於他這句話，我們可以表示同意。語言的反應是可以觀察的，或用器具或不用器具，所以動機只是一種客觀的隱藏的行爲。這一層和思想合論，或更可以明白。因此緊接著討論思想。

(乙)思想　思想向視爲心靈最高等的作用，但由行爲主義者看來，也只是一種隱藏的行爲。要懂得這一層，便不得不了解我們對於一個刺激的反應究竟可有幾種。譬如一隻狗，可以引起你的逃跑，可以引起你的懼怕，也可以使你叫一聲『狗』。抽象地作個結束，我們可以說一個刺激可引起三種反應：筋肉的反應，腺和內臟的反應，語言的反應。只是第三種纔是人類所獨有的。這當然有很大的利益，因爲語言可以反應一切不在面前的刺激。人類若只能打球而不能說打球，那末球若不在面前，就沒有方法去反應球了。所以小孩子養成語言的習慣之後，對於環境刺激的反應便可進一步；前此須用手用脚的，現在却改用喉頭上的筋肉和齒顎，唇舌了。其變遷的效果也好像動物於嗅味外，加以視聽等感官，可反應的環境刺激便增加許多了。因此離開刺激，還可用語言代替牠，表示牠的性狀，功用，構造，以及其他種種範疇等。可是沒有達到這種程度以前，語言已早由高聲而變爲低聲了。小孩子高聲的自言自語，常可以看見，但是年齡稍大的兒童或成人，假使沒有和旁人說話，而要反應一種刺激或情境，他不用語言的反應則已，若用語言，也常是低聲的語言。他的喉頭筋肉和齒顎，唇舌雖也有活動，可是不若幼時之容易給

我們觀察了。然是低聲的語言還可進而爲無聲的語言。原來身體上無論何種動作都可以因練習而純熟，因純熟而工巧；不生關係的動作逐漸淘汰而等於零，所剩下的可算是省略的動作。語言的反應當然不能自成例外。語言變了低聲的之後，逐漸變成一種省略體而其結果乃成爲無聲的，也好像文字的縮寫，有些不可辨認了。由行爲主義者看來，所謂思想有大部分就是無聲的語言，其所有筋肉的活動雖不易觀察，然究竟離不了筋肉的活動。還有一小部分的所謂思想，却是身體中旁的筋肉或腺和內臟的活動。(參看 J. B. Watson, Psycholog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Behaviorist, Second edition, Chap. IX.)

我們所要注意的爲語言和思想的關係，請看行爲主義對於這一層有沒有充分的根據。

這種關於思想的理論，由主觀心理學者看來，雖覺得不大妥當，但就日常經驗來說，未始不可以找到相當的論據。有許多人的思想還沒有從低聲的語言化而爲無聲的語言。演代數時默念 $(A+B)^2=A^2+2AB+B^2$，演幾何時默念 $\angle ABC=\angle BCA$ 的實屢見不一見，至於作文章時的低聲吟哦的那就更不必說了。可見構思默想往往不能和言語脫離。拉先勒博士(Dr. K. S. Lashley)的試驗的結果更足爲此說之助。他叫他的被試驗者低聲背誦一句文章，而用精緻的器具記錄其舌頭的運動於用煙熏過的鼓皮上，因此留下一種痕跡。他後來再叫被試驗者默想那同樣的句子，而不發聲，可是所留下來的痕跡還是一樣，不過比較地不甚明顯而已。假使低聲吟誦和默想相隔了少許時間，所留下的兩種痕跡便彼此互異。這個結果似乎和華特生關於思想的解釋有些衝突了；其實也不盡然，我們寫同樣一個字可以用許多不同組的筋肉，那末默想同樣的句子便不可有不同的運動嗎？

(丙)意識的統一性　這個問題尤其是主觀心理學的最後的防線。彼得睡覺到早晨醒來還是彼得，決不至變爲保羅；而保羅醒來也是如此。他們的思想，情操，經驗，總是你爲你而我爲我，而不容互相交換的。這就是說意識有永久性。面前的一個刺激不僅引起現在的感覺，還可以和已往或將來的經驗相聯而成系統。可見意識有超越時間和空間性。紛雜的刺激可合而成一個單一的感覺。左眼戴紅色眼鏡，右眼戴藍色眼鏡，所看見的既

不僅爲紅色，也不僅爲藍色，而爲紅藍之間的紺色。墨獨弧以爲這種混合不是神經系統的作用，因爲兩眼的視神經在神經系內沒有混合之點，而隨注意之不同，間可見紅色，間亦可見藍色；所以這種混合心靈作用的結果。這也是意識的統一性的一個實例。內省派心理學者以爲物質界中沒有一種現象可和意識的統一性相比擬，墨獨孤且以意識的統一性爲其靈魂論的最有力的論據。行爲主義對於這一層究竟能否解釋呢？

行爲主義者拉先勒曾勇往直前地對這一層有所論列，以爲創造一個『意識的機械』(conscious machine) 也可以滿足主觀心理學者之所要求（見 K. S. Lashley: The Behavioristic Interpretation of Consciousness: Psycho. Rev., Vol. 3, No. 4 and No. 5） 然而他的成功或不能超過於拉美脫里（La Mettrie 的 L'homme Macline）。我以爲要衝過主觀心理學者的這一道最後的防線，也不必抽象地造成一個什麼人的機械或機械的人，只須說明物質界中也有這種現象，就可以使主觀心理學者無城可守了。將一張紙摺過一次，便留下一個印象，而對於第二次的摺紙生一種影響。不僅摺紙如此，無論什麼物體，若受一種外界的影響，總可和過去發生關係而影響及於將來。所以在某種限度之內，我們也可以說物質界有時間或空間超越性，不過物質沒有自覺罷了。如果說意識能夠用已往的經驗適應現在的刺激或情境，而物質則否，那又牽涉及思想問題，而可釋爲語言或他種活動，殊不足引以爲反攻行爲主義的利器。至於保羅之爲保羅，彼得之爲彼得，則也像椅之爲椅，桌之爲桌。保羅的意識不能變而爲彼得的意識，也猶椅的功用不能暫變而爲桌。桌椅的材料如此排列，則桌之爲桌，椅之爲椅都不能互相交換，也猶保羅的神經系與身體的先天的構造和後天的經驗決定保羅所有的意識或行爲，而彼得的神經系和身體先天的構造和後天的經驗決定彼得所有的意識或行爲。他們的身體構造和經驗若不能交換，他們的意識或行爲當然也不能交換。現在竟以此爲意識的永久性而視爲精神界特有的現象，以反對行爲主義，那就未免太無謂了。墨獨孤所舉的紅藍眼鏡合戴的實驗或許足以難倒行爲主義，然而將來關於神經系統的知識再進步些，也許可以發明這種色覺混合的物質上的基礎。生機主義者所舉生理學中的現象以爲生機主義的

論據的近來已有一二種可以作機械的解釋了，又安能給機械主義一個範圍以為過此便不能解釋嗎？

讀了上述一段，也許使我們覺得行為主義對於意識問題的解決實行許多不完滿的地方，可授完形派心理學以口實。然而我們須知道意識問題在主觀心理學中也沒有較好的解釋。主觀心理學者的慣技就是遇到一種現象似乎不可解釋了，他便造一個名詞以作解釋的代替物。譬如墨獨孤遇到紅藍眼鏡合戴時所有的經驗，他便推原於心靈作用。這不算解釋，只算是把原有的問題推開遠一點。行為主義縱使有什麼缺點，但是牠的缺點也足以使研究者感覺到不安而往前進取，不像主觀心理學者的自欺欺人以習於逃避而偷惰。

就意識說，主觀心理學者也豈曾了解？意識的性質如何？意識的存在究竟以什麼為標準？所提出的臆說雖不一而足，然究有那一個滿意的解釋？所以倒不如直捷痛快地跟著行為主義用新角度來研究所謂意識的問題吧！

五　結論——行為學，關於行為主義的一個提議

本文第一章述心理學最近的情形，第二第三兩章述完形派心理學對於行為主義的批評，第四章則詳論行為主義和意識。讀了這四章，也可以略知作者對於行為主義和完形派心理學的態度了。但是我想在本文結束以前特為行為主義提出一個議案；就是行為主義既以行為為研究的對象，殊不必襲用心理學以為學名。我以為與其定行為主義的心理學為行為派心理學，不如直捷痛快地定名為行為學。

讀者也許以為這是行為主義的讓步，特地放棄心理學的領土，降而與生理學並立了。或者以為我仍承認意識留為舊心理學的對象，而放棄嚴格的行為主義，復主張有二元論的可能。然而這都不對。我已經力辨行為主義和生理學的不同，（見本文第二章）又已竭力擁護『意識就是行為』這一句話，可見我這個提議決不是讓步。我之所以有此提議者，誠以為行為學的對象已為行為，而以行為包舉意識，所以已和舊心理學異趣。心理學的原義本為靈魂的研究，自靈魂而心靈，自心靈而意識，對象的名稱雖有更改，然其為「主觀的」則一，所以沿用心理學以為學名還沒有什麼弊。至於自意識而行為，實已由「主觀的」而發

爲「客觀的」稱之爲心理學反足以招人誤會。亨脫說我們習慣上素被稱爲心理學者，可是我們殊不必爲心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咧。（見W. S. Hunter,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Psycho. Rev., Vol. 31, No. 1, p. 20, footnote.）這句話也怪可憐了。亨脫不是純正的行爲主義者，姑不必說，只是行爲主義者已經取銷了感覺影像，本能等，爲什麼不幷心理學而取消之呢？這種學名的沿革在旁的科學上已有例可援，譬如點金術化而爲化學，星相學進而爲天文學。爲什麼心理學便不可退而爲點金術，星相學的伴侶，而讓行爲學代之以起呢。

上海，一九二六，八月二十五夜。

參考書舉要

Broad, C. D.: The Mind and Its Place in Nature (London, 1925).

Calkins, Mary W.: Converging Lines in Contemporary Psycholog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 January, 1926.

Critical Comment on the 'Gestalt-Theorie'. Psycho. Rev., March, 1926.

Helsen, H.: The Psychology of Gestal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July, October, 1925.

Hunter, W. S.: The Problem of Consciousness, Psycho. Rev. January, 1924.

Koffka, K.: The Growth of the Mind (New York, 1925).

Article on 'Introspection and the Method of Psycholog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October, 1924.

Köhler. W.: The Mentality of Apes (London 1925).

Lashley, K. S.: The Behavioristic Interpretation of Consciousness, Psycho. Rev., July and September, 1923.

McDougall, W.: Body and Mind.

Psychology, the Study of Behaviont.

Spearman, C.: The New Psychology of 'Shap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January, 1925.

Watson, J. B.: Psycholog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a Behaviorist, Second edition.

Behaviorism (New York, 1925).

進化的研究

地球與其生物之進化 —新智識叢書— 二册九角

趙國賓等記　本書約美國Graban博士之講演稿自地球之原始生物起直至達爾文拉馬克諸人之進化學說止源源本本詳述無遺

進化—從星雲到人類 —新時代叢書— 一册四角

太朴譯　此書述宇宙進化之跡自太陽及諸行星之誕生動植物與人類之進化及將來觀均推闡詳盡

進化與人生 —共學社叢書— 一册七角

劉文典譯　是書本生物學之眼光觀察人類社會對於哲學倫理教育等問題均有極深刻的批評

人類進化之研究 —新智識叢書— 過耀根編　一册六角

戰爭與進化 —新智識叢書— 過耀根編　一册二角半

社會主義與進化論 —新時代叢書— 夏丏尊譯　一册四角半

天演論 嚴復譯　一册一角半

進化論與善種學 —東方文庫— 周建人等編　一册

商務印書館出版



進化論的歷史和應用

美國戈德著　周建人譯

進化的意義大概比無論何種科學上的主義更多誤解。原因在於並非專門研究的人也隨意討論這個題目，不正確的意義遂因此蔓衍開去了。

有機進化的普通意義便是說植物和動物是繼續的，有秩序的，循自然律的法則發達起來的，正如星系循自然律發達起來一般。

進化論之所以必須被認為大學教育的必修科目至少有三個主要理由。

(一)改革近代思想。今日的各種科目已都以進化論為其基礎，不特無機及有機進化為然，即言語學，文學，社會，政治，宗教諸科亦無不然。換句話說，用進化論的觀點去研究是今日各學科的研究的空氣。

(二)矯正誤解。從出版物，演說，或甚至在講壇上，人們常常聽到或讀到關於有機進化的有趣味的陳述。如果把進化論作為大學教育的必修科之一，那自能正確的傳述，不致誤解了。

(三)改革農業。自用實驗方法來研究進化，把那遺傳的定律發見以後，培養動植物時的改良舊種和獲得新種，便變為可能的事情了。

進化史的時代

進化論的歷史照其研究方法的不同可分爲三個很不同的時期。那所應用的三種方法概括的說起來可稱爲理論(古代)，觀察和推理(中古代)和實驗(近代)。

(一)理論時代　進化論的觀念的古老一如人類思想的記載，一切古老的神話學中便都常常多說起他。所以這觀念並不是那一個近代人創造起來的。雖然常常有着誤解，以爲這觀念是起於近代的某著名的進化論者。舉例來說，達爾文之名是常和進化論連在一起的，似有許多人這樣想，以爲達爾文主義和進化論二語只是同義的名詞。其實到了一七九〇年生物進化論還是純粹的理論，沒有科學研究的基礎。我們必須知道：進化的觀念是時常存留在人的心中的呢。

在這個古代理論時代的後期，有些事實方纔觀察出來，於是使有些有思想的人們斷說進化當是一件事實，並不單是理論。在這里把這種歷史的關係簡單一說，當不是無益的。那些事實使人們思想，其結果，在進化論的第二期，於是進化論變成科學了。

把動植物來分類那是生物學最初的情形。這時候人們嚴密地把各種生物定下界說，思想上以爲各種物類是繼續的從「太初」遞衍下來的。等到田野觀察較廣，於是有許多中間種發見出來。這纔覺得种的規定實在包括着許多間種。換句話說，便是像鴿籠般的排列，一一加以分隔，並不是自然中的事實。這樣纔知道物種的規定是人工的，不是自然本來這樣分劃開的。有些物種固然截然有別，但多數種類則有中間種介連着。這種中間階級相連屬的狀況給人一個暗示：一種物種得從他種變化過來，這些中間種便是過渡的橋梁。

第二步的觀察暗示出來，那進化當是一件事實，發生此事實的原因便稱爲「適應力」(power of adaptation)，即現今稱爲「感應」(responses)的便是。因爲據觀察所知，植物和動物是能適應環境的變遷而起變化的，而且這變化常極顯著。我竹見經過有兩種顯然不同的物種，如果從溼地移往乾地，則這種能變成彼種的形狀，翻過來，從乾地移到溼地亦然。這種感應外界狀況的能力是指明物種並不是怎樣固定不變的，像從前所設想那樣。

等到顯微鏡的技術發達，及動植物的內部組織知道後，生物

體中的退廢器官於是常常發見出來了。這種退廢器官永不發育到有官能的程度的，但在別個相親緣的物種裏卻發育得十分發達。例如發育中的鷄雛是有牙齒的，但永不保留到長成的個體中。因此可以推想：這種構造在祖先當是有官能的，但在後裔中有的已經委棄了。在那時候，對於這種殘廢組織就稱為「退廢器官」(“Vestiges”)。這樣的例還有許多可舉，其一便是人體的蟲樣垂。我們似乎不妨這樣說，人體是一個活的古迹保存所呢。

等到顯微鏡技術更發達，動物和植物的胚胎學方纔詳細的研究，從卵子到成長的個體的整個過程得以觀察了。并見極多數的生物在發育的過程中，組織上有許多相像的地方，這等相像等到長成期便自消滅，但彼此的種類是相親緣的。

這些事情之外還有一個發見，比前面所講的任何證明更足使人相信進化是一個事實。這發見便是地質學家從最古的地質時期到近代為止發見出動植物的系統。他們看見在最古的時代的生物和現今的是全不相像的；他們看見生物隨着地層的先後漸漸變化，并和今日的生物漸漸像起來。最後乃看見和今日生存的動植物相同的種類。這種地質的記載，雖不及推理的完全，但已足引起人的沉思了。

最後，以上各種證明得到後，人們於是開始觀察他們，并且注意到許多世紀以來的家畜動植了。人們當初從野外把他們捕捉了來，用培養的方法改變他們，許多家養生物的野外原種今日不能再追認了。許多培養植物如和原種一同生在野外，我們要認為極其不同的兩種了。

既有着這許多事實，因此有人起來用慎密的科學的來研究進化還是奇異的事情嗎？其結果進化論的歷史乃入於第二時期，入這時代遂變成科學了。

(二)觀察和推理時代　就年代說，這時代是在一七九〇到一九〇〇年。這時代的特質便是對於進化繼續有解釋發現。但這里必須知道，這時代的進化論者並不是對於進化的觀念有所表明，只在企圖解釋進化這件事實。所以他們是解釋者，並不是創作家。并且很重要的，便是這時又應用方法了。這時所用的方法可稱為對比和推理。把植物和動物加以觀察，并且從相似上推知他們在進化上的親族關係。但這不是一種論證，只是根

據觀察得來的推理。達爾文曾充量的應用這種方法，他不在小範圍內觀察事物，他有好幾年在著名的比格爾船巡行時，觀察所及，如世界般的廣大。他的愼重，事實告訴我們，等到他的結論發表出來，是先行了近二十年的觀察了的。

進化史中這個第二時期我們可稱之曰中古時期，這時代的特證便是有數個解釋建設下來。我現在只須把最重要的三個一說，並且也沒有細說的必要。

這時代的重要的解釋，一七九〇年間德國有哥德(Goethe)，法國有聖希萊 (St. Hilaire)，英國有依拉司慕司達爾文(Erasmus Darwin)同時獨立地提議出來。因觀察了生物對於改變環境的反應，使他們相信，環境是變化的直接原因，生物的變形是這樣生下來的。因此照他們說來，植物和動物的進化要素全然屬於外界的。這是很自然的最初的解釋，但因爲太膚淺，所以環境爲進化的直接原因之說立刻變爲歷史的陳迹了。這里應當把他提出來一說者，因爲他是解釋進化的第一步的企圖。一八〇一年，法國拉馬克氏(Lamarck)曾在講義中提出他的解釋，這種理論稱爲「欲望」說(theory of "appetency")這纔眞正是有一統主義的第一個解釋。後來所以常稱拉馬克爲「生物進化論的創造者」，便是這個緣故。「欲望」一語雖已被廢棄，然他的眞實意義却可以從「用和不用的效果」一語顯明出來。照拉馬克的意見，環境並不是變化的直接原因 (cause)，如先前的解釋那樣，只是使變化可以發生的一個機緣 (occasion)。那變化的原因是勉力，卽勉力去做必需做的事情的效果。例如一個器官如遇一個變遷的環境，結果須要使用他們時，他們就發達起來；翻過來，一個變遷的環境如用不着這些器官，他們就萎縮而歸消滅。這種解釋的要義，完全安放在習得性遺傳上面的，意思便是說性質不是由所有者遺傳下來的，是個體生活時習得的。

到一八五八年，達爾文的創造時代的解釋出來了，這解釋的勢力主宰思想界約有五十年。他是極爲一般人所習知的，沒有解說的必要。簡單說起來，這種解釋是說：自然對於變種間是行選擇的，又用競爭爲選擇的手段，其結果便是使比較不適的滅亡，就是斯賓塞所謂「最適的生存」。又簡單說起來，這種解釋實在就是所謂適應(adaptation)的一種說法。

只是事實極繁雜，流行的進化解釋，看來都不能把事實解釋得幾何。因此常引起一般知識缺乏的普通人的誤解。例如，達爾文的解釋，只要加以精細的研究，實在常常有不足以說明的地方。在普通人看來，他的名字和進化論相連如此密切的，因此見有些科學家對於他的學說的普遍的應用上有所批評，便以為進化說已將廢棄。其實眞實的情形是這樣，各個解釋都許不充足，但進化的事實是存在的，不過還有待於明白的解釋罷了。

一切解釋都只是一部分的解釋，這個意思單單是說沒有一個解釋是能應用於全般的事實。故我們是需要他們，並且也需要其他的解釋。然這並不是廢棄他，進化論實在是今日一切生物科學的基礎呢。

對比和推理的方法一直應用到本世紀的開頭。隨後進化史上一個新的時代起來了。

(三)試驗時代　這個時代，和中古代古代相對，可以稱為近代。他的起來是由於特佛黎司(De Vries)的研究，他應用試驗方法來研究進化，並且用驟變作他的進化的解釋，這問題便是在研究究竟一種物種會在能不能夠生出別一物種來的這問題曾經推理過，說是可以的，但推理並不是實證。特佛黎司用驟代培養的方法，發見一種植物確實於他的許多子孫中間能夠突然生出新種來的。這新樣式的下代並不變遷，是能保留他特有的性質的；換一句話，即他是一個新種，至少和他的親是一個不同的種。現出已看出存植物和動物兩界中有許多新種，這樣的發生出來。因此一種物能生下別一種來已不是推理，已是實證，並且已反復證明了。所以從此毫無疑義的知道進化是一件事實了。至於解釋的是否充足這完全是別一個問題。

在中古時代，只有用推理來解釋動植物及人的起源。那時候並沒有用試驗來證明的企圖，且全統系的生物的進化過程要用試驗來證明，原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今日的生物學者已不執着於進化的全部的歷史，單單只要用試驗的方法考究一種物怎樣能夠生出別一種物來。進化是事實，在今日是已經確定了，但進化的全史還只是一個推理。

進化論的現狀

這里只能把進化論的現狀大略一說，如要詳細說明則當須

更長的討論。因試驗研究進化論的結果，遂使種源學（Genetics；這名稱為新故的英國生物學家培忒遜所定，研究範圍即為試驗的遺傳學，故有譯作實驗遺傳學或混稱遺稱學的，但照他的原義，似乎稱種源學比較的確當——譯者註）的範圍發達起來，而且近來發達的極快。種源學的目的在把進化的機制考察出來，其根本當然是一個遺傳上的事情。研究的結果，發見出遺傳的情形是極複雜的，而且這實為生物學的狀況中最複雜的事情。

今日的進化論的地位，可以說是在流動狀況之下，眞理終將從這里發現出來。凡是生物學家的集會討論，論到進化的問題，意見總是很紛歧，但不是對於進化的事實有所懷疑，只是對於進化過程的解釋尙不一致罷了。

這是很明顯的，有進化必須有變異爲其基礎。但變異怎樣生出來的呢？環境是一個要素；在種族混交的時候，性又是一個要素；還有許多別的要素可舉出來。研究這些使物種發生變化的原因，都是種源學研究範圍以內的事。但是變異是有二種，從變化的情形上就可以看出，一種卽達爾文的解釋中所謂連續的變化，又一種卽特佛黎司的解釋中所謂不連續的變化。因此對於新種造成的意見遂不相同，因各人所見到的產生變異的方法是兩樣的。

變異既生，選擇的作用便不成問題。選擇作用不過說有這樣的一件事實；有些變種是能生存的，又有些變種却滅亡了。但這和說僅僅「適的」能夠生存却是很不同的。選擇作用使有某量的效果，但選擇的要素却會有種種的不同。概括的說起來，進化是由變異而起的，後乃用以選擇作用，這個見解各人是並沒有怎樣的不同的。不過選擇作用的實在要素的問題，意見却不一致。

然而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至今尙在爭論之中。卽研究變異是種源學的事，并且變異的細胞學的機制也已察見，知道生下來的新種或是旁行的或是後行的；這便是說有的新種是和原種同等階級的，又有的是退化的。但還沒有充足的解釋足以解釋前進的進化，這種進化卽由一族生物進化為較高一級的生物。前進的進化本是極明顯的事實，地質的記載上可以看出許多統系的生物都這樣進化上來「直系」說（theory of "ortho-

genesis") 便是企圖解釋此種現代的學說，但這種學說並不是一個解釋，只是前進的進化的一個名稱罷了。至於這件事實仍然有待於解釋。近代用試驗方法以研究種的緊變的原因和方法，但所得的結果會得各人不同，因此結論也隨之而異，但這種情形只要研究進步上去，大概可以免掉的。不過種的前進的進化這件事至今還只能用推理來說明他。譬如分路處有主線和支線，我們研究的結果已知道兩支線的分路處，但列車怎樣前進的問題，還在爭論中。

實際的應用

現在我要把研究進化的實際的效用一說。進化論的試驗研究，使種源學發達起來，因此加增了許多遺傳定律的知識，在應用方法也就收了意外的成效。我現在只從極多的例子裏取出一個來作說明，已足夠知道進化研究在實用方面的利益了。並且這利益隨知識的增進而增加，似乎進化論的理論時代距離農業改造是很遠的，其實也繼續的相關連。由理論而至觀察；由觀察而至試驗；試驗的結果遂發見遺傳定律；隨後應用這些定律去改良植物和動物的種類，這個方法是從前所夢想不到的。我們從這個事實上得到一個明白的例，即所謂純理科學和應用科學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界限，因為純理科學有無數地方都足以供給實用。

從以上一個極簡單的敘述已可以說明把遺傳知識應於農業的結果了。這是已經明白的，例如人口增多的比例總比食料增加的比例大得多。統計告訴我們，在大戰前的十年間美國人口的增加為百分之二十，而食物的增加只有約百分之一的樣子，這的確是驚人的景象。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於是開始用種源學的方法來研究農藝植物了，植物的育種學（Plant Breeding）於是成功了一門科學。

農作物的所以收入缺乏，重要的原因有三個，即作物不能和環境適應，和受乾旱及疾病的災害。如將同一品種種植於各處，只有某幾處地方收穫最多。現在將世界作物的品種和需要何種環境則收穫最豐等事情上加以研究，使作物和環境相適合之後，食品的產額必能大大增加了。

乾旱的問題已在很快的解決當中，因耐乾旱的的品種發見

後，便培養起來，這樣，不特因乾旱而起的損失可以防止，并且種植的地方也可以推廣了。

作物疾病的問題也是這樣，多數重要的作物已經培養出能抵抗疾病的品種了，所以這方面的損失已大大的減少。這個結果，方纔使食物的產生能夠比得上人口，并且這個成功，我們應當感謝對於進化論的長期努力研究的。

關於進化論的近狀可以歸結起來說明如下：生物學者用了複雜的事實去證驗從前的結論。他們又不斷的發見出進化的要素來，於是使情形愈加變為混亂。他們又用試驗去研究各種要素的影響。其結果看出進化的問題是極其複雜的，並不像從前所料想的簡單，正如有一位顯著的科學家說，這問題至今還「在熔爐中。」但從各方面看起來，雖然這個推問題並不曾詳細的解決，由各個生學家研究家看起來，還是一個待解決的問題。但這所待探究的並不是進化這件事實，卻只是進化的解釋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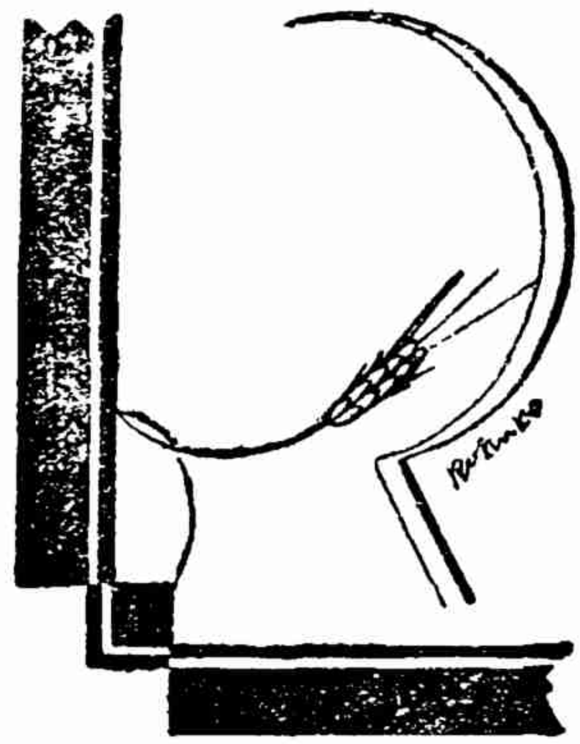
本文原名「生物進化論的歷史」，是戈德博士(Dr. John M. Coulter)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紐約生物學教師，化學教師，物理學教師聯合會的講演。原文曾登載本年美國科學五月號上。戈德博士前幾年曾來中國，江浙間許多學術機關都請他講演過，他的生平比較的為多數人所知道，這是用不著介紹。他這講演是比較的通俗的，自己也並不表示什麼新見解，但他敘述各派進化說和其轉變的情形的明晰，正確，和批評的公允，實在非碩學的老學者所不能說的，尤其是對於進化論的近況的說明。所以我把他譯在這裏，以供要知道進化學說的大意的讀者閱讀。

徵求

(一)濟南魏家莊安平街十九號黃振華君徵求東方雜誌第二十二卷第二第四兩號，如願割愛寄去，當以一倍之價奉酬。

(二)上海北四川路餘慶坊九百十七號吳英雲君徵求東方雜誌第二十一卷全年，如承惠寄，願以嶄新之小說世界五十二册或十五卷小說月報全年為酬。

(三)廣東新會荷塘高邊樓巷陳拔儔君徵求東方雜誌第二十一卷第七、九、十八、三號，願以價值四五倍之新書為酬，書分若干組，接來書後，當即將目錄寄上以備選擇。



辯畫徵錄記王石谷翬與吳漁山歷絕交事之誣

姚大榮

讀貴海虞畫苑略，知吳歷爲畫人。讀墨井詩鈔，知吳歷爲詩人。讀吳趨所見書畫錄，知歷非特精詩畫嫻琴書也，抑實爲孝子。讀樸菴文鈔，稱其棄家浮海至西洋，經數萬里，盡生平奇絕之觀，歸而跧伏海濱，畫益奇逸不易致，更知歷爲高人畸士。及觀畫徵錄載歷初與王翬爲畫友，後因假翬所橅黃公望陡壑密林圖不還，遂疏，意頗疑其不類。蓋翬畫雖華美集倫，而謹守尺度，郎長綃巨製，極妍盡態，以視歷畫沈摯秀特，有雄逸之氣，存規格之外，不能無甲乙之分。公論具在，千秋可俟，何至株守翬臨本效市兒惡態；度歷孤峭絕俗，當時必有求畫弗遂銜而騰謗者。張庚主先入之言，遂輕其人，因及其畫，不復深求實際，信筆舞文耳。吳修不信斯言，轉增謬解，謂歷假自翬者，乃王奉常所藏大痴眞本，賣友去師，播諸吟詠，妄言妄證，吠影吠聲，歷之醜遂不可湔。翁方綱篤信張庚者也，借詩論畫，意謂王吳隙末，亦如漁洋秋谷以名相矜。其不察情實橫生知見又如此。竊謂清初六家書品，與有元六家，工力悉敵。雖升降醇醨，或關運會，而畫德過之。每見奉常廉州推挹勝流，獎借後進，拳拳如不及。翬歷薰德善良，曾不以繪事美名，相爭互軋。較之吳鎮指酒肆以訶盛懋，倪瓚挾師林以傲王蒙，輕薄習氣，掃除殆盡，安肯效彼談龍，益其謔浪！鷗陂漁話雖晚出短書，

乃能捃摭遺聞，有裨考證。惟謂彼舊交割席，實因天學焚修，不忍惡聲之出，聊藉攘圖之隙。意固善矣，其如郢書燕說何。余每竊覽及此，雅積不平，謂諸家好事箸述，胡掉以輕心，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又慨乾隆以來，學術文章之盛，或過清初，惟六法一端，則自惲王云徂，久無高品。雖有作者，難嗣前徽。通商以還，外患又迫，物競之烈，賢智惕焉，吐故納新，日不暇給。豈知巴別甎石，價重柴窯，麥西碑碣，珍逾郜鼎。古畫一片，破巨產以求之，重其名也。士擔一紙，捐彙金以致之，溯其初也。啓新固勇，篤古尤勤，考鏡之士，其謂之何。隸家能事，不絕如線，吾華國粹之粹，美術之美，無過于斯。去讒表徵，莫非義務，豈可使不疑蒙盜嫂之聲，曾參冒殺人之戮。爰就目耕所得，條辯如左。其諸家書跋，考舉論定刊行者，觀者自知，臚列互證，省翻檢之勞耳。

大癡溪山小景自跋云：僕留雲間三四載，每常落魄，凡親識朋舊出絹楮以徵惡畫，往往不能奉命，而亦不我責也。此本不知為誰所作，意趣頗合，為伯新所得，裝池而見示，且俾題。某切評之，非筆之工，乃墨之佳，而混之善耳。至正四年歲八月廿有九日大癡道人題，時年七袠有六。張丑清河書畫舫

此幅余為庶常時，見之長安邸中。已歸雲間，復見之顧中舍仲芳所。仲芳諸所藏大癡畫，盡歸於余，獨存此耳。觀大癡老人自題，亦是平生合作。張伯雨評云：峯巒渾厚，草木華滋，以畫法論，大癡非癡，豈精進頭陀，而以釋巨然為師者邪？不虛也。董其昌容臺別集

大榮案：大癡此畫，張青父題為溪山小景，董文敏始題為陡壑密林，而名遂定。陸剛父穰梨館過眼錄云：紙本，高一尺七寸，廣一尺三寸一分。題跋絹本與畫紙接，高四寸九分，廣同。吳子修論畫絕句自注云：紙本立軸，上接素絹五寸許，自跋乃裝裱後補書。因山頭平滿，故題於裱絹上，其下脚一二字，方寫入畫幅紙中。二家所記，語甚明瞭，其為挂幅審矣。李文石論書詩自注乃云橫卷，何也。蓋文石所見，係石谷臨本，而其詩乃雜入論大癡畫中，一若曾見元本者然。卽其誤沿瓜田謬見，屈詆漁山，似尚不瞭于王吳低昂之辨，挂軸橫卷，更非其所措意矣。

王鑑自跋畫云：予久筆墨，惟太原奉常公得傳正脈，故收藏眞蹟甚夥。余得縱觀，其中有陡壑密林為最。今已售之山左友人，不復能見矣。漫仿此圖之意，以志不忘。湘翁　陸時化吳越

所見書畫錄

大癡陡壑密林，昔在婁東王奉常家，癡翁妙迹，與夏山浮嵐聲價相埒，吾友石谷子撫本最佳，余此幀略有出入。惲壽平甌香館畫跋

大癡陡壑密林，爲張先三所得，余寤寐羹牆，十載於茲，頃見石谷撫本，殆如一峯再來也。同上

陡壑密林，癡翁生平合作也。畫在箋紙，跋在絹素。絹雖剝落，而存處字墨如新。畫法如草篆奇籀，余每過拙修堂，必請觀之。常帶筆就臨，曲盡窮摹，終難得其神運，煙翁晚年亦歎息此幅被書畫賈人俟貧乏時輒爲貨求，不得不割去，意謂必歸山左矣。吳歷墨井畫跋

大榮案癡翁陡壑密林圖，經奉常售與張先三，湘碧南田墨井三家所述若合符節，斯爲定案不移。

大癡名圖皆茂滿，獨陡壑密林以淸疏見長，王石谷曾臨一本，甚珍惜，爲吳漁山借去，屢索不還，遂絕交。張庚圖畫精意識

名畫何人識大癡，峯巒草木定華滋。笑他墨井山中客，賣友居然不去師。自注、大癡陡壑密林圖，本王奉常物，王石谷借與吳漁山，索之數年不還。語人曰、石谷、吾友也，陡壑密林，吾師也。去吾師不如斷吾友，竟絕交。畫徵錄亦記此事，謂借石谷所撫之本。蓋未悉其始末耳。吳修靑霞館論畫絕句

石谷墨井皆師大癡，王麓臺祖墨井，張浦山祖石谷。愚意古人論畫，先要人品高。石谷篤實君子也，有孝行。墨井假石谷所藏大癡畫不歸，遂絕交。曰、大癡吾師也，既有師可無友矣。夫大癡之爲人也，遊人家園林，聞主人以陰謀得之，遂拂衣去。其生平如此，豈肯收乾沒書畫之門人哉？吾師石谷矣。戴熙習苦齋畫絮

大榮案大癡此圖，湘碧南田墨井石谷俱有臨本，石谷撫者，南田再稱之，自是佳作。漁山屢就王氏借臨，其好學精思可想。卽或借石谷本觀摩，亦是切磋恆事。誠使借而不還，正是賞音見錄。譬諸借本留登善佳書，東坡藏與可墨竹，石谷當快意不當褊衷也。後來論定漁山畫品，究勝石谷。故浦山所談不售，而所借爲大癡畫本之說又起。倡自吳思亭，而戴醇士和之。思亭人不足道，王夢樓譏其割換名蹟，行同市儈。醇士信其誣善之辭，殊欠公允。余故歷舉湘碧南田墨井諸跋，對觀互證，其謊自破。思亭又云：王煙客

晚年書畫，盡歸北燕張見陽，惟北苑賺蘭亭圖，與大癡陡壑密林，堅守不與。此說亦係謬記，而自相矛盾。既謂煙客堅守不售，而又聽石谷漁山展轉借匿，絕不過問，無此事理，且石谷漁山同係煙客弟子，煙客所藏之畫，石谷能借者，漁山亦可借。何須多此一轉，借而不還，豈惟負友，直是負師，漁山周旋師友之間，至性過人，豈肯爲此。考煙客書畫，係售與張先三，（先三、名應甲、山東膠州人，湘碧恐非所謂大癡畫歸之山左，指此。）而非張見陽，（見陽名純修，漢軍正白旗人，見陽雖能畫，然非山左，錯。）據清暉閣贈貽尺牘煙客與石谷書稱清河君必欲得曹娥眞蹟云云，清河君謂張先三（應甲）曹娥眞蹟卒歸先三也。曹娥後入內府，刻入三希堂法帖，有先三印記，是以爲證、陡壑密林後又見之穰梨館箸錄，有張氏蓬山珍賞印，確係先三款識，南田之言，信而有證，不可誣也。宋牧仲題大癡陡壑密林詩有云：清鑒爾日歸遠夫，流覽容余共披豁，牧仲此詩，作於康熙四十年辛巳，遠夫謂高江村也。是時陡壑密林又歸高氏。三十年間，三易主矣。江村得此圖，在鎖夏錄成書後，故不及編入。身後入吳門繆氏。乾隆季年，又歸鎮洋畢氏，流傳有緒，歷歷可考，中間不容有漁山攘取疑竇，妄言妄聽，皆足亂眞。余爲澈底鉤稽，首尾畢露，庶後之覽者勿惑浮言云。

大榮又案：借畫不還，事固烏有，入教絕交，言亦子虛。畫家事迹罕傳，可考者亦惟書跋，今舉最著數條，參互觀之，以正絕交之謬說。知王吳本未絕交，則其他異說，不攻自破矣。

故友王潤甫昔嘗語予云：昭文張約軒通守元齡，曾得楊西亭所寫漁山小像，出以索題，上有上海徐紫珊跋云，余嘗於邑之大南門外所謂天主墳者，見臥碑有漁山字，因剔叢莽視之，乃知卽道人埋處，命丁扶植之。碑中間大字云，天學修士漁山吳公之墓。兩邊小書云，公諱歷，聖名西滿，常熟縣人。康熙二十一年入耶穌會，二十七年登鐸德，行教上海嘉定，五十七年在上海疾卒於聖瑪第亞瞻禮日，壽八十有七。康熙戊戌季夏，同會修士孟由義立碑。蓋道人入彼教久，嘗再至歐羅巴，故晚年作畫，好用洋法，西亭此像作於辛酉，其時猶未入教也。余憶張浦山畫徵錄稱石谷因漁山借其所橅大癡畫幅不還，遂與絕交。今觀此事，知石谷之絕交，蓋因漁山入彼教，而非爲借畫不還。石谷事親至孝，人品本高，舊交割席，不忍顯言，特假細事爲藉口耳。（葉廷琯鷗陂漁話）

大榮案：據此漁山入教在康熙壬戌年五十一歲矣。石谷果與絕交，則應自是年後不復往還並姓字亦不復道及矣。今考李文石論畫詩註，石谷八十生日墨井尚作長卷爲壽情誼殷摯年雖耄耄，而久敬不渝。論報施之常，石谷所以答墨井者，亦必優厚可知。今縱無可考見而石谷書跋推重墨井者至八十以後猶然。其必無隙末之事皦如矣。

王石谷跋吳漁山爲侯大年畫鳳阿山房圖云：墨井道人與余同學同庚同里，自其遯跡高隱以來，余亦奔走四方，分北者久之，然每見其墨妙出宋入元，登峯造極，往往服膺不失。此圖爲大年先生作，越今已二十餘年，尤能脫去平時蹊徑，如對高人逸士，沖和幽淡，骨法皆清，當與元鎮、師林、石田、溪川並垂天壤。余欲繼作，恐難步塵，奈何奈何！（秦祖永畫學心印）

大榮案：跋稱遯迹高隱，即指墨井傳習西教而言。墨井生平未嘗應舉求官，本係隱遯之流。此云遯迹高隱以來，明前此之隱遯，尚未出世，遯入西教以後無室家妻子之奉，乃眞隱遯也。分北雖久，服膺彌切，何嘗因入彼教而割席乎！

此漁山得意之筆也，深入黃鶴山樵之室，兼追巨然遺法，要非淺嘗所能夢見，佩服佩服。甲午冬日識於來青閣，耕煙散人王翬。（陸時化吳越所見書畫錄）

大榮案：甲午爲康熙五十三年，石谷漁山皆八十三歲，距漁山入教時已三十三年，并前一跋，足見石谷傾倒之深。幾曾見絕交者，有如是之心折故人也？

翁方綱題吳漁山山水卷題下注云，自題康熙乙亥秋耕煙先生見訪屬寫。（復初齋詩集）

大榮案：乙亥爲康熙三十四年，是時漁山入教已十四年，而石谷猶往訪漁山，且索畫卷，其未絕交，可不煩言而解。（據清暉贈言，石谷自康熙辛未再至京師，迄戊寅出京，計在京先後八年。漁山入教後未嘗至京，乙亥之秋，無因與石谷會晤，耕煙何事往訪漁山，不無疑問。覃谿鑒畫目光苦短，存以俟考。）

大榮又案：鷗陂漁話成書在同治初年。先是粵匪謬託西教，稱天父天兄，而自命爲天國。金陵平定以後，東南各省教案迭出，交涉繁難，人心不靖。葉氏流寓海上，日繫耳聞，感觸滋多。深惡西方之 Religion 禍我中華，故涉想如此。若在明末清初，利瑪竇湯若望諸人東來，傳天算新法，當時徐光啓李之藻輩多敬教問業。

徐光啓且舍宅爲天主堂。湯若望擢掌欽天監，賜一品服。南懷仁供職禁近，擢授工部侍郎，予謚勤敏。朝廷未嘗以異族屏之。康熙幾暇格物編，大率清問西儒，啓悟尤多。風氣樸良，迥殊近代。即漁山入教後所箸三巴集，宋實穎爲之作序，極其推重。畸人好異，當時論者，亦不過比之摩詰長齋奉佛，予久變服入道，何至獨爲石谷所惡而與絕交乎？葉氏臆說，以論傳教訂入約章以後情形則可，以論康熙時代，則先後風尚頓殊，未免失實矣？

大榮案：耶穌會係羅馬舊教支流，與路得所創新教名耶穌者不同。新教支會滋多，而舊教則傳道會耶穌會兩派盡之，傳道會不講學術，其名不顯，耶穌會友博學多通，利湯諸人其翹秀者也。漁山入該會，自是舊教會中師友必有學問精博者。而漁山不聞通格致新理，何也？葉氏稱其再至歐羅巴，不知何所據。今考漁山遺箸三種，若墨井詩鈔，題跋，三巴集，暨近日滬濱教會輯刻墨井全集，均無此說。教友李秋撰漁山行狀，稱其欲偕柏應理司鐸往羅馬，比抵澳門，寓耶穌教堂，院長某請留修省，免數萬里跋涉之勞，於是西行之意絕云云，是可證也。其澳中雜詠第二十九首，西征未遂意如何，滯澳冬春兩候過。自注：柏先生約余同去大西，入澳不果。則西行之約，究未之踐。不過留滯澳門數月，就所見聞，敍入詩畫跋中。且既已入教，則人事之往還，世情之酬酢，必因求道潛修而中絕。觀者不察實際，諱言入教，而以棄家浮海之說代之，殊可不必也。





華大媽

謝松元

『昨晚觀音娘娘對我說今年夏天這鎮上到了七只「瘟司船，」停在北新橋下。簿子上的名兒很多，恐都逃不掉，多念念佛或者還可以逃命。』華大媽坐在一家簷下的小矮櫈上，搖着三年前的一柄芭蕉扇，朝着一同乘涼的王家嫂嫂，李家二小姐一夥兒六七個人很正經而又帶着感喟的語氣說。那柄扇子已很陳舊的了，但是邊沿上的靑布還緊緊的把牠裹住。這項工作，在買來的一天晚上，華大媽在油盞燈下實在很費了些手脚。搖扇的當兒，涼風確能習習而至，華大媽常以此告人，表示自己的善於利用和珍惜天物。

『可不是嗎？』一個靠十歲的女孩子插嘴說：『我家老婆婆前天也說，我們家裏供養的狐仙曾託夢告訴她說，今年夏天，人有得死哩！「瘟司船」就要來了。』

『我供養的觀音娘娘最靈，三十二年來我沒一事不取決於她。前年夏天她和我說，我們鎮上許多人要被拖去，後來不是嗎，幾十個人都在大熱天裏死了。我家阿大的巧姐兒也就在那時被城隍娘娘喚去服侍她去了。』華大媽搖着扇兒帶嗆帶敍的說着：『記得那天她拾了西瓜皮回來，我還叫她少啃啃……』

『華大媽！從前的事不要談了。今年我們也得籌個法兒才是。』王家嫂嫂打斷她的話頭說：『昨天我家隔壁歪嘴阿五的兒子小狗洗了冷浴回來就死了，眞快呀！』

『正是呀！』華大媽接着說：『小狗昨天賣了韮菜餅回來，熱不過去洗冷浴；到了家就嚷肚痛，他媽請我去挑痧時已來不及了。』嗆了幾聲，朝街心吐上一口濃痰；又微咳幾下，續說道：『我看今年還是多做幾次佛會；等我家阿大去辦理，地方就借胡家奶奶家的大廳上吧，那裏風涼又風涼，又沒有別的人家。』說時轉向一個彎着牛角辮的女孩子道：『鳳妹！你去喊你媽來！』那女孩子方坐在篾蓆上很出神的聽着，這時便立起來向家裏去了。

胡家奶奶已寡了五年了。她靠着胡先生遺下一份很大的遺產撫養着個遺腹子和一個大女孩，家裏還僱着個老媽子做做雜務。她因爲自認命苦丈夫早死，很想修修老福，所以對於念佛總很虔誠而熱心的。這時她方伴着四歲的孩子臥在竹牀上乘涼，一邊用扇趕着蚊蟲，腦子裏在計算着下個月丈夫死忌的費用。這時聽見她女兒來說了，便開口道：『鳳妹，你去和華婆婆說作算就是了。』

青鎮上的疫氣這一年着實厲害；棺材店日夜的趕工；替人挑痧的郎中先生和老太婆一天到晚忙得不得開交；念佛的場所雖多，發痧死的人也越多；市梢頭天天有叢集了蒼蠅的死屍，街路上的臭氣觸鼻得厲害；蕩河的水量一天天低下去，污物却一天天增加在水面上和水底下；居民還儘把穢物向河裏抛，用吊桶將水吊來飲着用着；池塘已乾涸得發臭了。

這一天飯後，沈大爺方橫臥在炕上抽煙，一陣陣濃霧從他嘴邊和鼻子裏噴出來，正在抽得很得緊的當兒，一個傭婦拿了封信進來，封面上寫着「送沈武江先生啓」幾個大字，發信的是「青鎮旅外學生會衛生委員會籌備處緘」是用印打的。他抽開看時，上面用油印印上一封信：

逕啓者今夏本鎮時疫流行死亡相繼本會有鑒於此擬組織衛生委員會專一辦理一切衛生事宜素仰
先生熱心公益務希於明日下午二時莅臨鄉立一校開成立大會討論進行事宜是所至盼此請
台鑒　　青鎮旅外學生會衛生委員會籌備處啟

他看畢吁了口氣，用扦子醮些烟膏就烟燈上燒着。他夫人臥在對面，抽畢了一口烟，喝了半杯茶，鼻子裏噴着白霧，見丈夫吁

氣；便問道：『這信那裏來？什麼事情？』

『什麼事！仍是張陸幾家的孩子，暑假回來吃了飯沒事做，不好好的溫書，又在胡鬧了。』沈大爺一面把他夫人手中的槍接了過來把烟扦上的烟泡裝上烟斗，一面說着，『去年上海外國人殺了中國人，他們來鬧了一夏天；今年鎮上死人，又要他們來管閑賬！還要開什麼會討論，熱辣辣誰有空閒去聽他們瞎鬧！』說時把烟斗湊着烟燈，吹吹的抽上了一口，放下，呷口茶，又續說道：『什麼衞生不衞生？關我什麼事！時疫藥水和痧藥家裏都預備着，前天還施送了五瓶十滴水，這不是很爽的救了別人的性命。我也何嘗不知道，他們背地裏嘗我腐敗，頑固，現在却又要請我去開會，他們當我什麼東西？哼！以爲我朦着不知道！』說畢再呷口茶，憤憤的睡下。

『可不是嗎？去年夏天我在王家打牌的當兒，天天看見他們掮着白布條兒在火辣辣太陽下走來走去，不癡不乖的還要喊着。我看見了就生氣。有一天晚上，我正在茶店裏聽說珍珠塔，在很要緊的當兒這班小脚色不好好的去乘風涼，反又掮了那白布條兒半中央來打斷了說要演說什麼：「上海被外國人打死了許多同胞你們却在乘涼聽書」呀，「亡國」呀，「人」呀，鬧了一大串，我火得幾乎要立起來罵。二叔家的五寶年紀只十六歲，也要軋在裏面鬧；我訓說了他幾次，反而拿我臭罵了一頓；後來我告訴了二叔，才把他關了起來。今年他可在裏面嗎？』他夫人問着。

『這上面沒有寫着，照他好胡鬧的性兒，多半又在內的。』沈大爺答說：『我也和他父親說過，還是早些給他在省署裏弄上個差司，省得胡鬧不休。他說等大學畢業了再說；我看早晚還要給他兒子氣個半死！』說畢又吹吹吹的抽着烟。

『不過今年人實在死得多，聽華大媽說，北新橋到了七只瘟司船，簿上有名字的已拉去了不少；我們沈媽的姪子也發痧死了，連挑痧也不會等得及。』他夫人振起了精神說：『前個月由華大媽領頭已做了好幾次佛會，我也搭了一份，把你的名字寫上了，華大媽是吃長素的人，很靠得住；今天還在李家念佛哩！這樣一來，我們家裏安心好了。還要去管什麼衞生不衞生？小孩子們一到洋學堂念書總說家裏不好的。我家阿囡，我想不要叫他讀了，免得將來嘔我們的氣。這些田產，好好守着也不會餓死了。』

『這倒不對的書是儘讀，祇要早些管好！』沈大爺反對着：『對門家柱不是就從不去關，在家裏天天打打牌看看書，這兩天聽說還冒着熱做什麼罵共產黨的文章哩！』說時又燒着烟，『佛會嗎？這也沒意思，聽說有好幾個人給華大媽挑痧挑死了，還要什麼佛會？還是省些錢多吃幾筒這東西吧！』說時把烟鎗舉了舉便微笑着。

他夫人聽了瞪着眼道：『給你寫名兒念佛倒不好，還要背地裏說人家壞話！簿子上名字多着哩，難不成都是挑痧挑壞的！前天將晚我打牌回來覺得有些頭暈，還虧她挑了幾針才鬆的。』她說完，憤憤的站起就走。

沈大爺微微地笑了笑，仍燒着烟，吸着，一回子便呼呼地睡去了。正當他夢着做省議員時，耳中聽着幾聲：『大哥！大哥』睜眼看時，却是他兄弟。『什麼事情二弟！』他問着。

『什麼學生會裏的信，你接到沒有？』沈二爺說時坐在坑上。

『接到了，還要鬧勞什子的會咧！誰有空？』

『剛才張家那孩子來見我，就是那樁事情，還要我和大哥辦理呢！』沈二爺答着，又就着他嫂子剛才的位子睡了下去；『他們還預備了一些意見，』說時袋裏挖出一張紙條兒，『他說倘眞的沒空，便請我倆把這上面事情去辦。』

沈大爺接來看時：

1. 到城中請西醫二人，常川駐鎮，款由公派。
2. 多辦時疫藥水以防不時之需。
3. 飭警所切實注重街道清潔，並組織捕蠅隊。
4. 嚴禁居民將垃圾傾入河中及隨途拋棄。

附註 分發傳單及宣講事宜由本會擔任。

『你的意思怎樣？』他看完了交給他兄弟。

『我本也想不理，但是我倆負着董事的責任，總得敷衍他們一下。家縹不是閒着嗎？他在醫科讀書，也懂得一些兒，款子由我差人按戶收取好了。別的事便隨他罷。』二爺說時目光注着他哥子。

『也好！我家收租人阿全沒有什麼事情，叫他去按戶收取款子，由我倆支配用途好了。數目酌量情形罷！』

『準定這樣辦罷。』

青鎮的疫氣，依舊瀰漫着；六七個着了長衫的青年，手裏提着白布黑字的旗子，在烈日下走着。到了茶肆裏便把帶來的鈴子搖得叮呤叮呤的響，搖畢就有一個站在櫈上振着喉管演講，還有幾個分發着傳單，拾西瓜皮的孩子，隨了一大批，團團的圍成個半圓形。演講的學生一個停了又一個，不斷的講着，偏蒸熱得厲害，隨拭隨講也幾乎來不及。

吃茶的人們：有的立起身走了，有的停了談話懶洋洋地聽着，有的假寐着，也有幾個赤着膊的農人隨聽隨點着頭。一會子講畢便到別處去了。

茶館裏的空氣，頓時掉換了：『這些學生怎這們獃，汗涔涔的下還要來鬧？』一個中年男子赤着膊，手裏握着皮絲烟筒，自言自語的說着。

『可不是嗎？』對坐的一人正挖着脚丫，隨挖隨向鼻間嗅着；『蒼蠅這麼多，誰不討厭？但他要來時有什麼法想？街路是打掃夫拆爛污；圊桶不向河裏淨，到那裏去淨呢？米要二千錢一斗，命也活不了，還要什麼衞生不衞生？……』

『剛才那最矮小的一個口齒流利，將來倒很有出息，不知是誰家的孩子？』一個老年人拈着鬍鬚向他同伴問着：

『東街孫家的。讀書倒也聰明，只是喜歡出來胡鬧！』

『哇！是了。他的叔子不是開肉鋪的嗎？』

『是啊！今年下半年要配親了——是同街藥鋪王家的女孩子。他老的因年紀大了，打算明年春天就替他完姻。……』

『剛才他們說一個蒼蠅一禮拜要生幾萬個小蒼蠅嗎！沒有這麼多吧！』挑水老二對他的弟弟說：

『他們一進了洋學堂，總是格外說得動聽，難道數過的？』

『眞是好像數過的。我年年夏天蒼蠅也吃了不少，還是好好的，愁什麼呢？』老二愈表示不信任剛才聽來的話的神氣；『怪道沈大爺不要他兒子去唸書了。』

『……』

這一天早晨沈大爺家播出哭聲，說是沈大爺的老娘過輩了。

『這樣熱的天氣，孝幃中怎能站人？還要不時的哭呢？她又是兩點鐘就要抽幾筒的。』沈大爺自他老娘病狀危險時便這樣愁慮着，到了這天早晨更是焦急，恨恨的暗罵道：『這老的早不

死，晚不死，偏揀正這大伏天裏死！一會子若有所悟的點着頭去和他夫人商量，隨兒沈媽匆匆的出去。

華大媽一夏天又要在佛會裏忙，又要接連的替人挑痧；挑好的人雖沒幾個，人家却還不斷的來請她，因爲大家相信她的話，簿子上有了名字，挑也沒用，不過盡盡人事罷了。這天早晨她正在數着一夏天來得到的錢，肚裏盤算着：『隔壁阿根的房子要抵押下來還少十多塊錢，阿大雖然答了就併他賭，也還差得多哩』正在計畫時，驀見沈媽匆匆闖進來，便道：

『沈媽！你好呀？今天怎有空，清早起急忙忙的，請坐坐！』

『華大媽你早！』沈媽說時，走上附着耳朶說了幾句。

華大媽現着驚喜之色，點點頭便隨着沈媽去了。

華大媽從沈大爺家出來時，面上現着喜色，一路上自言自語道：『這回這數目湊滿了。這種事情也着實有趣，自家死了人叫別人來哭。好得巧姐娘也沒甚事兒，就着她去做一回「哀喪婆」吧！哈！這項生意倒也很好，只是可惜不多！』

沈大爺家這天出喪了。去弔唁的人眞是穿梭似的，只是苦了巧姐娘！來一個號着哭一回。天氣那麼熱，蹺坐在孝幃裏風絲也吹不到，還要穿着厚厚的白杜布衣裙。她想到婆婆待她的兇殘，代別人號哭了幾天，自己要拿錢買些零食都不許；再想到兒子阿貓養到五歲，竟也在春天溺在河裏死了；自己從小來做養媳，吃苦吃到三十歲，還要活受罪！禁不住傷心着，便眞的哀哀切切地號咷大哭；不過有時夾着：『肉呀！』『肉呀』的聲音。旁邊站的人有的怔住了；弔的人被喵喵嗎嗎的鬧着叩了幾個頭聽不清楚，也偶有帶着疑訝神氣的，但也不便多話；其中最急的只是沈大爺：『這忘八羔子明明不全是哭的我家老太婆，什麼「肉」「不肉？」』可是自己忙着還拜，沒一些兒空。臭汗黃豆般大流着不得休息，在他眞是第一遭兒。幸得他夫人過了癮聽見了，急囑人前往關照巧姐娘才算過去。事情完了，仍是巧姐娘倒楣，自己一錢拿不到，反給沈大爺窜了幾下，回到家裏還要受一頓臭罵。

轉瞬秋天到了；青鎭的人口，減去了百分之一；壽器鋪裏的棺材也賣完了。氣候老是炎熱得厲害，疫勢依舊熾烈着，鎭上的旅外學生，因爲假期已過，紛紛離鄉到各人讀書的學校裏去；請大

爺仍是一天到晚睡有烟坑上，他兄弟也一連幾天臥在他對面，商量中秋節後出「爺會」的事兒。據大家的經驗：今年這麼熱得異乎平常，人死亡得那樣多，田中的稻因爲缺水也乾壞了，一定要一連三年發生這種現象。出了一次「爺會」，第二第三年的災祲便好免掉了。茶店裏常有人紛紛談論着：今年樣樣東西貴，這一次幾十年難得有的盛典至少要用七萬塊錢以上，雖然外面可以去捐，但是每一家至少也要派捐四五塊錢咧。這樣的話入了熱心的人底耳裏，便向談論的人斥責着說：你們逃出「爺會」的錢，也想做人家，豈非笑話？荒年怕出「爺會」又怕出錢，那末你何必住在青鎮呢？出了次「爺會」，仗着合鎮菩薩的保佑，太平幾年，可以省出多少錢來！』聽的人至此便也不做聲了。

在疫熱仍是盛行的時候，最忙的要推華大媽的一家了。做佛會要她領頭，鬧了又忙着挑痧；隔壁阿根的房子雖靠着沈大爺家的一注意外錢，已湊足了八十塊錢押了下來；這時又要忙着籌備出「爺會」的事兒，一天到晚眞沒得一些兒空。而且立秋後人們還忙着要打「太平醮」，他兒子阿大是張法師的大門徒，也忙得沒一點空，她媳婦也隨着特別的忙。

一五，八，一三。

福煦將軍對於未來大戰之觀察

幹

歐戰時有名的協約國總司令福煦將軍（Marshall F. Foch），大家總還得記起這個人罷。他現在已經是七十六歲的人了，可是這位老將軍對於軍事研究，興味仍還濃厚。近來有紐約時報的記者去見他，並探詢對於歐洲時局的意見，他說將來的大戰仍恐不免。茲記其重要談話如下：

他說『在現在這樣嫉視，尋仇，覬覦，自私自利的世界，限制軍備實際上是做不到的。隨時隨事都有發生世界大戰之可能，並且這種戰爭要比過去的戰爭更可怕；戰事之勝負，要取決於實驗室，兵工廠和軍需品工廠。這樣的戰爭不是鬪力，完全是鬪智。』他隨卽以裁減軍備之不可能，歸咎於德國之首先無誠意。

他又伸言：『將來戰爭要想得勝，只看誰的機器精良勇敢的首領也只要他管理戰爭機械。因爲將來的戰爭，是機器的戰爭，不是血肉的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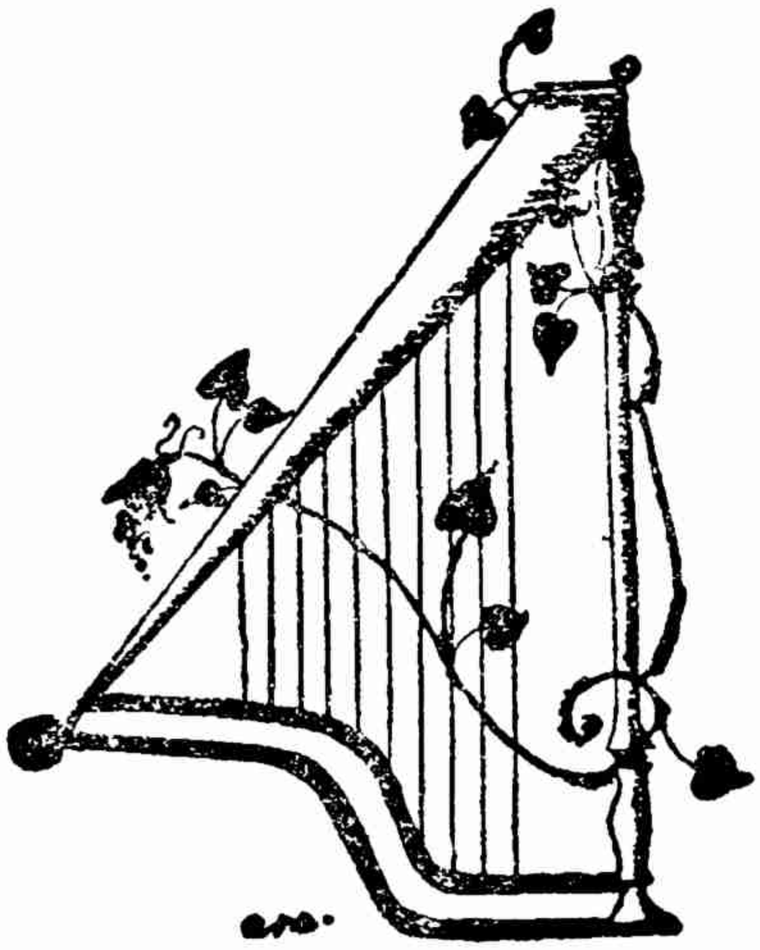
他對於英國人發明的「死光」似不甚信，但對於發明一種毒氣能夠整批的殺人却謂非常可能。

他對於將才也極重視，他『說許多戰爭能夠得勝，都全靠將帥的天才。拿破倫，亞歷山大，漢尼巴，愷撒等人都是天才，所以他們戰無不勝。將來的戰爭機器固然重要；軍事的天才尤其重要。』

談到軍隊的內容，他說：『像平常拿來福槍的這種步兵，將來不會存在。將來的步兵，只要帶一個很輕的機關砲；並且這種機關槍也只爲防衛之用，如同現在的手槍一樣。馬隊在現代戰爭中地位算很重要，但是將來却不大用得着。將來汽車運輸，還要重要得多。坦克（Tanks）大砲仍還是有效的武器；不過那極笨重的坦克，恐怕不會再用；將來會有高速率的坦克出現。至於砲隊，將來所用的大砲，射出距離大約不會比現在更遠；因爲太遠了描準很困難。並且大砲的效力雖能毀壞很遠的城池，但是戰事的勝利却不在乎毀壞城池，乃在毀壞軍隊。』

他又說到空中戰術，以爲『由空中擲放炸彈毒氣以毀滅敵人都市，或可以早日了結戰事。但是目前尚未發明有效的防衛空中攻擊的方法。現在各國都在研究這事，想必總有成功的方法出現。不過在防禦方法未發明以前，當然只看誰的空中武力強盛便有致勝的希望。』

他最後推論戰爭機器之發明，無窮殺人方法之酷烈無倫，根本足以毀滅人類。若不從根本上設方消弭戰禍，人類悲慘的命運，終恐不能免除的。



戰鬪

朝鮮朴懷月著

翠生譯

一

鬪呀！鬪呀！

二

『唉！畜生！叫賣的總要叫着，纔能把東西賣掉，你難道是啞吧麽？你這樣膽小，怎能不敗亡了家？』年約四十歲的振煥，對他顫抖抖的坐在炕上的孩兒順福開始責問：『來！究竟賣了幾個？給我看看！』他說着奪過了順福所抱着的饅頭桶，打開蓋兒看，剩餘的饅頭還有十二個。

『哦！你整天來來往往，不過賣了三個饅頭？你想，要賣去一個總得不住的高喊，如你這樣一聲不響，一定跑到天明也一個都賣不去！』他把桶用力推向順福的膝頭說。在這瞬間他感覺到不可言喩的悲哀與憤激。因爲他在把饅頭桶推向順福的當兒，先想起在從前順福由學校回來，晚上在他面前溫習功課時，因着漢文念不順口，把漢文讀本推向他的兒子說：『畜生，這樣豈不是白上學校！』的話來；並且又想起順福念朝鮮語讀本時的光景；看他念自己的國語，自己的國文簡直念不出正音連發音

都發不淸楚的孩兒，於唸「黃昏的雲是」(Dasong-areuo koo-mowa)時，像囈語似的唸得很快，就譴責道：『唉，你連自己的國文都念不來！那是甚麼半啞吧的話？Dasoga 是甚麼話？不要再上那樣壞的學校了！』這些光景一幅幅的浮上心頭。可是一轉念想到現在自己的形勢，連那樣的學校也不能使順福進去了，不禁湧起自殺了也無足惜的憤懣；這個憤懣的確是比憐惜他孩兒的心思更深刻了。但是他仍勉強的不現出異樣的狀態來，對他戰慄的孩兒說道：『唉！你怎麼還不聽我話，只知呆呆的坐着！』

於是可憐而孤獨的順福，仰望着丟了一切心思似的他的母親，以哀求的聲音慢慢的開口道：『今天我有點不舒服呀！』說着又張望了父親的臉兒，好像在尋求甚麼同情似的。然而他的父親，是閉着眼睛在深深的想甚麼，因為緊閉着眼，雖然掩得住他那銳利的眼光，但在他那嚴肅的神氣上，仍可以看出滿面懊惱的情境。順福的眼光又轉到他母親的身上，發現了低着頭而癡望在炕底的她，只是洒着一滴滴的眼淚。這時的屋裏非常沉默，一點沒有聲響。但是緊閉着眼的父親臉上所滿溢着的不忍開眼的苦惱的神色，與夫代替慰藉的話而吊下來的母親的淨珠般的眼淚，以及順福的悲哀，却仍無一些縮減，反是增高到無可再進的極頂了。幼弱的順福的心思，是無頭無緒的亂雜起來了。他覺得母親的無一言半句的眼淚，實在比父親那嚴酷的譴責，更激盪了他的心海。他竟不由自主的叫：『媽媽！』這幾乎是無意識的，他自己也不知為甚麼叫她。

『……』不答一聲，只抬起頭，望了望那惘然坐着的順福時的她，更淚如雨下了。順福只是想，若是父親不在這裏，他定要伏在她的膝頭，盡量的放聲大哭，直至得到喜悅的時候。可是，張望着母親的眼淚的他，忽然間覺得在自己的眼眶裏也湧出了不少的熱淚。好像有甚麼怪物衝突了他的胸膛，使他幾乎沒有餘地想想所有的苦悶，所有的惆悵，所有的虐待。這就是他母親的熱淚所給他的一種新勇氣；也便是從他慈祥的母親的眼淚中所得來的一顆決心。他含着眼淚，就跳起身來，擔了饅頭桶，走出門外。凜冽的寒風使他心冷身戰，並且猛打了懷抱無限決心而來的他的面頰。在無數星辰流動着的黑暗的天空中，像屋子大的風，像海浪般的風，噓噓的怒號着，像剛鐵般的作出錚錚的聲

音而盤旋着。這些凶暴的風，都想用力凍結那軟弱的順福的身體。他一步步走出大門，黑暗的天空與地球之間，祗有可怕的寒風，像海潮般的把波浪激動着。

晚上十點鐘！每家都緊緊的門上大門。只有從小窗口流出來的微亮的燈光，非常的誘惑了順福的心兒。沒有個人影的孤寂的街上，走着沒有一定的希望的路的他，究竟向那兒去？又須到那裏去？不過跟着沒有方向的夜風跑跑而已。實在，他從不曾停過一會脚，只和向着甚麼目的地而跑的人一樣的快快的走去；因爲這已似成了他日常的功課了。

他走到了看不見自己家裏的地方，就用細微而戰抖的聲音叫道：『Manjūno hoya hoya』(賣饅頭的叫聲。)但是這個聲音，很易使人發生惡感，加之又是很疲勞的悲咽的聲音。無論何時，他在他所住的胡同裏，從沒有一次喊過『hoya hoya manju』。等到了離家很遠的旁的胡同，纔嚷了幾聲；然而這也並不像旁的同業那樣不住的高喊着的，每晚至多不過嚷了五六聲，也是到近來纔開始做的。所以頭一天是不過掮了饅頭桶，在市內漫步着，說起饅頭，連一個也賣不掉，結果，反惹了爭鬪。他在頭一天就惹了這樣的大爭。

三

順福掮上饅頭桶的原因，是由於他父親積年所經營的事業之失敗，遂致傾家蕩產。在從前稍微富饒點的時候，他對兒女本不甚吝嗇，而且他並沒有很多的兒女；只有男孩順福，其次的女兒順愛兩人。這是多麼可愛的好寶貝呀！況且在學校得了特別活潑又是特別聰慧的讚賞的順福，非但他的父親鍾愛他，連親戚們都叫他做『好順福！好順福』。然而這都是他退學以前的故事，也便是他掮了饅頭桶以前的光景。現在的他呢，在昏暗的夜路上，掮着饅頭桶，勢非受人家的虐待毆打不行；更不得不戰慄在冷酷的寒風中，餓了肚子哭泣着，不行了。十五歲的順福自想第一次掮了饅頭桶，就到最親愛他，又最羨慕他那羣朋友那裏去叫賣，這是無論如何不可能，寧死也不能去的。在學校獨自狂跳的他，在遊戲中常是得勝者的他，自尊心特別的强，又是非常自豪的他，實在不能這樣做。然而這是生活所關，否則便要挨餓；並且父親那可怕的責打，也是無可如何的，於是只好流了熱

淚，掮起熱烘烘的饅頭桶，出外去賣。但是掮着饅頭桶而彳彳亍亍走着的他，却沒有想到怎樣才能把饅頭賣完，回轉家去。在他心裏只『來！不論是誰，說我甚麼，我就用這桶打碎他的頭骨！』熱烘烘的燒着這種恕憤。他因爲父親的虐待，和受運命的蹂躪的反動，又這樣想着，不論是誰，若是嘲笑叫賣饅頭的順福，就要拚命同他們爭鬭。這樣，他忘却了一切，像帶着木槍的武士般，重重的邁步前進。

下午四點鐘的時光。在可能的限度內無論如何不願到很熱鬧的地方，因爲怕在街上碰見相識，而常到幽靜的小胡同的順福，不覺走到C胡同的口上了。連他自己也不知爲什麼會到此地來。

是紅磚的樓房！他便到了這樓房的前頭。喇！這是何等可喜的事！他在一個月後初次見到的這所紅屋，便是三年來不斷的撫慰他的地方。這所屋裏，有同他高高興興的遊玩的朋友，有讓他濕着心狂跳的操場，又有愛護他的教員們，和情深得不可離開一日的同班生。然而，現在我爲甚麼不能再見他們？爲甚麼不能到那個操場中去游戲？他想到這裏，自己覺得是無限的孤獨。他又估量着：這可不是我父親的錯誤，不是我母親的無情，也不是我自己的怠惰；因爲他也知道他的父親，把他母親的棉襖當了錢來給他做最後那一個月的學費的事，他又曉得父親的好些東西和母親的許多衣服，是都已入了當鋪掌櫃的手。所以他有時暗想，他自己所要享受的幸福，早早收藏在當鋪裏了。雖是年紀相同的孩兒，但貧家的孩兒對於實際生活的見解，實在比富家的特別銳利。不過順福總禁不住要憎惡那紅磚的樓房。那許多孩子——有的三年不及格，有的幾乎每天受罰，記過．但是學校仍舊歡迎他們。然而對於熱心用功而活潑的順福，學校當局爲甚麼反拒絕他！他越想越禁不住要憎惡了。

紅磚的樓房！他在三年級時所佔的座位是特別適合他的意思。那個座位正朝着南面，可以望得見那廣闊的操場。而在冬天，是陽光斜照着，在夏天是涼風吹送着的地方。他暗地裏曾把他的姓名彫刻在那書桌的底板上。他想起『現在是誰坐在我的座位上了呢？』又禁不住自己慚愧起來。

他又想起從來特別愛他的那位教員金先生，有一次曾撫着他的頭說：『你一畢了業，我要盡力幫你考進××高等普通學

校去，你要好好的用功啊』倘若現在碰見了金先生由他惋惜的心思，也必漲紅了臉，洒淚痛哭的罷。他又想起廣濶的紅磚屋，至今還不如牧容他一身的茅屋。於是又不知如何的憎惡牠了。

他這樣想着不覺走近那學校的門前了。剛剛下了課回家的學生們，三三五五的攜着手跑出門來。他怕碰見那些熟的朋友，便沿着學校的長垣，跑進一條小胡同去。然而他的身體忽然顫得不住，像被發見了甚麼了不得的罪惡似的，連臉兒都紅暈起來了。因爲他聽見有人在後頭喊『那是順福小子不是？Manju noloya hoya』！的聲音。在這瞬間，醉暈在羞愧之中的他的脚要背快跑開，但是活潑而雄偉的他的心却喝說：『反抗呀！你怕那個醜東西而跑開麼？怯懦者！起來反抗呀！』他於是就停步轉過身來，他的面孔，像勇士般發出赫赫的威光。

『甚麼，你幹甚麼？』他向那對面來的三個學生質問着的時候，他認明罵他的就是基福，自從學校念書時，他就知基福只是他輭弱的敵手。

『你怎樣，混帳？』基福同另外二個學生一齊喝着迎了上來。

『剛纔你說甚麼話？小畜生！』他解下饅頭桶，很興奮的說。

『甚麼，你不是賣饅頭的？』

『是呀，你幹甚麼？』

『所以我們叫你賣饅頭的……這是甚麼玩意兒，……王八蛋……』基福話還沒有說完，順福便打了他的冷凍的嘴巴一下。『混帳，賣饅頭的！你是甚麼東西，你不過是個學生？』他說着又連打了另外兩個學生。被打的三個學生，於是各自脫去帽子和長袍，就一齊逼着他。頑強的順福與憤懣到極頂的三個學生，都用全力，緊緊的握住彼此的領頭。在冰冷的地上，翻來覆去的滾鬪着。過了好久，兩方都不退讓。但滾來滾去的時候，不幸，基福的皮鞋的釘子，踢傷了順福的額角。

『啊呀！你這小畜生！』在再鼓動着勇氣，而一骨碌立起身來的他的額角上，早已湧出一行的赤血！他像站在戰場的勇敢的兵士一般，把兩手揩拭那染在臉上的赤血，掉了戰抖抖的拳頭說：『來，來，你們這羣小畜生！』他拿起他們的衣服，順手揩了揩他那臉上的赤血。他們三個學生雖是盡力應敵，但總沒有他那樣是拚着性命戰鬪的。他們常想避免危險，所以結果終歸失敗。

『你們這羣畜生，我怎麼不能賣饅頭？你們以爲你們是必不

至於賣饅頭的？怎麼不過來，來呀，來！』順福又喊着。

『不必同那狗樣的東西相鬧了，我們走能，走，走！』三個學生說着要走。

『卑鄙的東西！逃命的東西！』他對跑去的他們謾罵着。

基福轉過身來，『混帳，卑鄙的是甚麼？』一面說着便一脚踢翻了他的饅頭桶，桶裏的饅頭都一個個滾了出來。基福同那兩個學生，是比爭鬪時更用力的跑走了。這個無異是他的全性命的饅頭滾在地面時，他眞是無限酸痛，全身都彷彿要從此分解了。於是拼着在全身循環着的熱血緊緊的跟着他們追去。但他們已進了一個街旁的屋裏，把大門緊閉了。在這瞬間，他的憤怒幾乎要衝破胸膛，要粉碎心腔。他雖費盡全力的追逐，但本來離得遠遠的他，畢竟追不到他們，於是只好用脚踢着大門，以嗚咽的聲音喊說：『開門啊！開門啊！』可是沒有一聲回音，也沒有一人出來。幾乎忘去一切的他，那有關心到門扉的破壞！他總是把門撼着，或用脚踢着，或用石頭扔着，然而仍舊沒有人出來。眞沒有法子了，只好呆呆的站在那裏惘然的亂想着。

『咦，你怎麼不把那些小子抓住？喂，走來，這裏有饅頭呢。』說

這話的是一位少年，他像自己被毆打似的氣憤憤的走近他的旁邊來，用手拂去了他衣上的塵埃。他像是流離街頭的窮漢，連長袍也沒有，其餘的衣服還不及順福。於是他凝視着那位少年說：

『誰知道那些東西會逃進門內去呢！』他如同對待曾經相識的最好的朋友般鞠了一個躬，就接過了那饅頭桶，接着有位紳士開門走了出來。他那隱忍着的感情又燒燃起來了。但在他要突進那開着的門時，那位紳士便執住他的手說道：

『剛纔敲門的是你麼？』他便回說：

『是，是正是我！』於是那位紳士便一手掌了他的面頰罵道：

『你這畜生！爲甚麼亂撞人家的門？賠我的門來！賣饅頭就賣饅頭好了，爲甚麼打了人家的學生？你這無知的蠢物來，你進去，想怎樣？』說時用可怕的眼光注視他。在這些權威之下，他眞無法對抗了，只好嗚嗚咽咽的哭着說：

『給我錢！……給我饅頭錢！……踢倒了人家的饅頭跑……嗯，嗯，……』紳士悄悄的站着在想甚麼。立在他身邊的那位少年於是走近這位紳士替他辯解說：

『這事我親眼看見：最初是學生們先動手打他的，並且踢翻了他的饅頭桶。先生，你以爲賣饅頭的是該打的麽？』紳士便問道：

『那麽，饅頭的價錢多少呢？』順福仍然哭着答道：

『一共七毛五分。』紳士默然的拿出錢包，抽了一個半元的給他說：

『來，畜生！倘如你不去惹他們，他們怎會來踢翻你的東西？往後要是再幹這樣，我決不饒恕你了！』說着又用威脅的眼光射着他。少年又替他辯說：

『無論怎樣，我們是只靠着這小生意過活的。論理，總要照饅頭價錢算給他才是。』

那位紳士說：『喝，蠢東西！這個也是我的善意，不要說廢話了！』說着便關上門走了。順福呆呆的想了許久，但沒有法子，只好揹起饅頭桶。於是替他幫忙的那位少年，很可親的拍了拍他的肩頭說：

『你住在那兒？』

『我住天然洞。』

『貴姓是？』

『我是金順福。』

『你哪？』

『我是朴七星。』他們兩人很自由的行了初見的禮。七星現出不勝氣憤的樣子說：

『唉，你將要怎樣？你能忍得住他們的那些惡罵麽？假使今天我早一刻看見，我一定打死那些小子……』順福微笑着反問道：

『是呀，無論如何，非把他們痛打一頓不行。但是你甚麽時候看見我同他們爭鬪的？』七星回說：

『我是在那個小子踢翻饅頭桶時纔看見的。可是你想怎樣呢？』他又激動他。說也奇怪，原來他也是賣饅頭的。因爲他自己備嘗了好些不合情理的苦痛，故每遇見了賣饅頭的，很同情他們。尤其這次順福的事件越是重大，他的同情也越是深刻。不幸，他沒有自由得和可愛的順福談心，因爲他是人家的雇傭。他接着說：

『若是你要去打，我也正要去找他們，無論何時，你來找我便

是。我住在K胡同三十七號。』他拍了拍順福的肩，便告別了。雖是暫時，但在順福想來，那位朴七星實在是永久不可忘却的朋友。有誰能慰藉在街上受虐待的他呢！只有一位初見面的七星却勇敢的說出一句『再打』！這雖然很簡單，但在他可沒有比這句再喜歡的安慰了。他不顧一切，只是亂想着作戰的計畫。

四

順福雖是個活潑的人，但從不願意與人家爭鬬。他在遊戲，或者運動上，雖然常常得到優勝，但至於爭鬬，因爲未曾打過，自然沒有所謂勝利了。然而自從他揹了饅頭桶以後，他不斷的測驗着：他有不可料量的毅力，和不可想念的勝利。這些力是從那兒來的？因爲他沒有同大人樣的鄙陋的屈服，妥協，和虛僞；他祇有自由的心，和剛愎而頑強的性質，當然忍不住那同樣的兒童之虐待了。尤其是同是一樣的兒童，人家都上學校念書，而他呢，却沒有進學校門內的自由，沒有愉快的遊戲的自由，並且沒有吃得飽飽的自由。所以他因了這些反動，常暗自想着，如果遇見咀咒他的人，就用力氣拳頭去打倒他。從前，當在街上碰到他時，便說：『喂，順福，你甚麼事不去上課？』一面拍了拍他的肩頭的那些學生，現在遇見了他，好像有甚麼可賞翫似的成羣追隨着他說：『你看，順福那東西，賣着饅頭呢！』因了這些變態，便引起他那巨大的反抗力。再說到他的家中，從前他由學校回來，他的父母便說：『哦，多麼冷呀！快來這邊，暖一暖身體。』然而如今最講情面的話，頂多是『你賣了幾個？』一句了。

順福還是從前一樣的順福，他的父母也是同從前一樣的父母，朋友也是一樣的朋友，地方也是一樣地方，到底因了甚麼而變成這樣各別的世界呢？他兀自也不出那理由來；但他却確實的發現了一樁事：人家的兒女吃了朝餐同他們的同學上學校的時候，他呢，揹了熱烘烘的饅頭桶，獨自慢步着又要喊『Man juno hoya hoya』了。還有是人家的兒女吃了晚飯，同他們的弟妹溫習功課時，他呢，數着他那錢夾裏齷齪的銅子，還顫抖的在大街上奔走。除了這些現象之外，沒有甚麼相差的了。然而爲甚麼那些兒童一逢他便要嘲笑，不願同他遊玩呢？他想了幾天，又得了這個答案。是『人家都在欺負我喲！』但他不去尋求那種欺負所由來的意義，只是胡亂的想着：『你們若欺負我；我要

欺負你們、你們苦嘲笑我，我就用武力對付你們」任從前，受了大人責罵，却不敢正面反抗，只知掉着眼淚哭泣的他，現在却變了，他已不是那含着眼淚不知反抗的懦弱而愚蠢的人了。常提出相當的理論來反抗那些無理的大人們了。因此，他的鄰居，都罵他是頑劣的小孩。然而他的一顆赤心，却像孤立的樹木般越打鬪殺。甚麼都沒有，只有個順福。他雖是像在山谷裏獨往獨來的獅虎般受着人間的憎惡與虐待，但他的心却從此變成勇敢而猛烈了。

可是却有個調節他暴烈的性情的力，這不是他父親的暴力，也不是他母親的柔弱的眼淚，這是十四歲的靜愛的天真的笑容。她是遇見甚麼人都笑的女兒，所以誰也不會顧念她那無目的的笑顏，但他却以爲那笑聲中有一種力量，並且還抱懷着兒童們不完全的某種希望。他因爲受人家的排斥，於是那惆悵而孤悶的心情，便整個的移向她了。其實非但她一人，他對於自己的妹妹順姬，也有手足以外像同志那樣的情愛。然而這不是同靜愛那樣動盪了他的胸膛的情愛了。但是他可不容易見她，也許要十幾天的時光。

他從幼就同她家鄰居。因此他們非但是彼此相好，在他們的父母間也非常親密的。他的父親同她的父親是幾乎每天同飲共樂的酒友。但她的父親在前面已經逝去了。此後，她的家道就漸漸零落下來她自幼就常到他家裏和他的妹，順姬一同遊玩，近來也是同樣的來玩。但到了最近，她的母親對她來他家中遊玩的事情，忽然不高興起來了。這麼一來，無親友的順福更是想她。 到了晚上，他同順姬和靜愛談談故事，多麼有趣啊！但他擯了饅頭的棍以後，雖沒有同她談話的時間，但她也不曾來過一趟。他一回了家，聽見的就是他父親斥責的話，看見的是他母親悲傷了的瘦臉。怎叫他能不紀念她呢？一天，他對他妹妹問道：

『喂，這幾天，靜愛來過沒有？』

『她不到我家來已不知多久了。』

『你也不到她那裏去玩麼？』

『前幾天我到她家裏去過，聽她媽媽說，早已送她到一個相識的家裏做女僕去了！』

『哦，所以，她不到我家裏來了。』

『正是，她要到晚上，纔能回轉家來呢。』

他聽了妹妹的話，覺得這正是永遠的訣別。獨自個無晝無夜躑躅於街頭巷尾的他一想到這個離別，真比丟了甚麼更可憐惜而痛心。他自想，他掮着饅頭桶在街上奔走時，她也許負了很重的小孩，在庭園裏漫步罷。他覺得熱淚在他眼眶中凝結着，這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但無論如何，使他痛心的一切事件，是都起於他賣饅頭以後。所以他每當掮起那饅頭桶時，沒有一次不發聲嘆息。世間生存競爭的苦味，他這樣在不識世故的年齡就深深的嘗到了。

五

是某星期日的早晨。順福同以前一樣的掮了饅頭桶出門去。今天是念書的兒童們最快樂的休息日。然而在賣饅頭的順福却仍舊是作工的日子。數千萬學生是每月有四天的休息日；但是數千萬窮人的兒女却整整一年中也沒有一天的休息。在早晨，從寒空中響過來的禮拜堂的鐘聲，這是招呼數千萬兒童的軍號。叫他們做甚麼呢？許許多多的兒童圍繞着那暖熱的火爐，些在安穩的椅子上，和着風琴歌唱着，常有人給他們很美麗的畫圖與賞品；要是這星期中有他的生日，大家都給他慶祝；許多先生教給他們天堂地獄的故事，或者講給他們須要憐惜窮的兒童，救濟叫餓的孩子……等等的訓話。這是教給他們許多有趣的學課的主日學校的鐘聲。接着他就看見戴了學生帽同他的朋友攜着手散步的學生；他們從父親處拿了錢，買練習簿，色鉛筆，橡皮球，及其他許多的玩意兒。笑嘻嘻的學生，他們都得在這天好好的休息。然而順福呢，沒人來找他，又沒有地方讓他坐玩。在前個星期日，他偶然到主日學校去，因為他穿的衣服太醜，又有惡臭，疑他是偷東西來的，便被人驅逐了出來。不錯，那些華麗的屋子，和清潔的椅子在他是不合式的。那些大街小巷便是他繼續生活的地方，那熱鬧的市場或揩着冷汗而休息的勞動者團坐的地方，老實還歡迎他來。他到那裏纔得賣了些饅頭。他實在沒有可玩的地方，也沒有地方可讓他遊玩。他只能聽聽那兒開運動會或者開比賽會的消息而已。這是多麼可憐呀！因此，凡有人要同他開玩笑，或者嘲弄他，他為發洩這等憤懣起見，便拚命同人爭鬬。他一見了戴學生帽的人，就準備攻擊迎上前去。他的這種舉動，決不是單為憎惡他們，原來他們的環境與他的

生活，實在使他不得不起來爭鬬。換句話說，卽因爲順福的國家，在一般社會是比那些學生的國家處於更無能力的地位。所以受了他們的壓迫的順福的國家，對那敵手的國家常要起而爭鬬，這是萬人共通的眞理今天，他又擠着饅頭桶徘徊於通衢陋巷中了。

是下午一點鐘。他徘徊了半天，覺得肚子飢餓，比脚力的疲乏更爲厲害。他雖然每天要受這樣的飢餓，但從沒有吃些點心的時候。從十二點鐘起就抱着餓肚的他，無論怎樣難過，咬着牙忍過兩點鐘便忘去了所謂飢渴；因爲這畢竟是無可奈何的事。他這樣走過四處，無意中又到了C胡同，一進了口，便忍不住又發生憤懣。他想起前幾天同基福爭鬬的故事。他喃喃的說着：『基福那個蠢物，踢翻了我的饅頭桶！哦，那個東西若在我的面前，我一定要把他打倒……』他舉目望望基福家的門口。但沒有基福，只見一個姑娘立在那裏擦着眼睛哭泣。她是誰？無意中一團驚訝在他心頭不住的旋轉着。一點不錯，正是他日夜想念着的靜愛的姿態。他想要走上前去，却覺得有點羞愧，因爲自從他擠了饅頭桶之後，這是初次見她。可是又一轉念他的心便喊道：

『喂，順福，你知道靜愛是處於怎樣的地位麼？基福也許在打她呢！你快去安慰她呀！』於是他立卽走上前去說：

『靜愛，靜愛！你爲甚麼在這裏哭啊？』她慢慢的張開含淚的眼望一望向她說的是誰。她一見是順福，不覺喜出望外，但又禁不住害羞，她不但羞自己在街上哭，她所最慚愧的是做了人家的使女。她把眼睛看了看他的饅頭桶，不覺微微的一笑，同時想起了他喊『Manjuno hoya hoya』的聲音。但是順福當她注目饅頭桶時，禁不住慚愧起來。他們這樣在歡喜又羞愧之中，忘去了各自的悲哀。

『我在這裏當使女呢。』她指着基福的家說。當時聽了這話，他的胸中正如當頭一盆冷水，然而頓時他又燒起了全身的熱血。他聯想起基福，因問她道：

『但是你爲什麼哭呀？』

『今天早晨，這裏的學生無端的嘲弄我，因此我便駡了他一句。老爺駡我說，混帳！那有駡少爺的道理！我只好隱忍着不說甚麼。然而今天正午，那個學生又用力踢我了……』她說着哭了起來。過了一會，她又接說：『我當卽昏倒了！……但是老爺還駡

我不過少爺的指使，叫我出去……』她說到這裏眼淚更流得厲害了，靜悄悄的在聽這話的他，至此就想闖人屋內，但是久經這種無理的事情的他，卽刻覺得有甚麼巨大的權威在他頭上命令他『別動』似的壓迫他。他於無可如何中，不禁想起那一天結識的朋友朴七星，像已定了甚麼主意似的問她道：

『你在甚麼時候回家去？』

『到了晚上，回家去睡。』她回答。

『好！那麼，你不要再哭，快進去罷。』他說着便別離了親愛的靜愛，快快的向什麼地方跑去。

大約晚上七點鐘的時候，年約十三四歲的五個學生排了隊，攜着手，有談有笑的來了。他們正在談講電影，可知他們是看影戲去的。當走近K學校的半開了的門口時，忽有人在他們後面踢了基福一腳，卽跑進那學校的操場。於是他們便追了進去。那先跳進去的人站在操場中央，基福立刻趕上前去抓住那人的領口說：

『混帳東西！你幹麼踢我？』那個人分明是幫助順福的七星，一把便推倒他說：

『你這小子，前幾天踢翻順福的饅頭桶不是你麼？』基福此時像受了甚麼良心的呵責似的說不出甚麼話來；但是其餘的學生却很伶俐的責道：

『混帳，這裏你有甚麼關係？你是甚麼東西？』

『你們是甚麼東西？』七星回答說。

『甚麼……』基福正要說時，七星立刻打了他一個嘴巴，其餘四人便齊聲喊『打』！一起向着七星身上衝來，踢的踢，打的打。接着從陰暗中順福便喊着現了出來。

一聲混蛋！他就加入戰鬭。他們這樣一方五人，一方二人的汗如雨流般爭鬭着。基福一拳打了七星，順福的脚接着踢了基福的腰，基福一倒，七星便騎上了基福的背。本來衣服又髒又破的七星和順福，以及基福的緞袍，和那四人清潔的衣服，到了此時都汚穢破裂得不成樣子了。順福一手推倒了基福，按着喝道：

『這小子，踢翻我的饅頭桶！』接着又有人迎上來推倒了他。同時七星往來衝突的打着，這樣混戰了半點多鐘。基福的手背上流着鮮血，另外的二個學生也口吐着血，而順福的臉，更是滿面血汚，……但是七星他却一點也沒有受傷，他似乎是最有力

氣的模樣。最後，其餘的學生都悄地跳走了，只剩着七星，基福，同順福三人仍舊流着血混戰。學生們到基福家裏請援去了。順福與基福緊緊的扭着在地上滾着。順福氣喘喘的說：

『而且，你爲甚麽又打靜愛？你不算她是同你一樣的人麽？』他們現在都有點筋疲力盡了，所以只扭結在地，相互謾罵着。

正在七星忽然大聲哭了起來時，順福驚慌的想立即爬起身來，但是忽地有一隻粗大的手向他劈面打來，像一道電光在他的眼裏一閃。好兇暴的手呀！在喊着『這小子』時，他便吊在空中了。他纔知道有個大人是在打他。那便是基福家裏的聽差。在那人自想是來自基福家裏時，又把他接二連三亂打了一頓。順福怎能敵得過他，最後就昏倒在地上。七星見了，拾起石頭即向聽差擲來。

噯喲！一聲，就倒在地上，他忍痛掙扎着立不起身。順福臥在地上，忽然有個人拍着他的面頰，用尖銳的聲音『哈哈……』的笑着開眼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靜愛。

戰爭！有人說人與人不能有戰爭。這是在想像上的話。實際上，世間儘有種種的戰爭：有的是爲猜忌他人而戰，有的是專爲愛情而戰，有的是爲名譽和慾望而戰，此外還有誇張腕力的戰爭，與示威的戰爭。因此，有國家與國家的戰爭，也有人與人的戰爭。

然而真正配得一戰的，是在失却了人生的自由時，自然激發的那種拚命的戰爭；是當被奪了生活的安樂時，在那赤血的場上突擊的戰爭。弱者們！不要逃走，也不必去尋求那些宗教和道德！戰爭，這就是你們最善的宗教。在爲了你生活上的眞理而戰鬬的戰場上，流着赤血而共分你所要的食物，那才是你的偉大的道德。你們要知道沒有你生命的地方，怎能有道德？世界上是沒有哭着飢餓的人的宗教的呀！

戰鬬呀！要起來戰鬬，纔有勝利，不然只有失敗。戰爭敗了，但有未來，仍舊可以想念未來的勝利。要是不做甚麽，只靜待運命的到來，那末只有個「零」，只有嗚咽着漸漸縮減的血液的悲鳴。

人間的權勢，須要人人都佔據牠。惟有免爲奴隸的解放的戰爭，纔能在地上發出偉壯的光芒。你們應該起來戰爭，爲了做眞正的「人」而戰爭；爲了給喜悅於創造你們那上帝的心而戰爭！

所以，順福的爭鬬也可以說是一種最完善的戰爭。這是他天賦的特權。你們要起而與咀咒你的生活的人戰鬬呀！

六

在因了靜愛的報告，順福的父親帶回他那血紅的孩子的翌日，順福用緞布緊裹着他的頭，躺臥在微暗的炕隅。他母親的擔憂，和他父親的訓話正要開始了，就見靜愛走了進來，母親卽迎着她說道：『來得好。』

她點了點頭問：『昨晚他受了很重的傷，夜來怎樣？』她的聲音非但是可愛，且帶着一種撫慰的調兒。在戰場上的戰士們有這樣橫溢的情愛，這是多麼幸福呀！接着又有一個人走進屋來，他是戰場中奮鬭的同志，——七星。他很快活的笑着問道：

『怎樣了？』

『是你，你麼？』順福很喜歡的爬起身來。七星好像有甚麼很大的決心似的喊道：

『我已聽見了那個聽差說的話了。』

『說的甚麼？』順福靠近七星問。

『那東西同他夥友在路上說，基福的父親已經告訴了警察署，要緝捕我們呢……』

『緝捕我們？』

『他們只要化了錢，我們就不能顯露眞面目了……』

『哈哈……』順福笑着說：『有誰能緝捕我們？在氣盡力竭以前，我們是要拚着命對付的！』他便立了起來，七星同靜愛也不覺一齊站起身來？他們都不知爲甚麼這樣。只有熱血在他們心中一齊躍動着。

血！在他們只有赤血！

在這瞬間，那黑越越的屋裏，忽然有一道光明照耀着那三個人，他們相互眼看眼的笑了笑。堅定而固結的條約這樣在無言無語的微笑中締好了。

『那麼，我們總得有準備纔是！』七星說：

順福從此便拋棄了饅頭桶，靜愛辭了僕女的職，七星也罷了傭人的工。他們覺得時候到了，已到了應該起而拼命爭鬭的最後一刻了。他們於是又笑了一笑。不知這是否是最後的一笑？

『少年不穩團！』這是警察署給與那有名的戰士順福派的新徽號。警署因爲要緝捕他們這三個孩子，化了數百元錢組織了數十班的偵察隊，很祕密的開始活動了。



梅蘿香（四幕劇）（續）

顧仲彝

第二幕

與第一幕相隔六月。佈景爲梅蘿香的住屋，在上海租界里房內前樓。房子顯然是很舊的；灰汚的牆，裂縫的天花板——板上的糊紙都有碎成片片的掛着——和不堅實的窗。在舞台後有一門，門通樓梯；門左爲一舊衣櫥，櫥內掛着幾件舊衣服。蘿香自離廈門之後，境遇一直很不好。這櫥的那扇大門，連着彈簧，可以任意向外開啓；櫥後連着鐵絲，節制住彈簧。櫥下層的抽斗，幕啓時是開的。那抽斗裏滿是破衣裳。破布頭和亂紙等等。櫥前地上放着一雙舊鞋子。櫥右爲一舊西式靠背籐椅，椅背上擱着幾件舊衣服。櫥頂上雜亂放着許多空瓶和空匣子。門的右首放梳裝檯一，那陳舊的程度與全室適相配合。梳裝檯上放着針氈，紫色香水瓶，磁製火柴架（可以應用的），剪刀，燙髮鉗，木梳和拭子等等，還有一張馬子英的小照。梳裝檯旁邊安着蹩足的面盆架，盆內半貯以水；架上還置着牙粉，牙刷，肥皂和一玻璃杯；架上晾有一條黃黑的面巾面巾旁邊挂着一雙黑長襪子。

左首靠牆是一張半西式舊小木牀。牀頭掛着一張馬子英的大照，上面用藍的絲帶連着釘上。照下放着兩束陳舊的紫花，一望而知這位主人很可憐的在愛着遠離的情人。

牀頭放一隻三十英寸長，七英寸寬，四

英寸高的紙匣，裏面藏着一百三十封信；用美麗的絲帶束成八綑，惟內中一綑須當眞寫好的信，每封信裏都有四五張寫得密層層的信箋，并且都須折開的。那信封不必考究，信紙也要平常的——表示這些信都是商人在辦事室裏寫的。

牀上枕邊隨便放着一件舊棉襖。一本打開着的新小說，伏在牀上；小說的封面是很艷麗的。還有一隻未吃完的橘子。牀脚邊放着一條用汚的被單。牀前有一茶几，几上安着墨硯，洋燈和雜亂的信封。還有一個小磁花瓶，瓶內有幾朵已枯的花。

牀的下首是幾只疊着的皮箱，箱的下首是一只破舊小桌，桌上放着火酒爐一只，茶壺一具，茶杯兩只，碟子盆子各數個。火柴一匣。桌旁有破鉛桶一。箱上放着一個舊漆盤，盤內針線等物外，有八張當票。台中有一桌，桌旁有一椅。牀下鞋一雙，小箱一只。右門前拖鞋一只，另外一只在櫥門前。

右首有窗兩扇，開向外去；窗前舊八仙桌一，桌兩旁各有一椅。桌的下首牆上掛着一張小的馬子英照。窗外望出去是人家的曬台，台上積雪很厚。這時窗閉着。

幕啓時，台上空無一人。半晌，蘿香由右門上，走至櫥旁，放傘在右首，傘柄擱在牆上，走至牀前把舊手套放在籐椅內，把舊呢大衣脫去也放在籐椅內。她見兩拖鞋，一在衣櫥前一在門口，面上表着很不耐煩，跑過去拾起，丟入櫥下抽斗內。然後跑至梳裝檯前，取針和線，又走回來，拿手套，縫補手套上的裂縫。縫好後，就放她在衣櫥的最上抽斗內。又走至右首，從抽斗內取出手帕，把檯上的香水灑點在上面；灑過舉起瓶來看還剩多少；放下瓶子，跑到牀前來，跪在牀上，很可愛的望着照片出神；用日本人的方法坐在牀上，手拿那匣信來，解開一束，拿出一封來看；急忙的翻了一下，把信放在膝上，便又抬起頭來，注視在馬子英照上。此時樓梯上聽得見有人在走上來。蘿香急轉身向右門，把信放好，急急的藏在枕下，把枕也歸好。

桂媽　在台外　梅姑娘！

蘿香　進來罷。

桂媽上。她是肥胖強壯的粗做娘姨，一臉的老實氣，但是話却很多；衣服頭髮都極不整潔。她手裏拿着一封信，和一方摺疊好的白手帕；走向蘿香。

蘿香　喔，桂媽。

桂媽　梅姑娘，這裏有一封信。

蘿香　取信　勞了你！

桂媽　這樣的信天天來的，是麼？打着圈

印子，以前總是『廈——』什麼？從羅香肩上偷看；羅香轉身過來，看見她，她就把視線移開去。

廈——門，在什麼地方，梅姑娘？

羅香　在福建。

桂媽　福建！

羅香　是的，福建。

桂媽　把手絹在破綿襖裏好像怕冷　眞正要好得來，天天寫信給你。送信的來十一點鐘最多，有時十二點鐘，有的十點鐘；但是天天來的，是不是？

羅香　我知道。

桂媽　跑到右首椅邊揩揩乾淨，倚在椅背上來看信。我猜是你男人寫來的，對不對？

羅香　不，我沒有男人。

桂媽　很得意的跑在臺中。對的了，我早上對花大娘就是這麼說。她說你如果有男人，自然會貼補你的。我說怕是沒有。她就說你應當有一個，因爲你生得這麼漂亮。

羅香　喔，桂媽！

桂媽　見右門開着，便跑過去重重的推上。舊屋子裏都是這些斷命的門。花大娘說像你這樣的照會，只要你看上了人家　把手巾掛在架上。誰不願意討好你。但是我說你看中人不是那麼馬虎的。她就夾七夾八講了一大篇。

羅香　講什麼？把開着的信放在桌上，低頭看看襪邊，發現一條裂縫；她立起身來跑到鏡檯前，拿了針線，又到左首箱前，從袋內取出銅指套，坐在箱上縫襪邊。

桂媽　在牀上忙着摺疊皮襖衣服等　唔，你可曉得，花大娘這幾天天天同房客鬧。昨天住在隔壁的那個姑娘因爲欠了三個月房租，花大娘就一定要她搬，把一雙紅漆的大箱子扣留了。跑到右首，又復至臺中央前。花大娘說那個姑娘是有錢的，不過我想不見得吧——竊看檯上的信

羅香　見了很怒的叫道　桂媽！

桂媽　不知所措，揩揩桌　如果她有錢，又何苦把箱子丟在後面呢。梅姑娘，你說是麼？

羅香　我也這麼想。花大娘說我麼？跑至左首椅前，把一件舊綿襖摺疊起來。

桂媽　喔，說得不多。跑至右首站着

羅香　那末，怎麼說？

桂媽　她好像說你也有三個月沒付房錢，她說你應當付一點兒。她又說你剛來的時候，很有幾個時髦朋友。

羅香　她說誰呢？

桂媽　那我不知道。花大娘說有幾個人祇要隨便幫助幫助你，也就沒有困難

了。半晌不語梅姑娘，難道眞的沒人肯幫你麽？把舊綿襖掛在牀上。

羅香　沒有！沒有一個。

桂媽　那太苦了。

羅香　爲什麽？

桂媽　花大娘說祇要你肯，誰不情願來巴給你，還有什麽辦呢？

羅香　很悲苦的打了一個不要。衣杆門很慢的開了。講罷，桂媽。

桂媽　有一個做珠寶生意的手玩着桌布邊來看那個住在大門裏的揚州姑娘，那人倒很好，常常問起你。

羅香　怒喔，不要瞎說！

桂媽　見櫥門開着，跑過去，推上了；轉身向羅香花大娘說——那門又搖了開來，碰觸在她背上。她又轉身恨恨的重重的推上。斷命的櫥門！跑到右手盥洗處，把盆內的水倒入桶內，放在架上，用布揩拭花大娘說如果再收不到租錢，只好開門去討飯了。

羅香　我眞對不起她；今天讓我再去試試。立起身，走至中桌邊坐下。

桂媽　端着盆走向前來，一手用巾揩拭你還沒找到事麽？

羅香　沒有。

桂媽　你剛來的時候，多麽有錢，多麽待我好。秦叫天你認得麽？

羅香　唱紅生的秦叫天麽？

桂媽　對了；他住在後面亭子閣裏；常常說現在沒有人找得到事做。許多唱戲的——男的女的——都空着沒事做。花大娘說不曉得怎樣過活哩。她又說你本來是很好；但是現在只怕用剩得不多了吧？

羅香　起立走至梳裝檯前用完了。

桂媽　天呀！金鐲子金圈金戒子都沒有了？賣掉了？坐倒在牀上。

羅香　都當去了。花大娘就要怎麽樣？

桂媽　還是不說的好。很快的跑向右門，手裏拿着揩布。

羅香　講就是了。

桂媽　梅姑娘，你待我總算好極了。這屋子裏誰都沒有你給我那麽多；可是近來就少了。花大娘說你如果不付房錢，她就要你的房間我聽了，就坐在樓梯上哭了半天。她又說我多照呼了你，幫了你，同我吵。

羅香　爲什麽？走至櫥前，取出錢袋。

桂媽　她說我是她用的；照呼房客是要看錢的。有一天吃中飯你叫我多燒一個菜；我正端着菜上來，給她瞧見了，一把揪住我，問我這菜是誰的。我說梅姑

娘自已出錢，叫我做的；她就硬說我偷用了她的。我氣極了，叫她立刻給我工錢，馬上走給她看，馬上走給她看。重重的把揩布舞動。

羅香　我眞對不起你，要你這樣受累。不要緊，明後天我就會如數付她。在錢袋內摸索一會，取出兩角錢來遞給桂媽　這給你。

桂媽　不，梅姑娘，我不要。你要用的。梅姑娘，這是你吃早飯錢。

羅香　桂媽，拿了就是，我也不在乎這兩角錢。

桂媽　很遲疑的接了　梅姑娘，你眞好。眞的你不要用麼？

羅香　眞的

桂媽　眞的你去拿了許多來麼？

羅香　眞的。

花大娘的聲音　在樓下　桂媽！桂媽！

桂媽　走向門去，開門　這是花大娘。向花大娘　呀，大娘。

花大娘　梅姑娘在樓上麼？

桂媽　是的，在樓上。

花大娘　做什麼？

桂媽　唔？

花大娘　做什麼？

桂媽　唔——唔——我沒有問，大娘。

花大娘　那末問她。

羅香　走前來解圍；向桂媽。讓我來回她。向門外的花大娘。花大娘，什麼事？

花大娘　聲音較前和柔一點　梅姑娘，早上想法到了沒有？

羅香　沒有，我答應你今天下午或是明天給你。

花大娘　一定麼？保得住麼？

羅香　一定的。

花大娘　好，這些人都巴不得我——下面門關上了。

羅香急急把門關上，花大娘咕嚕的聲音隱隱還可以聽到一點。羅香嘆一口氣，走至桌左首來站着。桂媽瞬眼跟着她，輕輕把門拉開。

桂媽　梅姑娘，還要我做什麼事麼？

羅香　沒事。

桂媽下，羅香坐了下來看信。一共有好幾張，每張上都寫得密密的。羅香急急的讀了幾行，急急的看第二張，又第三張；最後一張，祇一過目就放下，立起身來。

羅香　希望，沒有別的，只是希望。

她走至牀邊，倒頭在被上，兩手蒙着臉。她的失望是很顯著的。正在這時候，忽聽得街上傳來哼春調的聲音。她立起身來，走到衣櫥前去找東西，一面也低低哼着春調。忽然聞門外有敲門聲，她便走至梳裝檯前，照一照鏡，撲了些粉。敲門聲又響

了。

蘿香 並不轉身，略帶厭煩的答道。 進來。

秦叫天上。他是一個潦倒失業的舊式戲子，很膽懼的推門進來，一手執住握手，站着。他年約四十，中等人材，普通容貌，粗眉高鬢。顯然好像從前在戲臺上紅過的，不過這種唱老調的老腳色，現在是不時髦的了。他和蘿香的關係完全是友誼的；他們住在一幢屋裏，同樣失業沒事做，自然同病相憐的認識起來。

叫天 你忙着麼？

蘿香 並不轉身 喂，秦老板，進來坐坐。他關門，走下臺來。 運氣這樣？

叫天 不要說起。

蘿香 不妨。講我聽聽。

叫天 都是壞的。我想你一定不願聽。

蘿香 很表同情的 噢，你到那裏去來？

叫天 剛到明新裏去打了一個轉身。我以為今天總可以尋點事做，可是他又說要明天。這班人什麼事都是推明天。

蘿香 是呀，可是難關總是在今天。

叫天 眞使我悔心極了。那條霞飛路走來走去有兩個月了。到現在路上的石頭都在那裏笑我。早上接着家裏來信，說小孩子要添衣服，種牛痘；鄉下又有什麼瘟疫。如果再找不到事做，沒法只好去討飯了。

蘿香 我知道你很難。秦老板，坐罷。秦叫天坐在桌右。蘿香此時已從櫥內檢出一件舊布衫，找出線來縫補。 你有了老婆兒子，自然更難過日子了。

叫天 空身體一個人，就容易想法啦——不論什麼事都做得；可是女子——

蘿香 更難吧？

叫天 你知道明新舞台潘老板的出身麼？

蘿香 不知道，怎麼的？坐在牀上縫衣。

叫天 本來我同他是一起在寧波鄉下唱草台班的。我是紅生，他只做個跑龍套。後來不曉得怎樣給他跑到上海來做扒手頭腦。

蘿香 扒手頭腦？

叫天 就是流氓頭子——給他弄了幾年發了財。我到上海來却弄到這般田地。想想老實人眞是做不得——

蘿香 轉向他，很爽亮的說道 那也不見得吧？

叫天 不見得，也許不見得。自從我討了老婆之後，總想只要有事做，那怕沒有飯吃？可是事竟這樣難找。

蘿香 是呀。

叫天 那明新的老板什麼壞事都做得出來，但是他良心上並不見得有什麼

苦痛；依舊嘻嘻哈哈成天的快樂。

蘿香　也許是的。我屢次要同他訂約，他從來不說「不好」，可是也從不說聲「好」。

叫天　他講起你的。

蘿香　他怎麼說？起立，站在秦叫天椅後。

叫天　他問你近來怎樣。我說你要事做，但是我並不說你怎麼窮。他就說了許多，說你是糊塗蛋。

蘿香　很興奮的　怎麼講？

叫天　唔，你認得溫士珍麼？他是上海日報的文藝主筆——他告訴我你失着的地方。

蘿香　我做錯了什麼？坐入椅中

叫天　你要曉得明新老板賺的是什麼錢？靠這幾齣半新不舊的滑頭戲，發得來財麼？他在上海灘上勢力倒不小，幾個闊綽的紳士富翁，都是他的拜把弟兄。所以他無惡不做，無洞不鑽。有錢的臭人呢，靠着他和這班媽媽虎虎的女戲子，就不三不四起來。

蘿香　他就說我不肯媽虎？

叫天　我聽到的就是這句話。好像有一個上海最闊的闊人叫什麼白森卿，新近做了明新舞台的顧問。

蘿香　猝然起立　喔！走至櫥邊，找出一件舊絨背心來。

叫天　我想你認得的。他是明新舞台的大股東，也是潘老板的結拜兄弟。

蘿香　垂頭的走向秦叫天。又復轉至右首牀側，把絨背心丟在牀上。　我不許你講他這種人。這個關節無論如何我要硬撐着渡過去的。東西都當光了，朋友都斷絕了。可是還不知道怎樣結束哩！我要曉得的也就是——我的結局。坐在牀邊　要找事做，總碰着阻礙，好像我是屢犯的小賊。我自己未嘗不知道祇要媽虎一點，事情是多着咧。但是我決不願。我要你明白的，也就是不肯媽虎。死也不願意！氣憤興奮已極，走至牀前靠牆桌邊，用臂橫倚着身子。

叫天　話是很對的。起立　我雖不很知道你的底細，但是你的爲人，我却很明白。我不過是個平常的戲子，又沒有錢；況且在現在又過了時。我從小在草班裏混到如今，壞處就是太老實。很傷心的　家裏一大堆小孩子，要吃要用；回鄉去呢，草班裏更不容易插足——只怕還要困難。

蘿香　眞正兩難，是不是？

叫天　說這一段話時，蘿香已把背心修好，放入櫥內。又把針線剪子各歸原處。　我雖是窮，但是

看了那些漂亮女戲子，一天到晚紵穿紅着綠有錢的混蛋，閑着纏着，眞是令人作嘔。我並不說這些女人不對。他們總說祇要潔身自好，那怕他們來歪纏，可是每次見到這些混蛋，穿着時髦的怪衣服，坐着雪亮的汽車，大搖大擺的踱進戲館門來，嬉皮笑臉的同女戲子開玩笑，看了眞叫人肉麻。他們因爲有幾個錢。就這樣作惡作歹起來。我有時恨不得拿起鎗來一個一個打死他。

羅香　秦老板！

叫天　眞的，打死他們爽快。

羅香　這有什麼用呢？

叫天　用是沒有用。但是你想這種混蛋倒有酒有肉的舒服，而我們忠厚的反，弄得衣食無着。如果不把他們打死，窮人永沒有翻身的日子。在林上

羅香　思索的　不見得個個都壞罷。

叫天　一個個壞，統統壞。這碗戲飯實吃得怨盡怨絕了。

羅香　是呀，我也想做做別的事，但是進去總是很難，所以祇好硬挺着。

叫天　我也是這樣。走至右首　晚上再見罷。

他開了門，正要走的時候，忽又中止，一手執着握手轉身很和善的向羅香說道。你若是要看戲，我可以想法幾張票來給你。——新舞台裏的辦事人，我很認得幾個。

羅香　不，謝謝，我沒有衣服，不能——

叫天　放了握手，走上幾步，很誠懇的說道。羅香，快活一點！運氣是講不定的。我是過來人，年紀上經驗上都比你多，這碗戲飯本來好一時壞一時的，誰保得住一輩子沒有風浪。

羅香　淚中露笑　我盼望這樣。但是照現在情形看來，毫無半點希望吧？

叫天　讓我下去同花大娘講一聲看，走向右去　叫她再寬限你兩三天。可是她自己實在也窮得利害。

羅香　桂媽說許多人欠她賬。

叫天　唔，但是你沒有也是沒法。就說樹上會長錢，現在又是冬天了。走至門口　我去了。再見罷！

羅香　再見。

叫天　不要傷心。下。

羅香　是啦。她沉思的坐了一會，拿起信來想讀，忽又憤憤的丟在地上。我再也不能忍了——萬萬不能忍了。

花大娘的聲音　臺外　梅姑娘——梅姑娘！

羅香　揩去眼淚起立，走至右門，開門。什麼事？

花大娘　有一位小姐要看你。

筱春蘭的聲音 （臺外，）喂，蘿香妹妹，我可以上來麼？

蘿香 春蘭姊，是你麼？

春蘭 是的，可以上樓來麼？

蘿香 自然上來。

（她在門口等了一刻，筱春蘭上。她的服裝是上海最時髦最華麗的；並且過於入時過於裝扮，顯見得是個不正當的女子，專靠做闊人相好的。她的態度舉動言笑姿勢，都過分的做作著，使人人注目她。她的衣服自然是極貴重的，手裏拿着金絲織成的錢袋，花紋垂穗，都異常精緻華美。她一進門就抱住蘿香，表示親熱。）

春蘭 親愛的蘿香，（走向左首）我什麼地方都找遍了，原來躲在這裏。

蘿香 （現出很有樂觀氣象。）春蘭姊，你胖起來了。你好麼？

春蘭 好的。

蘿香 進來坐坐。只是沒有什麼東西待你——

春蘭 喔，不要客氣。外邊天氣真好。我坐了汽車來想邀你去散散悶。（坐在桌右手）新近我買了一輛新的，跑得倒很快。

蘿香 （坐在籐椅上。）對不起得很，春蘭姊，我今天不能同你出去。

春蘭 爲什麼？

蘿香 你曉得我近來不大出門。我身子不好，不很出去。

春蘭 自從廈門回來之後，從沒見你到卡爾頓安樂宮去過，有一天在明新舞台看見好像是你，只見你向人堆裏鑽，一轉眼就不見了。（她開始察看房間的四周，起立，走至左首置鏡臺的桌前。）咦！什麼事把你弄到這般田地？糟透了！

蘿香 （走至右首，站在桌後。）我也知道很不像樣，但這總是我的家——無論如何是我的家裏。

春蘭 簡直，監獄。（拿桌上的糖來吃，立刻吐在地上。）新衙門的監，還比這裏像樣些呢

蘿香 但是很舒服。（擱手在桌上。）

春蘭 舒服！（坐在床上，嬉謔的翻掀被頭。）這是看的呢，還是睡的。

蘿香 睡的。

春蘭 怪不得你毫無精神似的。蘿香，你講，倒底爲什麼？

蘿香 沒有什麼。

春蘭 有的。你和森卿怎麼啦？（看見桌上瓶花枯焦，便拔出來丟在一角；將桌上別存的水仙拿下來放在瓶裏。）他又沒有倒運，那天我還看見他的。

蘿香 那兒？

春蘭　在法國花園。他要我吃飯，可是我怎麼能去。羅香，你知道我不得不謹慎點。甲書最會吃醋——眞是老混賬！

羅香　你現在還同甲書在一起？

春蘭　也是無法呀。他眞正討厭——只好順順他算了。我聽說你不同森卿來往了。

羅香　那末你爲什麼要問？（繞桌過去，站在桌的右首。）

春蘭　我不過要聽你親口說說倒底爲的什麼。羅香，從頭講給我聽。洋火？（從錢袋裏拿出隻金煙匣，開匣取煙。）

（羅香取火柴括着。）

春蘭　吃一根？（遞一枝煙給她。）

羅香　不，謝謝。

春蘭　（坐在桌的右首，面向羅香）唔——唔——呀！講罷。我急於要曉得這件事。

羅香　沒有什麼可講。我找不到事做，沒有錢，就是了。你如果沒有事做，也不能天天住洋房坐汽車呀。

春蘭　可以的。我一年不做事了。

羅香　春蘭姊，你那裏懂得。我——我——唔，你曉得——唔，你曉得——我講不出來。

春蘭　講出來，講出來。對我什麼事都好講。我們一向是知己朋友，同樣做做新戲，靠這一路吃飯的，你同我難道還有什麼祕密不成？

羅香　我知道以前是沒有，不過，春蘭姊，現在却不同了。我不願再過這種生活。可是近來運氣壞透啦。這個月眞苦極了！

春蘭　唔，不過你這樣怎麼可以過活呢。難道（稍停，將煙輕輕打去，以遮飾其不安的心緒。）森卿不幫你忙麼？

羅香　同你講有什麼用呢。（起立，走至爐旁。）春蘭姊，你還不懂哩。

春蘭　（有意大口噴煙，交股的坐着——態度完全像男子。）不懂？爲什麼不懂？

羅香　你不能懂；你沒有經驗過。

春蘭　你怎麼知道？

羅香　（不耐煩的轉身過去。）喔，解釋有什麼用呢？

春蘭　你要曉得，羅香，我最不喜歡勸人家。但是你眞使我頭痛。我以爲你是很聰明的。年輕不懂事的女子，剛走這種門路，難怪他不受欺騙；但是你對於這個玩意兒弄得久了，應當明白些。

羅香　（很怒的走向她。）春蘭姊，你如果專來講這種話，請你休嚕囌罷。老實對你說，我今年夏天在廈門的時候，看中了一

個人，一個眞正的男子漢，他對我一百分的傾倒，他使我看到光明的路，眞正做人的道理，他——喔，唔，你不知道的——你不會知道的。（坐在牀上。）

春蘭　（將煙丟在痰盂內。）我不知道，不會知道麼？確是對的，我剛從蘇州鄉下出來的時候，什麼都不知道。男子的愛情，我也不知道。全上海議論紛紛的講我是上海最漂亮的女人，我也不知道。許多有錢有勢的人，老的少的拿着成千成萬的洋錢，祇求我吃頓飯兜圈風，我也不知道。我什麼事都不幹，那是你知道的，是不是？差不多有三年我死釘着老三，想望他把我從光明的路上到美滿的目的地。可是我一天老似一天，面色也褪了，頭髮也稀了，臉上的縐紋也起來了。那時候，用不到什麼香粉，胭脂，花露水，生髮膏。（起立走至桌子左首，面向羅香。）好，羅香。你曉得什麼結果？

羅香　一半是你自己不好。

春蘭　（隔桌憤憤的說道。）年紀大起來，人老起來，難道是我的不是麼？面色老起來，身段粗起來，難道是我的不是麼？許多有錢的男子釘着新來的漂亮女子吊膀子，難道又是我的不是麼？他們不再放汽車來接我，不再講我怎樣好看，難道又是我的不是麼？後來老三看人家都不睬我不理我。他也就討厭我，冷淡我，終於——無情的丟棄我（放手在桌上。）難道——難道又是我的不是麼？（幾乎哭了出來，走至梳妝檯前，撲點粉，又走下臺來。）我一氣幾乎送了命。從此我就橫了心，只要多撈幾個錢就算了。後來碰到甲晉。他同我好，我也就由他。就是這麼一會事。

羅香　我不懂你這種生活，怎麼過得。（倒在牀上。）

春蘭　你也有過，那時，你並不討厭。

羅香　是的，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了。如果你是我，你也要這樣的。

春蘭　不。所有風流的事情我都嘗遍了。（走至牀邊，身觸馬子英照片。）我現在只求錢愈多愈好；將來再有雨天，就不怕沒傘撑了。

羅香　（起立，憤憤的走至右首。）你倒底來做什麼？我要這樣，你何苦來干涉我呢？

春蘭　我無非要幫助你呀。

羅香　（說話時走向左首牀邊，恨恨的把褥子推在一邊，面向右的坐在牀上，眼中有淚。）你不能幫助我。我很好——我告訴你我很好。無論如何，要你管什麼？（瞪

春蘭 （本坐在牀上，現移坐至牀之他端，面對羅香。）但是，我要管管你住在這種衖堂房子裏，天天和這些不三不四混在一起，我知道你是很難過的。你看房子裏多少冷（羅香起立，走至右首窗邊。）又沒有熱水，身體糟得飢瘦。找位置機會是有，你不要還有什麼辦法呢？這個人（指馬子英照片）在外邊幫過了你什麼？除了寫信之外，有什麼給了你？我當時也是這樣。我要買雙新鞋子，或是做條新裙子，他就告訴我他怎樣愛我，好，我只好補舊鞋子，修修舊裙子勉强穿着。我看你現在也逢到了。（她仔細的觀察羅香）面上的縐紋已經漸漸來了。（羅香急急的走至梳裝檯前，拿起手鏡來照。）你還躲在家裏說沒有衣服。

羅香 （放下鏡子。）但是我得到了你得不到的東西。我雖要藏起我的衣服，但是我可不必躲過這個臉。你同那個人——他年紀足夠做你的爸爸——還是扭扭捏捏肩平肩兒手攙手兒的一塊走。我不懂你有什麼臉兒見正派的女人。

春蘭 （立起）你再講！你以前也是如此，可是我從沒見你難為情過。你說他老。我也知道他老，但是他對我確是好的，常常想法叫我開心。你想我喜歡他麼？我不但不喜歡他，有時還恨他，但是他明白；并且每到月底他總有一大捲鈔票給我——這我可以在你面前詛呪的。（走至鏡前。）

羅香 你怎麼對我講起這些話來？

春蘭 （走至桌的左首。）我無非要你明白自己。空口說說的貞操你早已沒有了。此時你徒然得個虛名，我說還是實在好。

羅香 春蘭姊，你請走罷，再不要到這裏來。

春蘭 （拿起手袋斗篷等等。）好，你定要這樣，我祇好隨你去了。（擊門聲。）

羅香 （狐疑了半晌，仍復鎮住。）誰？

（桂媽持條上，走過來交於羅香。）

桂媽 梅姑娘，花大娘叫我送來的。

（羅香接了一看，面上現着十分困難的樣子。）

羅香 沒有回信。

桂媽 花大娘講沒有回信不許我下去。

羅香 叫她等一等。

桂媽 她要回信。

羅香 你對她說我馬上就下來——沒有錯的。

桂媽 但是，梅姑娘，她叫我要你回信。（很勉強的下去了。）

羅香 （半向春蘭半向自己。）她到會利用你在這裏弄鬼。（站在右首門口。）

春蘭　怎麼？

蘿香　她要錢——三個月的房錢。她以爲你會替我付的。

春蘭　嘿！走至右首。

蘿香　向左走至桌邊　春蘭姊，我一時不留神得罪了你，請你不要當眞。

春蘭　什麼？

蘿香　可否——可否借我三十五塊錢？等我有了事就還你。

春蘭　我？

蘿香　是。

春蘭　借你重讀此字三十五塊錢？

蘿香　是的，你現在錢很多。

春蘭　你發了瘋了！

蘿香　你給了我罷。你是我最知己的朋友，我身邊實在一塊錢都沒有。

春蘭　轉身憤憤的說道。　原來你是這種樣的女人，呀？剛纔你說不屑同我來往，要趕我出去。你以前得的錢，同我得的錢，請問有什麼兩樣？現在你擺起架子，說我不配在你屋子裏；但也一面又要我的錢付債！你要我在外面嘻皮笑臉的掙錢來，給你充正經太太。蘿香，我現在曉得你了。請問你的貞操在那裏？你去死活，闊，窮，由你。我去了！

春蘭跑至門口；蘿香一聲不響的站了半晌，忽陷於神經昏亂狀態。

蘿香　春蘭姊！春蘭姊！不要走！不要離開我！春蘭一手執住握手，猶預未走。我忍不住了。我再過不下去了。不要走，請你不要走。

蘿香抱住春蘭哭泣不一會春蘭的態度完全改變了；她很和柔的很表同情的安慰她。

春蘭　好妹妹，好妹妹，不要哭，不要哭。你坐下罷，我替你揩眼淚。春蘭引蘿香至藤椅，將斗篷手袋放入椅中，令蘿香坐下。春蘭坐在椅邊上，一手圍住蘿香的頸項，抱向她身邊來。蘿香眼淚汪汪的嗚咽着哭泣。　我對不起你——眞對不住你。我不該說這種話。別哭了，別哭了。

蘿香　春蘭姊，我所能忍的都忍過了。

春蘭　唔，我也這麼說；要是我，就不興。傷心事人人有，只是我哭不出來罷了。

蘿香　漸漸恢復，很嚴重的說。　恐怕你講的是不錯的。

春蘭　不要講牠罷。

蘿香　恐怕是對的，春蘭姊——

春蘭　噯。

蘿香　我想我實在忍得無可再忍了。每天過的儘是惶恐日子。

春蘭　向四面看看。　糟是糟透了。

蘿香　我房錢三個月沒有付。除了我身

穿的衣服之外，什麼都當完了。

春蘭 你要用多少，蘿香，我給你就是。阿彌陀佛，再不要愁了。剛纔我冒了火，得罪了你，千萬別見怪。

蘿香 不，我不能讓你這樣做。起立，向右走至桌邊。你剛纔只怕是發了瘋了——狂了——不過你說的話是對的，我不能拿你的錢。

春蘭 喔，你忘了罷。起立走至台中。

蘿香 也許——也許他知道了——我的痛苦——他怪不得我。

春蘭 他——這位好人難道連飯都不給你麼？嚜！

蘿香 他還不曉得我窮到這般田地。

春蘭 他曉得你沒有事做——是不是？

蘿香 轉身向她。不很曉得，我對他總說還好。

春蘭 那你自己呆呀。他沒有寄東西給你？

蘿香 唔，他沒有東西寄我。

春蘭 唔，他猜你怎麼過活呢？空氣飯，自來水湯？

蘿香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嗚咽哭泣。

春蘭 走至蘿香前，兩手圈住她。別再傻了，好妹妹，有人等着你呢，有人情願給你錢哩。

蘿香 你說白森卿麼？抬起頭來。

春蘭 對了。

蘿香 你可曉得他在那裏？

春蘭 曉得。

蘿香 唔？

春蘭 假使我告訴你，你要鬧脾氣麼？

蘿香 不——爲什麼？起立。

春蘭 他在樓下汽車裏等你呢。我答應他把你的話告訴他。

蘿香 原來你們都是串通了來的——把——把——

春蘭 好妹妹，我早曉得你是反對的，不過我是一篇好心拉你們攏來。現在新明舞台的股子，他有一半多，所以你只要肯見他，什麼事都辦得到。

蘿香 他什麼時候要見我？

春蘭 現在。

蘿香 這裏？

春蘭 是。我去叫他上樓來好麼？

蘿香 隔了許久，走至牀邊，又走向台前。好。

春蘭 立刻喜歡活潑起來。你這纔是聰明呀。只怕他在下面凍得半死了。走至門口。我去叫他來。蘿香，你看看自己成什麼樣子。走至蘿香身畔，執住她的右手，引她到洗臉的地方，拿手巾揩乾她的眼淚。這種樣子萬萬

不可以給他看見的來；我來替你打扮打扮。**羅香**，你答應我不再哭了。領**羅香**至梳裝檯前，拿出粉撲來撲羅香的臉。讓我來替你撲點粉。還有他上來了，你一定要他今天晚上在**卡爾頓**吃飯——七點鐘，記住了。讓我看看現在好了。**春蘭**拍拍**羅香**的臉，又捧來香了幾香。別忘了，七點鐘，我在**卡爾頓**等呢。走至桌邊，拿了外套手袋等。再見罷。下。

春蘭去後，**羅香**走至右壁前台，將**馬子英**的照片扯去，又至衣櫥前，扯去另一張；拿了走至牀邊，跪在牀上把牀頭那張大的也扯去，同放在枕底下。

白森卿在上樓了，敲門。

羅香 請進來。

白**森卿**上。他穿着當商穿的深色的緞掛緞袍，外罩一件厚呢大衣，貂皮帽，皮手套，整潔奢華，顯然是個寫意派的人物。

森卿 進門 **羅香**，你好。兩方面都似踧促不安。

她起立，走至**森卿**前伸手。

羅香 好久不見了，**森卿**。

森卿 好久了。

羅香 請坐罷。

森卿 現在從容一點。謝謝。把手杖放在櫥的一邊，又將大衣脫去放在椅上。

羅香 外面很冷吧？

森卿 有點冷。

羅香 你同**春蘭**一塊兒坐汽車來的？

森卿 我在**大華**碰到她，吃了飯來的。

羅香 約定的？

森卿 我約她的。

羅香 唔？

森卿 唔，**羅香**。

羅香 她對你說啦？

森卿 不多。你要說什麼？

羅香 眼看別處，很簡單的說道。**森卿**，我願意回來。

森卿 竭力節制住得勝和滿足的表示，起立，走至**羅香**身旁。**羅香**，我快活得說不出話來。我沒有你簡直同在地獄裏一樣。

羅香 我們——要講一講明麼？走至桌的左首，又至牀前。

森卿 不必，除非你要。我明白——我一向明白你。

羅香 很不悅的。是，我猜你是明白的。不過我不很清楚。走向右首坐在桌前。

森卿 同以前一樣就是了。

羅香 好。

森卿 你立刻就搬罷。向裏走至左首桌後，察看全房。這個地方怎麼能住！明天我差人來幫你收拾行李。

羅香 好，明天。

森卿　你現在要錢用罷。我把這些放在這裏。他拿出一捲鈔票放在中間桌上。

蘿香　你好像預備着的。你同春蘭打算好了來的吧？

森卿　不是打算，只是希望。我想你現在住個好旅館，以後再想法。坐在牀的上首。

蘿香　森卿，我們現在老老實實——我既有意預備跟你，你說要到那裏，就到那裏；你說什麼時候搬，就什麼時候搬。

森卿　住旅館好，不過，蘿香——

蘿香　是。

森卿　你當眞情願，不再三心兩意了？現在你還有時間斟酌。

蘿香　我決定這樣，沒有什麼斟酌。

森卿　如果你要做戲，我可以打個電話給明新舞台，叫他排你進去。

蘿香　好，說明天早上我去看他。

森卿　還有，蘿香，我們在廈門的時候——

蘿香　急急起立向右走。不要講，不要講。

森卿　對不起得很，我不得不講，我對走至左首中間。馬子英說蘿香轉過頭去——很對不起，不過我非說不可——你如果來跟我，我一定先告訴他所以第一件事我要你這樣做。

蘿香　寫信絕交麼？轉向森卿。

森卿　正是這個。

蘿香　不曉得怎樣開頭。他一定要很難過的。

森卿　你不告訴他，只怕還要壞些。你告訴他，他到是喜歡的。誠實他纔喜歡。

蘿香　一定要寫——現在？

森卿　是的。

蘿香　走至桌旁坐下。森卿，怎樣開頭呢？

森卿　你不曉得怎樣寫麼？

蘿香　是。

森卿　那末我說給你寫。

蘿香　你說什麼，我就寫什麼。現在聽你吩咐就是。

森卿　開頭隨你寫。蘿香照做。我的話是很直爽的。不過九九歸原這是最妥當的辦法，你看對麼？

蘿香　隨你。

森卿　預備好了？

蘿香　請說。

森卿　白話你寫容易些。請預備，「我要說的只絕交兩字。我不必告訴你到那裏去，不過請你記住上次白森卿對你說的話。他現在正在這裏停半晌。念給我寫這封信。我所做的是出於本心情願，不必悲傷。希望你快樂成功。我不愛你了。」——

她把筆放下，抬頭望她。

蘿香　唔——怎樣？

森卿　說這樣，『我不愛你了』。具名——梅蘿香。她照做。摺起來——放在信套裏——封口——寫封面。我去寄好麼。

蘿香　不。我會寄的。這是最後的一封信。

森卿　向右走至椅邊，拿起大衣穿上。也好。你此刻心裏很亂，我去了。今晚七點鐘到卡爾頓吃飯，我約了幾個朋友在那裏。你一定要來的。拿了手杖。

蘿香　我想不能。你看——

森卿　我知道。那些指錢。已够你應急了。此外以後再講。要打發車子來接你麼？

蘿香　要的。

森卿　好。今晚是我好久沒有過的快活日子了。你得預備着呢。走近她身，低聲逗她。

蘿香　驚懼退縮。不要，七點鐘還沒到哩。

森卿　好。下。

蘿香靜默的坐了半晌，於是憤憤的站了起來，從左桌上拿個酒精燈放在中間桌上，點着又走至衣櫥前。右門啓，桂媽上。

蘿香　桂媽！

桂媽　是。

蘿香　花大娘要房錢，這裏有。把錢丟在桌上。拿去給她！桂媽走至桌邊，看看鈔票，顯然非常驚異。

桂媽　啊唷唷，梅姑娘，四五十張十塊頭的鈔票呀！

蘿香　數二十張。櫥裏第一只抽斗有幾張當票，拿出來。

桂媽　是。自語　這這是眞的——外國鈔票沒有假的。

蘿香　拿上面兩張把那件大毛旗袍和貂皮圍巾先贖出來。一起當一百四十塊。十塊給你，快一點。

桂媽　自語。十塊給我——阿彌陀佛，好姑娘，多謝你。向門走去，復轉向蘿香。梅姑娘，你現在脫了災難，我眞正喜歡得了不得。我對花大娘說——

蘿香　揮手令去。不要——不要。快去，不要忘記。桂媽碰了一鼻子灰，很失意的轉身向門走去。此時蘿香看見剛纔丟在桌上的信。且慢，我要你寄封信。此時她的頭髮一半綰在肩上，項間的鈕扣還沒扣上——正像梳洗還沒完畢。她遞信給桂媽；當桂媽轉身欲去時忽又奪回來。她注視信面思索了很久，最後說道。不要緊。

桂媽下。蘿香將信慢慢移向火酒燈，她燒的時候，她還執在手裏；燒完一半時，就擲在水桶裏，坐在牀上看牠燒盡，於是兩手捧着頭頸，面向着觀衆，伏臥在牀上。信燒完，幕也遲遲的下落。

——幕——　（未完）

寓言

商務印書館
出版

中文本

中國寓言 一册 定價二角

本書收輯中國古時寓言，興味深長，足以發人深省。詳加評註，使閱者一覽了然。

伊索寓言 一册 定價三角

是書藉草木鳥獸問答之言，描寫人情世態，使人知所勸懲。譯筆雋雅，並附按語。

伊索寓言演義 一册 定價三角

演義小說最足動人。本書以最有趣味之白話，演成寓言故事。每則略加短評，并插圖百餘幅。

萊森寓言 一册 定價二角

英文本

英文中國寓言 一册 定價三角半

Ancient Chinese Parables

英文伊索寓言 一册 定價六角

Æsop's Fables

英漢對照伊索寓言詳解 一册 定價一元

Æsop's Fables (Explained with Full Notes)

精選英文伊索寓言 一册 定價一角半

Æsop's Fables (Selected)

英文霍爽氏寓言選錄 一册 定價二角

The Snow Image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五年九月十六日

⦿調查法權委員會在居仁堂開末次會，其調查報告經英法委員作最後之修正，計分四章：（一）中華民國治外法權之現狀，（二）中華民國法律制度之現狀，（三）中華民國司法制度之現狀（四）各國對於中華民國司法制度之勸告由十三國委員全體簽字。我國委員王寵惠提出撤消治外法權之意見書，各國委員表示贊同。惟各國對撤消治外法權之實行，以爲須待軍閥干涉司法之種種越規行動消滅，法庭完全獨立，方可進行。而文件之正式公表，則須待各國委員攜回各本國協議決定以後。

⦿我國出席國際聯盟代表朱兆莘，王景岐報告，行政會改選之結果，我國已當選。

⦿國務會議對英國改派麻普生爲駐華公使表示同意。

⦿財政總長顧維鈞呈准爲籌付秋節緊急政費發行十五年秋節庫券，總額三百萬，週息八釐，八六折發行。惟該庫券不依向例由總稅務司保管基金，不經銀行承銷；即以之給各機關作爲現款。又司法，農商兩部會同公布商事公斷處章程及辦事細則之修正各條文。

⦿蔣介石通告漢口領事團，即日起封鎖武昌江面，上下游往來商輪，須各在指定地點檢查，並禁止駛近武昌，否則即由岸上以砲擊之。其以前砲擊日輪事件，已由唐生智令劉佐龍向日艦司令道歉了結。英美艦則尚有與岸上軍隊互擊情事。

同 十七日

⦿漢口北上之革命軍已與河南樊鍾秀聯合，迫武勝關。信陽吳佩孚部亦發生內變，吳由信陽逃鄭州。

⦿馮玉祥部國民第一軍在甘肅聯回部馬氏五將，擊散吳佩孚系之張兆鉀孔繁錦兩軍，張逃陝西求劉鎮華援助，並赴河南晤吳佩孚。國民第一軍分路由隴東，陝北救西安。

⦿馮玉祥回國，在五原宣布就國民軍聯軍總司令職，宣誓接受國民黨之主義。國民一，二，三，五軍重要將領張之江，鄧寶珊，孫岳，方振武等二十人亦通電擁馮，及表示與國民黨結合爲一。

同 十八日

⦿萬縣人民因英艦砲轟案舉行水陸城鄉之示威大遊行，參與者十萬人。重慶等地亦有類此之對英示威行動。全國各地均一致表示公憤。英艦多艘繼續向萬縣開駛，楊森電外交部，恐再引起誤會，願親赴宜昌與英艦司令官當面談判。外交部恐軍人談判易破裂，令重慶，宜昌交涉員與英領交涉。萬縣砲轟案有就地解決之趨勢。

⦿國務院擬行大總統令：派朱兆莘署國際聯合會行政院代表，陳紹寬爲海軍第二艦隊司令。

⦿革命軍及樊鍾秀軍佔武勝關雞公山，吳佩孚所收編之寇炳勳師（孫岳舊部）亦復叛去，田維勤在信陽抵

纍。田宣布所任第二十師師長一職由所部旅長紀元林代理本人任討賊軍第一軍副司令及第一路總司令。

◉河南周家口復爲土匪攻入除搶殺外，縱火焚燒三日，人民死傷及損失極巨爲白狼老洋人後惟一之慘劇，匪勢並延及附近各縣。

同　十九日

◉國務總理杜錫珪財政總長顧維鈞因秋節京師軍警餉項問題被憲兵司令王琦及軍警數百人先後在國務院及顧私宅圍困兩日一夜，卒付現款合庫券七十五萬方得解圍。

◉武昌被封鎖後，攻守兩軍之砲火愈加猛烈，城內外人民益形危險，糧食亦感缺乏，武漢商會及慈善機關向兩軍當局呼籲，請允許救濟難民赴漢口。

同　二十日

◉北京英公使於十三日赴外交部討論萬縣案後，復以所接得之片面報告向外交部陳述，謂此案之最近原因，純由中國軍官以高壓手段徵發英輪爲運兵之用有以致之。又以極强橫之措詞，指楊森之行動爲殘等於海盜。聲明英國有關之官員竭力設法將該案就地解決，惟要求於開始交涉之前，將楊森所扣留之兩英輪交還英當局，並保留對於該案所提出之一切權利。

◉國務總理杜錫珪電致各軍首領，提出辭職，並表示此後不再出席閣議。

◉蔣介石方面之朱培德，程潛兩軍從高安襲南昌，得學生工人及省署警備隊之內應，即佔據之。鄧如琢俞薇田棒樹，盧香亭在九江，令所部會同第二方面鄭俊彥部向南昌急進。南昌城內發生搶掠及大火，焚燒百數十家。

◉吳佩孚抵鄭州，召靳雲鶚等重要將領調和內部及會議攻守事宜。信陽田維勤部紀元林電告，與樊鍾秀顧炳勳激戰一日夜，信陽車站已穩固，並聲明本人已奉委爲第十九師師長。

◉周蔭人由漳州入龍巖。

同　二十一日

◉外交總長蔡廷幹提出辭職，其理由爲對英艦砲轟萬縣交涉引咎。楊森電告外交部，所扣英輪已釋放。

◉最近時局中心之東南東北合作援吳對蔣運動，於靳雲鵬王占元向雙方接洽後，張宗昌派潘復赴南京與孫傳芳面商，蘇魯協調之條件，孫即派楊文愷赴濟南與張作霖最後之決定，張學良韓麟春亦到濟參與會議。魯軍援吳由京漢路出動及不得已假道時不越徐州等條件，已爲雙方所同意。

同　二十二日

◉東南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因南昌失守，率援軍由南京赴九江，同行者有第二方面軍總司令鄭俊彥，海軍總司令楊樹莊。

◉北京衛戍總司令王懷慶鑑於在京形勢之不利，向杜錫珪請假赴原籍採嫂病，臨行下令委參謀長馬履恒代行職權。所部衛戍軍五團即停發給養。其毅軍則分批開拔南下回豫，前隊米國賢旅已入駐開封。

◉張宗昌之直魯軍已有八萬人奉到動員令，準備由京漢路入河南助吳佩孚，惟吳致張電，謂目前兵力足用，請僅濟餉械；如派兵隊，希望由渤海艦隊載運直接攻寧。

同　二十三日

◉廣州政府政務會議決定自動取消封鎖港澳政策，恢復廣州與香港之交通，准人民自由往來。即一面由工人部長陳樹人向罷工委員會宣布；一面由外交部長陳友仁函告英領事，聲明已與罷工委員會商議停止對英杯葛，惟此舉與中英貿易上之關係能達若何程度，全視英國之政策與行動若何，及英人對中國民族主義之意義與力量能否認識。

◉中東鐵路督辦劉尙清因收回該路附屬學校之教育權發生困難，向張作霖辭職，張委于冲漢繼任。

同　二十四日

◉廣州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表示罷工雖取消，對加徵奢侈進出口貨內地附加稅一事，將與領事團交涉，積極進行。沙基之罷工會糾察隊已實行撤消，准許人民自

由復工,惟須撤銷工之條件,仍將與英領事繼續交涉。

◎南昌革命軍與鄧俊彥軍隔河交戰,鄧如琢軍之一部亦由樟樹回攻,乘機衝入城內,將南昌恢復。惟鄧軍入城後,因學生工人曾爲革命軍內應,拘殺頗多。革命軍退出後仍與鄧軍在贛江沿岸及南潯路線相持,蔣介石由湖北趕赴江西,在袁州指揮軍事。

同 二十五日

◎出席國際聯盟代表朱兆莘王景岐電告:英艦砲轟萬縣事件,已在國際聯盟大會中宣布,並聲述對於該交涉之意見,謂宜以廢除中英條約,另訂合於平等相互原則之新約爲唯一條件,所有賠償道歉等項,無關輕重,均可不提,望全國一致主張。

◎吳佩孚電國務院:據宜昌盧金山報告,英艦砲轟萬縣案,已由重慶英領事與楊森所派重慶交涉員在宜昌交涉,議決將前扣兩英輪交雙方認定之居間人;另組木船調查會,調查損失,所有關於該案賠償損失之要求,雙方均聲明保留將來之交涉。英國所組之二次海軍長征隊,亦有停止進行之勢。惟萬縣商會另電外交部請將該交涉移京辦理,及阻英艦入萬縣。

◎北京憲兵司令王琦部下因執行戒嚴令,取締直魯軍軍長王棟等在妓院取樂,與王等發生衝突,雙方增調軍隊實行開火,死傷多人,京城秩序頗受影響。經張學良率奉軍彈壓,方平息。

同 二十六日

◎華俄道勝銀行在中國之分行十三處,奉其巴黎總行電令,一律停業清理。該行原由中俄兩國合股設立,中國有五百萬兩之股本加入,且有存放關款及發行鈔票之關係,其停業頗爲金融界所注意。

◎張學良韓麟春以鎮威軍第三四方面軍團司令名義,委其第十軍軍長于珍接收王懷慶之北京衛戍事宜。王部除毅軍已離京外,所有衛戍軍五團,經于分別繳械改編或遣散。衛戍總司令部事務,由王之參謀長馬履恒負責辦理交代。

同 二十七日

◎孫傳芳聯軍之別動隊馬登瀛旅,逆長江至黃石港附近之石灰窰登陸,向大冶進展,謀與武昌劉玉春相呼應,以解武昌之圍;並以第五方面陳調元軍向此路繼進,轉向通城,襲武長鐵路以脅蔣介石在鄂軍隊之後路。蔣軍在此路之李宗仁第七軍取無抵抗之自由退却行動。

◎齊燮元奉吳佩孚令入北京,觀察奉軍強迫接收衛戍權之情形,及與張學良韓麟春磋商暫緩接收保大,毅軍退駐京漢路北段及阻奉魯軍入河南。惟褚玉璞王棟之直魯聯軍已開駐保大,進行接收事宜。吳佩孚電令所部駐保大軍隊勿再南下,所委官吏不得擅行交代。

同 二十八日

◎革命軍左翼因總指揮袁祖銘駐黔湘邊境未進,迄未活動,頃左翼在前敵之賀龍賀耀祖兩軍受呂超之指揮由湘西進攻鄂西,與盧金山之鄂西軍戰於沙市。盧曾與革命軍商保境中立,現因受攻,請川軍楊森東下,實行聯合以戰革命軍。

同 二十九日

◎吳佩孚在鄭州因內部糾紛,成坐困之勢。曹錕在鄭調解無效,遂下進攻陽夏命令,部下無遵行之者。吳仿東南軍辦法,將各軍改用軍團編制,以王爲蔚爲第一方面軍團第一軍長,王維城爲第六軍長,魏益三爲第八軍長。

◎武昌困守二十餘日,糧食已盡,武漢商會及慈善團之救濟難民出城運動,因受讓城收編交涉之影響,進行頗難。本日漢口商會代表入城與劉玉春繼續磋商,並帶婦孺百餘人回漢口。

同 三十日

◎閣議通過財政總長顧維鈞清理中國境內道勝銀行之辦法,即用指令批准顧所擬清理道勝銀行章程十一條,並用國務院據行大總統命令特派王寵惠督辦中國境內道勝銀行清理事宜,法顧問寶道爲會辦。

◎廣州國民黨中央黨部代表甘乃光與省港罷工委員會協議之結果,宣布變更罷工政策,以全國民衆新的

杯葛運動代舊式封鎖政策，實行附加稅以津貼工人，未獲工作之工人待遇依舊，罷工會糾察隊仍存在。

◉吳佩孚代表張國溶符定一在濟南與張宗昌商議暫緩接收保大及停止直魯軍南下援鄂事宜，褚玉璞亦趕至列席會議，決定（一）保大接收待黨軍退出湖北後再議，現在已駐保大之直魯軍可不開回；（二）已動員之援鄂軍隊中止前進。

◉北京使館界發生巨大路刦案，逃捕一人爲匯軋斃，行刦者爲俄人，惟失物即被截獲。

◉吳佩孚在鄭州召集軍事會議，曹錕靳雲鶚等均列席，決定分五路返攻陽夏。

外國之部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

◉第七屆國際聯盟大會舉定哥倫比亞，波蘭，智利，薩爾伐杜，比利時，羅馬尼亞，荷蘭，中國，捷克斯洛伐克九國爲行政會非常任會員。波蘭，智利，羅馬尼亞任期三年；哥倫比亞，荷蘭，中國任期二年；薩爾伐杜，比利時，捷克任期一年。

同　十七日

◉法國白里安與德國斯特萊斯曼在法國邊界外索立村祕密晤會，研究與兩國有關之問題，頗爲人所注意。

同　十八日

◉波蘭與南斯拉夫締結公斷友誼條約。

◉英國獨立工黨全國會議通過議案，聲稱保護在華英僑之有效方法，不在作任何挑釁的海軍示威行動，但在表示英國有採行公正的政策並承認中國獨立之意。

◉西班牙政府致牒英法兩國，主張英法西三國談判，以討論意國在坦及爾一種新地位下參加坦及爾事件之問題。

同　十九日

◉柯立克發生法意間衝突。因法人開勒格亭棒喝團示威，強令法船扯下法旗，故亦舉行反棒喝團之示威行動，強令意總領事署亦懸掛法旗，與意旗並舉。

同　二十日

◉美國南佛洛利達州有大風災，死傷損失甚大。

同　二十一日

◉國際聯盟裁軍委員會，不顧英意日瑞士之反對，通過法國所提在下屆大會以前召集裁軍會議之議案。

同　二十二日

◉國際常設法庭草約簽字國所指派之委員會以研究美國保留條件者，繕具報告稱美國所提首四條保留，不妨接受，第五條如稍加說明，亦可承認。

同　二十三日

◉希臘康迭里斯將軍脫離政治，勸其同志加入其他共和黨，或于下屆國會大選爲超然派候選人。輿論均稱讚康氏。

◉尼加拉瓜自由黨接受政府停戰條件，和議可開始。

◉墨西哥國會拒絕天主教請修正宗教條文之請願。

同　二十五日

◉波蘭政府因國會對教育部長投不信任票辭職。

◉聯盟第七屆大會終止，閉幕。

◉加拿大首相梅恩因選舉失敗，向總督辭職。

同　二十六日

◉阿根庭國會外交委員會准阿根庭復入聯盟會。

◉瓜地瑪拉總統阿萊拉那逝世，査康依法繼任總統。

同　二十七日

◉英國國會特別會議討論繼續核准緊急條例。上院于短時間討論後，即予通過。

同　二十八日

◉英國下院通過緊急條例繼續案。

同　二十九日

◉阿根庭國會開祕密會，准政府大規模整頓海軍。

同　三十日

◉國際礦工委員在奧斯登開會，有七國代表出席。

◉英外相張伯倫與意相慕沙里尼在勒格亨會晤。

◉美總統任命許士爲海牙常設國際法庭之美代表。

原文献残缺